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正中經典系列

2003 年精選出版

飲冰室文集精選

作者：梁啟超

黃啟方、羅智成、李鴻彬　真誠推薦

「飲冰室主人」梁啟超，是影響近代中國的關鍵人物，集思想家、文學家、教育家、政治家、報人、學者於一身，擁有一支足以撼動萬里江山的健筆，本書是匯集大師熱誠精思的文集！

作者犀利的「新民叢報體」風靡當時，首度在台以精選方式出版。

梁氏傳世的文字魅力：「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筆下所無」、「筆鋒常帶感情，筆端直指良心」、「筆下大有魔力，而實有左右社會之能」，值得新世代青年一讀。



梁啟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他是康有為的弟子，參與晚清戊戌變法，並曾在上海創辦《時務報》，著《變法通議》，後又主講長沙時務學堂，對清末中國政治運動的發展起了極大的推動作用。百日維新失敗後，他流亡日本，和康有為組織「保皇會」；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刊物，民國成立後，梁氏結束流亡生涯，回到中國，創設「進步黨」參與政治，曾任司法及財政總長。民國九年初，自歐洲歸國，決定放棄政治生涯，專心從事著述講學，先後在國立北京高等師範、天津私立南開大學講學，並擔任北京圖書館館長、司法儲才館館長等職。後任國立清華大學國學研究導師，直至去世為止，過了將近十年的學術生活。

梁氏努力於引介西方社會科學，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整理和歷史文化的研究，對動搖舊思想、舊文化，傳佈新思想、新文化，有重大的影響。在近代文學方面，他提倡「詩界革命」、「小說界革命」，這對傳統詩壇的衝擊和新派詩的生存與發展，以及小說地位的提高和創作的繁盛，均起了促進作用。他在文學上的努力以散文為最著名，影響也最大。其文，融合俗語、駢語、韻語及外國語法，信筆行文，自成一格，暢達生動，他自謂「筆鋒常帶感情，筆端直指良心」，當時號為「新民叢報體」。他的寫作範圍很廣，涉及歷史、文學、哲學、政治、法律、經濟各方面，造詣最深的還是史學。梁氏著作等身，據估計超過一千四百萬言，稱為「百科全書派」。重要著作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清代學術概論》、《中國歷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學案》、《飲冰室文集》等。

封面題字：董陽孜　封面構成：自由落體設計

飲冰室文集精選

梁啓超 著

【出版緣起】

展讀經典好書，創造時代核心價值

正中書局發行人 黃東烈

十五世紀到十六世紀是西方文藝復興運動的新思潮與夢想最浪漫輝煌的時代。文藝復興起源於對古希臘、羅馬文明的追尋，內容除了藝術，也含括了思想與文學，最後則發展成全面的文化理想。它的影響更是震古鑠今，成爲文化發展最豐沛美好的典範。同時，這也印證了文化絕不會過時。在經過時間的沉澱、時代的遞演之後，文化必然會有再生的生命週期。因此，美好的過去絕對有可能成爲美好未來的開端。

在台灣，到目前爲止，我們看得到藝文界有老歌新唱、懷舊影展；建築方面則有新的復古風；流行服裝也走懷舊路線，整體社會瀰漫著復古的氛圍。然而在出版界，雖然曾經把老作品重新出版，也曾把老書不斷換裝重新推出，但是都屬於零星個案。有鑑於此，民營化的正中書局，在重新出發之際，我們規劃了「正中經典系列」的出版計畫，希望能爲目前的出版界投入台灣出版史上第一次的時代藏書整理與再現工程，期望能將正中七十多年來所積累的瑰寶，與

向隅的讀者重新見面激盪。

「正中經典系列」的出版，我們認爲正是閱讀的文藝復興運動，對正中書局而言，是挑戰也是展望。尤其是站在出版經營者的立場，這幾年，出版界的經營是非常艱困的。閱讀的人口不增反滑，出版的量卻是有增無減，加上劣幣驅逐良幣的市場亂象，讓很多有理想的從業人員感慨萬千。閱讀文藝復興運動的發生，是很年輕的一種想法，一種熱情，與一股浪漫的衝動！新團隊年輕的總編輯胡芳芳、行銷總監朱玉昌等都是資深的出版人，過去也都在一流的出版公司任職，來到正中書局，大家才眞正發現出版人的夢想，原來都在這裡。「正中經典系列」，是新團隊夢想的起點，將來我們還有很多理想要在這塊園地裡實現。

正中書局創立於一九三一年，過去肩負了國家與國際出版文化教育的使命，也網羅了當代文史哲大師共聚一堂，使正中書局擁有一般出版社所沒有的豐富文化資產。出版種類超過一萬五千多種，更多的是充滿時代性的經典代表作品，就好像到了故宮博物院看到老祖宗的寶貝一樣，正中書局爲台灣留下時代珍貴的文化遺產，這些都是出版業彌足珍貴的寶物。特別是這些寶貝，曾經是許多人成長中的精神食糧，對當代的社會生活發生莫大的影響，對許多未躬逢其盛的新世代讀者而言，沒看過的書就是新書，也都可以透過復古與創新的手法，讓新世代躍躍欲「視」。

正中書局這次推出「正中經典系列」書籍，是正中新團隊以長期在出版界的產銷經驗，培

養了對這一行的敏銳度。進入正中後挖到不少堪稱爲鎮社之寶的書籍，隨即將編輯與企劃兩部門成立鑽石計畫專案小組，一方面做時代驗證，翔實考據，挑出在台灣出版史上銷售數字可觀，而且實實在在影響台灣在地讀者成長經驗的好書。可以說是台灣出版史上「永恆與暢銷」的碩果；一方面請到書法大師董陽孜女士，以及國家級的視覺設計師陳俊良先生爲舊書穿上正中經典的金縷衣，就這樣，開始了出版業的閱讀文藝復興運動的拋磚引玉。透過懷舊復古的風潮，來影響生活方式，使閱讀變成生活方式的核心，讓閱讀的風氣泛展開來。要創造如同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精神運動，也許僅是一個夢想，但是我們仍期許台灣能大量湧出新舊文藝青年，展讀經典好書，延伸當代的閱讀思潮，創造屬於這個時代的核心價值。

風雲入世多——推介《飲冰室文集精選》

公元一九〇二年，全書百餘萬字的《飲冰室文集》正式出版。這一年的正月二十六日，是梁任公的三十歲生日，他在日本東京、神戶間的火車上作了十首詩，其中一首是：

「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
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

而後，在這一年的十一月，他又寫了一篇洋洋灑灑、內容引人、文字生動的〈三十自述〉，正文前先錄了這一首詩作引子，接著說出他心中的感懷：

「人海奔走，年光蹉跎，所志之事，百未一就，攬鏡據鞍，能無悲慚！」

以一個才剛「而立」之年的青年，對自己的立身行事，竟然已經有這麼深刻的反思，可以想見梁任公的秉賦和襟抱。這樣一位胸懷大志，以啓發民智、改造國民思想、品德爲己任，又能貫通中外歷史文化，不但努力於西方社會科學的介紹，又能致力於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整理與歷史文化的研究，並創辦報刊，撰寫專論，組織政黨，投身運動，力求能經世濟民的人物，雖然只在世間停留了五十六年，卻在文化、思想與文學上，創造了重大的影響，也正應了他「風雲入世多」的心期。而這絕非僥倖可以致之的。

讀他的〈三十自述〉，知道了他二十歲前的讀書歷程，眞會讓許多人嘖舌；他四、五歲就讀《四書》、《詩經》，六歲讀中國史，並把五經學完，八歲學作文，九歲時下筆已能千言；《史記》可背誦十之八、九，讀畢《漢書》、《古文辭類纂》、《綱鑑易知錄》，學唐詩，十三歲接觸訓詁之學，十八歲讀《瀛寰志略》，才知道有世界五大洲；此後從康有爲學陸象山、王陽明的致良知心學，並及史學與西方學術。這樣的讀書經歷，眞是非常非常少有的。而因爲家貧，所以他特別珍惜讀書的機會，把自己讀書的地方稱爲「飲冰室」，正是形容讀書之樂有如夏日飲冰一般的暢快。

《飲冰室文集》所收文章，雖然都已經是百年前的作品，但這些作品，正是梁任公三十歲以前智慧與思想的結晶，體現了一個青年人好學深思、淑世報國的情操。譬如說他的詩〈讀陸放翁集〉的第一首：

「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
集中十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

詩意不僅發前人所未發，可以說已經成爲對陸游人格與風格的共識，並且也說明了他憂國憂民的志節。再如〈新民說〉中的諸多篇章，即使今日讀之，仍然覺得擲地有聲，發人深省，絕不因時空的變易而減低了這些篇章的意義與價值。梁任公自稱「筆鋒常帶感情」，讀他的文章，誠有痛快淋漓的感動，這也是他的文章始終盛行不衰的原因。

《飲冰室文集》畢竟卷帙浩繁，也不是人人都必須全集通讀的，因此，正中書局編輯部特別從各種不同版本的《飲冰室文集》中，選出梁任公最具有代表性、最膾炙人口的作品，編成這本精選集，希望能夠幫助在這個忙碌的時代中仍然喜歡讀書的人；相信在讀了這本精選集後，既能夠享受如夏日飲冰般的快意舒適，又能有所感發，爲個人開創新的人生境界！

黃啓方

推介人：黃啓方教授，曾任臺灣大學文學院院長、世新大學人文社會學院院長，現任世新大學中文系教授。

自序

擎一（何擎一，名天柱，爲梁啓超之學生）編余數年來所爲文，將匯而布之。余曰：惡，惡可！

吾輩之爲文，豈其欲藏之名山，俟諸百世之後也，應於時勢，發其胸中所欲言。然時勢逝而不留者也，轉瞬之間，悉爲芻狗。況今日天下大局日接日急，如轉巨石於危崖，變異之速，匪翼可喻。今日一年之變，率視前此一世紀猶或過之，故今之爲文，只能以被之報章，供一歲數月之道鐸而已，過其時，則以覆瓿焉可也。雖泰西鴻哲之著述，皆當以此法讀之，而況乎未學膚受如鄙人者，偶有論述，不過演師友之口說，拾西哲餘唾，寄他人之腦之舌於我筆端而已。而世之君子，或獎借之，謬以廁余作者之林，非直鄙人之慚，抑亦一國之恥也。昔揚子云，每著一篇，悔其少作。若鄙人者，無藏山傳世之志，行吾心之所安，固靡所云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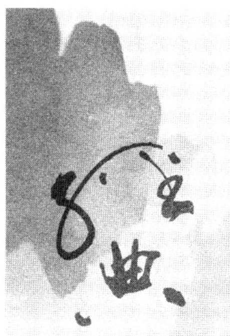
雖然，以吾數年來之思想，已不知變化流轉幾許次，每數月前之文，閱數月後讀之，已自

覺期期以爲不可，況乃丙申、丁酉間之作，至今偶一檢視，輒欲作嘔，否亦汗流浹背矣。一二年後視今日之文，亦當若是，烏可復以此戔戔者爲梨棗劫也！

擎一曰：「雖然，先生之文公於世者，抑已大半矣。縱自以爲不可，而此物之存在人間者，亦既不可得削，不可得洒，而其言亦皆適於彼時勢之言也。中國之進步亦緩矣，先生所謂芻狗者，豈遂不足以爲此數年之用？用零篇斷簡，散見報紙，或欲求而未得見，或既見而不獲存，國民以此相憾者亦多矣。先生之所以委身於文界，欲普及思想，爲國民前途有所盡也。使天下學者多憾之，杜等實尸其咎矣，亦豈先生之志哉？」

余重韙其言，且自念錄此以比較數年來思想之進退，用此自鞭策，計亦良得，遂頷焉。擎一乞自序，草此歸之。西哲恆言：「謬見者，眞理之母也。」是編或亦可爲他日新學界眞理之母乎？吾以是解嘲。

壬寅十月　梁啓超



目次

飲冰室文集精選

梁啓超◎著

三十自述

「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此余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在日本東海道汽車中所作〈三十初度口占十首〉之一也。人海奔走，年光蹉跎，所志所事，百未一就，攬鏡據鞍，能無悲慚？擎一既結集其文，復欲為作小傳，余謝之曰：「若某之行誼經歷，曾何足有記載之一值；若必不獲已者，則人知我，何如我之自知。吾死友譚瀏陽曾作〈三十自述〉，吾毋寧效顰焉。」作「三十自述」。

余鄉人也，於赤縣神州有當秦、漢之交，屹然獨立群雄之表數十年，用其地與其人，稱「蠻夷大長」，留英雄之名譽於歷史上之一省。於其省也，有當宋、元之交，我黃帝子孫與北狄異種血戰不勝，群臣殉國，自沉崖山，留悲憤之紀念於歷史上之一縣，是即余之故鄉也。鄉名熊子，距崖山七里強，當西江入南海交匯之衝。其江口列島七，而熊子宅其中央，余實中國極南之一島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會定居焉。數百年棲於山谷，族之

伯叔兄弟，且耕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顧聞父老口碑所述，吾大王父最富於陰德，力耕所獲，一粟一帛，輒以分惠諸族黨之無告者。王父諱維清，字鏡泉，爲郡生員，例選廣文，不就。王母氏黎。父名寶瑛，字蓮澗，夙教授於鄉里。母氏趙。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實太平天國亡於金陵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生一月而王母黎卒，逮事王父者十九年。王父及見之孫八人，而愛余尤甚。三歲，仲弟啓勳生。四、五歲，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日與言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六歲後，就父讀，受《中國略史》、《五經》卒業。八歲，學爲文。九歲，能綴千言。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日治帖括，雖心不慊之，然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輒埋頭鑽研；顧頗喜詞章，王父父母時授以唐人詩，嗜之過於八股。家貧無書可讀，惟有《史記》一、《綱鑑易知錄》一，王父、父日以課之，故至今《史記》之文能成誦八九。父執有愛其慧者，贈以《漢書》一，姚氏《古文辭類纂》一，則大喜，讀之卒業焉。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言語舉動稍不謹，輒呵斥不少假借。常訓之曰：「汝自視乃如常兒乎？」至今誦此語不敢忘。十三歲，始知有段王訓詁之學，大好之，漸有棄帖括之志。十五歲母趙恭人見背，以四弟之產難也。余方遊學省會，而時無輪船，奔喪歸鄉，已不獲親含殮，終天之恨，莫此爲甚。時肄業於省會之「學海堂」，堂爲嘉慶間前總督阮元所立，以訓詁詞章課粵人

者也；至是乃決舍帖括以從事於此，不知天地間於訓詁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己丑，年十七，舉於鄉，主考爲李尚書端棻，王鎮江仁堪。年十八，計偕入京師。父以其穉也，挈與偕行。李公以其妹許字焉。下第歸，道上海，從坊間購得《瀛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且見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若干種，心好之，以無力不能購也。

其年秋，始交陳通甫，通甫時亦肄業「學海堂」，以高才生聞。既而通甫相語曰：「吾聞南海康先生上書請變法，不達，新從京師歸，吾往謁焉，其學乃爲吾與子所未夢及，吾與子今得師矣。」於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時余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詁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獅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故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爲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有學自茲始。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講學於廣東省城長興里之「萬木草堂」，徇通甫與余之請也。先生爲講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余與諸同學日劄記其講義，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爲語佛學之精奧博大，余夙根淺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時方著《公理通》、《大同學》等書，每與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輒侍末

席，有聽受，無問難，蓋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著《新學僞經考》，從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從事分纂。日課則《宋元明儒學案》、《二十四史》、《文獻通考》等。而草堂頗有藏書，得恣涉獵，學稍進矣。其年始交康幼博。十月，入京師，結婚李氏。明年壬辰，年二十，王父棄養，自是學於草堂者凡三年。

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師，於京國所謂名士者多所往還。六月，日本戰事起，惋憤時局，時有所吐露，人微言輕，莫之聞也。顧益讀譯書，治算學、地理、歷史等。明年乙未，和議成，代表廣東公車百九十人，上書陳時局。既而南海先生聯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余亦從其後奔走焉。其年七月，京師「強學會」開，發起之者爲南海先生，贊之者爲郎中陳熾，郎中沈曾植，編修張孝謙，浙江溫處道袁世凱等。余被委爲會中書記員。不三月，爲言官所劾，會封禁。而余居會所數月，會中於譯出西書購置頗備，得以餘日盡瀏覽之，而後益斐然有述作之志。其年始交譚復生、楊叔嶠、吳季清、鐵樵、子發父子。

京師之開「強學會」也，上海亦踵起。京師會禁，上海會亦廢。而黃公度倡議續其餘緒，開一報館，以書見招。三月去京師，至上海，始交公度。七月，《時務報》開，余專任撰述之役，報館生涯自茲始。著《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等書。其冬，公度簡出使德國大臣，奏請偕行。會公度使事輟，不果。出使美、日、秘大臣伍廷芳，復奏派爲參贊，力辭之；伍固請，許以來年往；既而終辭，專任報事。丁酉四月，直隸總督王文韶、湖廣總督張之洞、大理

寺卿盛宣懷連銜奏保。有旨交鐵路大臣差遣，余不之知也；既而以劄來黏奏摺上諭焉，以不願被人差遣辭之。張之洞屢招邀，欲致之幕府，固辭。時譚復生宦隱金陵，間月至上海，相過從，連輿接席。復生著《仁學》，每成一篇，輒相商榷，相與治佛學，復生所以砥礪之者良厚。十月，湖南陳中丞寶箴，江督學標，聘主湖南「時務學堂」講席，就之。時公度官湖南按察使，復生亦歸湘助鄉治，湘中同志稱極盛。未幾，德國割據膠州灣事起，瓜分之憂，震動全國，而湖南始創「南學會」，將以為地方自治之基礎，余頗有所贊畫，而「時務學堂」於精神教育亦三致意焉。其年始交劉裴邨、林暾谷、唐紱丞，及「時務學堂」諸生李虎村、林述唐、田均一、蔡樹珊等。

明年戊戌，年二十六，春，大病幾死，出就醫上海。既痊乃入京師。南海先生方開「保國會」，余多所贊畫奔走。四月，以徐侍郎致靖之薦，總理衙門再薦，被召見，命辦大學堂譯書局事務。時朝廷銳意變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聽諫行；復生、暾谷、叔嶠、裴邨以京卿參預新政；余亦從諸君子之後，黽勉盡瘁。八月政變，六君子為國流血，南海以英人仗義出險，余遂乘日本大島兵艦而東。去國以來，忽忽四年矣。

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與橫濱商界諸同志謀設《清議報》。自此居日本東京者一年。稍能讀東文，思想為之一變。己亥七月，復與濱人共設「高等大同學校」於東京，以為內地留學生預備科之用，即今之「清華學校」是也。其年，美洲商界同志有「中國維新會」之設，由

南海先生所鼓舞也。冬間，美洲人招往遊，應之。以十一月首途，道出夏威夷島，其地華商二萬餘人相縶留，因暫住焉，創夏威夷維新會。適以治疫故。航路不通，遂居夏威夷半年。至庚子六月，方欲入美，而義和團變已大起，內地消息，風聲鶴唳，一日百變。已而屢得內地函電，促歸國，遂回馬首而西。比及日本：已聞北京失守之報。七月，急歸滬，方思有所效，抵滬翌日，而漢口難作，唐、林、李、蔡、黎、傅諸烈先後就義，公私皆不獲有所救。留滬十日，遂去，適香港。既而渡南洋，謁南海。遂道印度，遊澳洲，應彼中維新會之招也。居澳半年，由西而東，環洲歷一周而還。辛丑四月，復至日本。

爾來蟄居東國，忽又歲餘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為文字之奴隸。空言喋喋，無補時艱，平旦自思，只有慚悚。顧自審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無術可以盡國民責任於萬一。茲事雖小，亦安得已？一年以來，頗竭綿薄，欲草一中國通史以助愛國思想之發達，然荏苒日月，至今猶未能成十之二；惟於今春為《新民叢報》，冬間復創刊《新小說》，述其所學校所懷抱者，以質於當世達人志士，冀以為中國國民遒鐸之一助。嗚呼，國家多難，歲月如流，眇眇之身，力小任重。吾友韓孔广詩云：「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嗚呼，筆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後所以報國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嘗不驚心動魄，抑塞而誰語也。

孔子紀元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壬寅十一月，任公自述

飲冰室讀書記

讀〈讀通鑑論〉

「王莽之後，合天下士民頌公德，勸成篡奪者，再見於《武氏傳》，游藝一授顯秩，而上表請改唐為周者六萬人。功若漢、唐，德若湯、武，未聞有此也。孟子曰：『得乎邱民為天子。』其三代之餘，風教尚存，人心猶樸，而直道不枉之世乎？若後世教衰行薄，私利乘權，無不可爵餌之士，無不可利囮之民，邱民亦惡足恃哉？盜賊可君，君之矣；婦人可君，君之矣；夷狄可君，君之矣。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後世庶人之議，大亂之歸也。旦與之食，而旦謳歌之，夕奪之衣，而夕咀咒之；恩不必深，怨不在大，激之則以興，盡迷其故。利在目睫，而禍在信宿，則見利忘禍。陽制其欲，而陰圖其安，則奔欲而棄安。贅婿得

妻，而謂他人為父母，猾民受賄，而訟廉吏之貪污；上無與懲之益；進而聽之，不肖者利其易惑而蠱之。邱民之違天，當拂天性也，無所不至，而可云得之為天子哉？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上天下澤，而民志定。澤者下流之委也，天固無待於其推崇也，斯則萬世不易之大經也。」（卷二十一）

案：法儒孟德斯鳩言共和政體之國，以道德心爲立國之元氣，豈不然哉？今日中國民權固不伸也，使其伸矣，而今日之人心風俗，果能有以異於船山之所云乎？吾見其滋甚而已。昔聞澳大利亞洲之黑蠻，有白人取其一小女，自乳哺時而即養之於家，撫養之若己出。衣服飲食，華麗贍都者十餘年。年將及笄，忽有數黑蠻過其門，此女與交數語，輒從而遁去，甘復入於深山，以衣木葉，食生鼠，棄其前此之尊崇安富，如敝屣然，蓋天性不可移也。人甘粱豢，而蝍蛆甘糞，以粱豢飼蛆，而蛆且逃，不則死矣。然則歐美人嗜自由，而支那人嗜爲奴，強奴而使之自由，其無異強蛆以饜鼎烹也。然則其數千年跼蹐於至暗黑至猥賤之境地，彼實樂之而復何尤？雖然，蛆生於糞而嗜糞，其性然也。人生於自由而嗜爲奴，未必其性然也。性不爾爾，而竟爾爾者，則有習焉而成第二之性者也。夫所謂習者，何也？則數千年之民賊，桎之梏之，箝之灼之，而衣冠禽獸之賤儒，復緣飾所謂人倫，所謂道德，所謂經義，所謂史裁者，爲之文其奸而濟其惡。夫安得不胥斯人而失其本性也。婦人之躔足也，躔之數十年，雖解之而不能行

矣。寧得謂足之天性本如是也？然則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去奴隸而爲完人也，欲民之去禽獸而成人格也，其必自復其自主之權，返其獨立之性。使民知其所以立於天地者，固當如是如是，庶幾乎有瘳焉矣。船山未審於此，徒憤民之無狀也，而欲嚴上天下澤之義，是所謂揚湯止沸，而不知去薪而沸自銷也。

「罷兵必有所歸；兵罷而無所歸，則為盜為亂。張說平麟州叛胡，奏罷邊兵二十萬人，而天下帖然。蓋其所罷者府兵也，府兵故農人也，歸而田其田，廬其廬，父子夫婦，相保於穹室粟薪之間，故帖然也。於是而知府兵之徒以毒天下，而無救於國之危亂，審矣。說之言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夫民之任為兵者，必佻宕不戢，輕於死而憚於勞之徒，然後貪釃酒椎牛之利，而可任之以效死。夫府兵之初，利租庸之免，而自樂為兵，或亦其材勇之可堪也。迨其後，著籍而不可委卸，則視為不獲已之役；而柔弱愿樸者，皆垂涕就道以赴行伍。若此者，其鈍懦之材，既任為役而不任為兵，畏死而不憚勞，則樂為役，以避鋒鏑，役之而無不受命。驕貪之將領，何所恤而不役以營私耶？團隊之長役之矣，偏稗役之矣，大將役之矣。行邊之大臣役之矣，乃至紈袴之子弟，元戎之僕妾役之矣，幕府之墨客，過從之遊士。彈箏擊筑，六博投瓊，調鷹飼犬之徒，皆得而役之。為兵者亦欣然願為奴隸，以偷一日之生。嗚呼！府兵者惡得有兵哉？舉百萬井疆耕耨之丁壯，為奴隸而

已矣。」（卷二十二）

案：此論唐府兵之制，與今日之募兵者，其外形稍異；要其論兵與役之相容，任國防之事者，不可待之以奴隸。有奴隸之性者，不可託之以國防，則其識韙矣。夫今日中國之兵，則何一而非奴隸也？吾見夫長江一帶之兵船，舍送迎督撫眷屬之外，無他事矣。吾見夫各營之兵丁勇弁，舍伺候將帥，執唾壺虎子，裝煙倒茶之外，無他能矣。此猶其舊焉者，若今所謂洋操者，其遊學外國陸軍學校畢業之學生，猶且非仰候補道府總辦之鼻息，不能從一差遣，而兵丁更何論也？夫兵也者，一國之公衛也，爲一國人保其生命財產，故一國人皆宜致敬焉。而又非徒虛文之敬禮，而可以高其資格也。必使一國之權利，爲一國人所公有，而一國之義務，爲一國人所公任；然後任是者，知所以自重，而他人亦從而重之。其戰也，自爲其性命財產而戰也，非有所奴隸於他人也；如是，然後有兵之精神。不然，則雖千萬變其兵制，而奴隸之資格如故也。而兵之徒毒天下，而無救於國之危亂如故也。船山先生，慨乎其言之矣。

「自唐以上，財賦所自出，皆取之豫、兗、冀、雍而已足，未嘗求足於江、淮也。恃江、淮以為資，自第五琦始。當其時，賊據幽、冀，陷兩都，山東雖未盡失，而隔絕不通；蜀賦既寡，又限以劍門棧道之險。所可資以贍軍者，雖江、淮，故琦請督租庸，自漢水達洋州以輸於

扶風，一時不獲已之計也。乃自是以後，人視江、淮為腴土，劉晏因之，輦東南以供西北，東南之民力殫焉。垂及千年，而未得稍舒。嗚呼！朝廷既以為外府，垂腴朵頤之官吏，以視之羶場。耕夫紅女，有宵匪旦，以應密罟之誅求。乃至衣被之靡麗，口實之珍奇，苛細煩勞，以聽貪人之侈濫。匪舌是出，不敢告勞，亦將孰與念之哉？自漢以上，吳、越、楚、閩，皆荒服也；自晉東遷，而江、淮之力始盡。然唐以前，姚秦、拓拔、宇文，唐以後，自朱溫以及宋初，江南割據，而河雒關中，未嘗不足以立國。九州之廣，豈必江濱海澨之可漁獵乎？祖第五琦、劉晏之術者，因其人守廉隅，畏追鞭笞，易於弋取，而見為無盡之藏。竭三吳以奉西北，而西北坐食。三吳之人，不給饘粥之食，抑待哺於上游；而上游無三年之積；一罹水旱，死徙相望，乃西北蒙坐食之休，而民抑不為加富者，豈徒天道之虧盈哉？坐食而驕，驕而佚，月倍三釜之餐，工無再易之力。陂堰不修，桑蠶不事，與先王盡力溝洫之良田，聽命於旱蝗，而不思捍救。洊饑相迫，則夫削妻骸，弟烹兄肉，其強者彎弓馳馬，以殺奪行旅；而猶睥睨東南，妬勞人之采梠剝蟹也，誰使之然？非偏困東南以驕西北者縱之，而誰咎耶？驕之使橫，佚之使惰，貪欲所遂，則笑傲以忘所自來；供億不遑，則忮忿而狂興以逞。其野人惡舌喑啞以脅羸懦之馴民，其士大夫氣涌膽張恫喝，以凌衣冠之雅士。於是國家無事，則依中涓，附戚里，而不惜廉隅。天下有虞則降賊，戴羶虜，而不知君父。何一而非坐食東南者之教猱豢虎，以使農非農，士非士，日漸月靡，俾波逝而無迴瀾哉？冀土者唐堯勤儉之餘澤也，三河者，商家六百載

莫安之樂土也，長安者，周漢之所久安而長治者也。生於此，遂教於此數，一移其儲偫之權於江介，而中原幾為無實之土。第五琦不得已而偶用之，害遂移於千載。秉國之均，不平謂何？非均平方正之君子，以大公宰六合，未易以齊五方而綏四海，邵康節猶抑南以伸北，亦不審民情天化之變矣。」（卷二十三）

案：吾向者亦襲千年之謬論，狃於外著之現象，以爲西北地力果竭，不能不有待於東南者，地運然也。乃讀船山此論，而歎其識之過人遠矣。進化學之公例，凡物之廢置不用者，則其能力將漸銷失。有耳也，久不用之則必聾；有口也，久不用之則必瘖；於人體有然，於地方亦如是矣。不然，以地理學通例言之，凡氣候稍寒，地味稍瘠之土，其文明之發達，常視沃土之民，爲尤進焉。條頓民族，與拉丁民族之比較，是其例也。況關中、河內、幽燕之地，猶在溫帶，而非北歐瘠壤之所能幾耶？漢京之盛，見於〈兩都賦〉者，所謂鄭白之沃，衣食之原，竹林果園，芳草甘木。夫非同是土耶？何以千數百年，而彫落若？此乃知驕之使橫，佚之使惰，以人事而災及地利，天下事未有有果而無因者。船山此論，實可以抉西北彫敝之原因，而無餘蘊矣。專制民賊之毒天下，其禍乃至於極。東南則敝於供億，西北則敝於怠荒，水旱蝗蝻，饑饉疾役，每歲死者以數百萬計；餓莩纍纍，相屬於道，何一非大民賊小民之搤其吭而致其命也？以五洲第一天府上腴之國，而數千年常被一二民賊扼之，遂使吾民欲求一飽而不可

得。嗚呼！吾甚怪夫吾民之何以受之若固也。船山云：「其人畏鞭笞，則人鞭笞之矣；既易弋取，則人弋取之矣。」然則又豈特民賊之罪也？吾嘗聞己亥年，剛毅之下江南、下嶺南矣，嶺南僻壤之民，幾於易子食而析骸爨。而剛毅之行囊，固纍纍然千餘萬，捆載牛腰也。近者建一學堂，而云無費，派一學生，而云無費；而回鑾費數千萬，取於東南焉，賠款數千萬，取於東南焉。方且有修頤和園以娛暮年矣。亞美利加因祖國關稅之不平，遂起而獨立，而彼之戢戢然於擅種之腳底，竭吾膏血以伺其嚬笑而恬不為怪者，吾又安從而與之言也？

飲冰室自由書

輿論之母與輿論之僕

凡欲爲國民有所盡力者，苟反抗於輿論，必不足以成事。雖然輿論之所在，未必爲公益之所在；輿論者，尋常人所見及者也。而世界貴有豪傑，貴其預見尋常人所不及見，行尋常人所不敢行也。然則豪傑與輿論，常不相容，若是豪傑不其殆乎？然古今爾許之豪傑，能爛燃留功名於歷史上者踵相接，則何以故？赫胥黎嘗論格蘭斯頓曰：「格公誠歐洲最大智力之人；雖然，公不過從國民多數之意見，利用輿論以展其智力而已。」約翰摩禮（英國自由黨名士，格公生平第一親交也）駁之曰：「不然，格公者非輿論之僕，而輿論之母也。」格公嘗言：「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時勢之眞相，喚起應時之輿論，而指導之，以實行我政策。」此實格公一生立

功成業之不二法門也，蓋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輿論。其事事假借輿論之力，固不誣也。但其所假之輿論，即其所創造者而已。

飲冰子曰：

「謂格公為輿論之母也可，謂格公為輿論之僕也亦可。彼其造輿論也，非有所私利也，為國民而已。苟非以此心為鵠，則輿論必不能造成？彼母之所以能母其子者，以其有母之眞愛存也。母之眞愛其子也，但願以身為子之僕，惟其盡為僕之義務，故能享為母之權利。二者相應，不容假借；豪傑之成功，豈有僥倖耶？

「古來之豪傑有二種：其一以己身為犧牲，以圖人民之利益者；其二以人民為芻狗，以遂一己之功名者。雖然，乙種之豪傑，非豪傑而民賊也。二十世紀以後，此種虎皮蒙馬之豪傑，行將絕跡於天壤。故世界愈文明，則豪傑與輿論，愈不能相離。然則欲豪傑者如之何？曰：其始也，當為輿論之敵；其繼也，當為輿論之母；其終也，當為輿論之僕。敵輿論者，破壞時代之事業也；母輿論者，過渡時代之事業也；僕輿論者，成立時代之事業也。非大勇不能為敵，非大智不能為母，非大仁不能為僕。具此三德，斯為完人。」

有憂國者，有愛國者。愛國者語憂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短？」曰：「吾惟憂之之故。」憂國者語愛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長？」曰：「吾惟愛之之故。」憂國之言，使人作憤激之氣；愛國之言，使人厲進取之心；此其所長也。憂國之言，使人墮頹放之志；愛國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所短也。朱子曰：「教學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用之不得其當，雖善言亦足以誤天下。爲報館主筆者，於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既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誰與踊者？吾歌矣，誰與和者？

日本青年有問飲冰子曰：

「支那人皆視歐人如蛇蝎，雖有識之士亦不免，雖公亦不免，何也？」

飲冰子曰：

視歐人如蛇蝎，惟昔爲然耳，今則反是。視歐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號稱有識之士者益甚。昔者人人以爲蛇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愛；今皆人人以爲神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嫉。若語其實，則歐洲人非神明，非蛇蝎，亦神明，亦蛇蝎，即神明，即蛇蝎。雖然，不過就客觀的言之耳；若自主觀的言之，則我中國苟能自立也，神明將奈何？蛇蝎又將奈何？苟不能自立也，非神明將奈何？作蛇蝎又將奈何？」

成敗

吾於五年前，始爲自由書，而以成敗章託始焉，今吾將復論成敗。

天下無必成之事，而有必敗之事；治事者量其事之必成而後爲之，則終無一事之可治也。若量其事之必敗而故爲之，則治事亦更何取也？孔子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嗚呼！閱歷稍久之後，其必有感於斯言矣。吾昔持無成無敗之理想，以爲造一因必有一果，而以結果之遲速遠近，非淺見者所得論定。由今思之，吾爲一事，而誠能造出一因，以翼百數十年以後；若數千萬里以外之結果者，則固謂之成，不謂之敗焉矣。而天下事，固有糜多少之日力，絞多少之腦漿；及其一敗塗地，乃如煙消雲散，渺然無復微痕薄之可尋，問於將來世界有絲毫影響乎？其事一二人，和血吞而已，而他更何有也？傷哉失敗！

且持雖敗不敗之理想者，少年初入世初任事之人，類多能之。雖然，不過此客氣耳，失敗者最易墮人志氣也。一敗再敗之後，而最初一往無前之概，已萎喪而無復存，吾見此者數矣。非其人之中變，而根器實有所不任也。上等根器，固非磨涅之所能懼，其奈芸芸衆生，具中等以下之根器者，十而七八也。嗚呼！此其所以往而不反歟！

問者曰：予爲此言，其阻人辦事之心，不甚乎？答之曰：不然，辦事者有成有敗者也；而

不辦事，則全敗者也。知成敗之義者，其必知所擇矣。惟當其辦事也，雖不能要以必成，而必盡其智力所及，以期於可成。雖不能保其不敗，而必謀定後動，而毋或立於必敗，此豈徒爲達救世之目的而已？抑亦自養其氣，勿使天絕之一法門也，曾文正曰：「多條理而少大言。」又曰：「紮硬寨，打死仗。」善哉！善哉！吾師夫！吾師夫！

雖然，天下豈有終身不經失敗之人哉？粵諺有之：「做過不如錯過，錯過不如錯得多。」失敗者，實天惠之學校也。能受此天惠與否，則亦視其人也已矣。

飲冰室詩話

我生愛朋友，又愛文學；每次師友之詩文辭，芳馨悱惻，輒諷誦之，以印於腦。自忖於古人之詩，能成誦者寥寥；而近人詩，則數倍之；殆所謂豐於昵者耶？其鴻篇鉅製，洋洋洒洒者，行將別裒錄之爲一集；亦有東鱗西爪，謹記其一二者，隨筆錄之。

譚瀏陽志節學行思想，爲我中國二十世紀開幕第一人，不待言矣。其詩亦獨闢新界，而淵含古聲。丙申在金陵，所刻《莽蒼蒼齋詩》，自題爲「三十以前舊學第二種」，蓋非其所自憙者也。瀏陽殉國時，年僅三十二；故所謂新學之詩，寥寥極稀。余所見惟題麥孺博扇，有〈感舊〉四首之三。其一曰：「無端過去生中事，兜上朦朦業眼來，燈下髑髏誰一劍，尊前屍塚夢三槐。金裘噴血和天鬬，雲竹聞歌匝地哀；徐甲儻容心懺悔，願身成骨骨成灰。」其二曰：「死生流轉不相値，天地翻時忽一逢；且喜無情成解脫，欲追前事已溟濛。桐花院落烏頭白，芳草汀洲雁淚紅；再世金環彈指過，結空爲色又俄空。」其三曰：「柳花夙有何冤業？萍末相遭乃

爾奇！直到化泥方是聚，祇今墮水尚成離。焉能忍此而終古？亦與之爲無町畦；我佛天親魔眷屬，一時撒手劫僧祇。」其言沉鬱哀豔，蓋瀏陽集中所罕見者，不知其何所指也！然遺情之中，字字皆學道有得語，亦瀏陽之所以爲瀏陽，新學之所以爲新學歟！

戊戌去國之際，所藏書籍及著書舊稿悉散佚，顧無甚可留戀。數年來所出入於夢魂者，惟一菊花硯。硯爲唐瀏陽所贈。時余承乏湖南「時務學堂」講席，初與紱丞定交也。譚瀏陽爲之銘曰：「空花了無眞實相，用造簡偈起衆信，任公之研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其時江建霞方督湘學，受代去。瀕行前一日來作別，見研與銘，乃爲余刻之。今贈者銘者刻者皆已沒矣，而此研復飛沉塵海，消息杳然，恐今生未必有合并時也。念之淒咽！

近世詩人，能鎔鑄新理想以入舊風格者，當推黃公度。丙申、丁酉間，其《人境樓詩》稿本，留余家者兩月餘。余讀之數過，然當時不解詩，故緣法淺薄。至今無一首能舉其全文者，殊可惜也。近見其七律一首，亦不記全文，惟能誦兩句云：「文章巨蟹橫行日，世界群龍見首時。」余甚愛之。

嚴又陵哲學大家，人多知之；至其詩才之淵懿，或罕知者。余記其〈戊戌八月感詩〉一首云：「求治翻爲罪，明時誤愛才，伏尸名士賤，稱疾詔書哀。燕市天如晦，天南雨又來；臨河嗚犢歎，莫遣寸心灰。」又〈綠珠詞〉一首云：「情重身難主，淒涼石季倫；明珠三百琲，空換墜樓人。」蓋哭林晚翠也。

康南海之第二女公子同璧，研精史籍，深通英文。去年孑身獨行，省親於印度。以十九歲之妙齡弱質，凌數千里之莽濤瘴霧，亦可謂虎父無犬子也。近得其寄詩二章，自跋云：「侍大人遊舍衛祇林，壞殿頹垣，佛法已劫。然支那女士來遊者，同璧爲第一人矣。」詩云：「合衛山河歷劫塵，布金壞殿數三巡；若論女士西遊者，我是支那第一人。靈鷲高峰照暮霞，淒迷塔樹萬人家；恆河落日滔滔盡，祇樹雷音付落花。」

高平子以所著《平等閣筆記》見寄，記述兩年來都中近事，字字令人劌心怵目。中一條其事甚韻，而其人甚奇者，讀之亦可見中國女權之消息一斑也。錄其全文如下：

「庚子仲冬，由日本西京，偕日本數人，乘玄海丸返國，便途得遊朝鮮及關東關外諸地。雨雪載途，寒風砭骨，哀鴻遍野，春燕無歸；觸目傷心，魂難鬱悒。余有詩云：『關山一任誰家物？觸眼吾民百感傷！雪漫長空風滿地，汽車載夢都遼陽。』一日薄暮，將投逆旅，適一女子，姿容倩雅，妝服淡素；冷月凝輝，寒山蹙翠。攜一姥一僕，匆匆更望北伐，余心訝之！入旅店中，見壁間題詩數首，墨痕未乾，字體秀逸。其一云：『未是明珍自愛身，金爐香擁翠裘輕；誰為拋卻鄉關道，白雪蒼波無限程。』其二曰：『明鏡紅顏減舊時，寒風似翦翦冰肌；傷心又是榆關路，處處風翻五色旗。』其三云：『無計能醒我國民，絲絲情淚搵紅巾；甘心異族欺凌慣，可有男兒憤不平。』尚有一首字體潦草，不能辨識。噫嘻！此何人也？問之逆旅主

人，茫然不答。」

希臘詩人荷馬（舊譯作和美耳），古代第一文豪也。其詩篇爲今日考據希臘史者，獨一無二之祕本，每篇率萬數千言。近世詩家，如莎士比亞、彌兒敦、田尼遜等，其詩亦動數萬言，偉哉！勿論文藻，即其氣魄，固已奪人也。中國事事落他人後，惟文學似差可頡頏西域，然長篇之詩，最傳誦者，惟杜之〈北征〉，韓之〈南山〉，宋人自稱爲日月爭光。然其精深盤鬱，雄偉博麗之氣，尚未足也。古詩〈孔雀東南飛〉一篇，千七百餘字，號稱古今第一長詩。詩雖奇絕，亦只兒女子語，於世運無影響也。中國積習，薄今愛古，無論學古文章事業，皆以古人爲不可幾及，余生平最惡聞此言。竊謂自今以往，其進步之遠軼前代，固不待蓍龜；即並世人物，亦何遽讓於古所云哉？生平論詩，最傾倒黃公度，恨未能寫其全集。頃南洋某報，錄其舊作一章，乃煌煌二千餘言，眞可謂空前之奇構矣。荷、莎、彌、田諸家之作，余未能讀，不能妄下比騭；若在震旦，吾敢謂有詩以來，所未有也。以文名名之，吾欲題爲「印度近史」，欲題爲「佛教小史」，欲題爲「地球宗教論」，欲題爲「宗教政治關係說」。然是固詩也，非文也。有詩如此，中國文學界，足以豪矣。因亟錄之，以餉詩界革命軍之青年。

〈錫蘭島臥佛〉：

「大風西北來，搖天海波黑；茫茫世界塵，點點國土墨。雖曰中國海，無從問禹跡；近溯唐南蠻，遠遜漢西域。舊時職貢圖，依稀猶可識；自明遣鄭和，使節馳駱繹。凡百馬流種，各各設重驛；金葉鑄多羅，玉環獻摩勒。每以佛光明，表頌帝威德；蘇祿率群臣，浡泥挈盡室。闌斑披寶綬。扶服拜赤帟；是誰蠻夷長？竊號公侯伯。比古小諸侯，尚足稱藩璧；其他烏了帥，爭亦附商舶。有詔鎮國山，碑立高公尺；以此明德意，比刻之罘石，及明中葉後，朝貢暫失職；豈知蕞爾國？既經三四摘？鐵圍薄福龍，大半供鳥食。我行過九真，其次洎息力；婆羅左右望，群島比蟣蝨。咸歸西道主，盡拔漢幟赤。日夕興亡淚，多於海水滴；行行復行行，便到獅子國。

「浩浩象口水，流到碇伽山；遙望宰堵坡，相約僧躋攀。中有臥佛像，丈六金身堅；右疊重累足，左握光明拳；雖具堅牢相，軟過兜羅綿。水田脫淨衣，鬈雲惟華鬘；大青髮屈蠡，團金耳垂鬟。就中白毫光，普照世人千；八十種好相，一一功德圓。是誰攝巧匠，上登忉利天？刻此牛頭檀，妙到秋毫巔。或言佛涅槃，婆羅雙樹間；此即荼維地，斯語原訛傳。惟佛有神力，高據兩山顛；至今雙足跡，尚隔十由延。或言古無人，只有龍鬼仙；其後買珠人，暫次成市廛。此亦造妄語，有如野狐禪。實則經行地，與佛大有緣；參天貝樹多，由此枝葉繁。獨怪如來身，不坐千葉蓮；既付金縷衣，何不一啓顏？豈真疲津梁，老矣倦欲眠？如何沈沈睡，竟過三千年！

「吁嗟佛滅度，世界眼盡滅，最先王舍城，大闢禪師窟。迦葉與阿難，結集佛所說；爾來一百年，復見大會設；恆河左右流，犍椎聲不絕。其後阿育王，第一信佛法；能役萬鬼神，日造八萬塔。舉國施與佛，金榜國門偈；九十六萬道，群言罷一切。復遣諸弟子，分受十萬偈；北有大月氏。先照佛國月；四開無遮會，各運廣長舌。漢家通西域，聲教遠相接；金人一入夢，白馬來負笈。繩行復沙渡，來往踵相躡；總持四千部，重譯多於髮。華言通梵語，眾推秦羅什；復分律法論，宗派各流別。要之佉盧字，力大過蒼頡；南有獅子王，鑿字赤銅鍱。當時東西商，互通度人筏；但稱佛弟子，能闢鬼羅剎。遂使諸天經，滿載商人篋；烏喙茀子洲，畏鬼性駿怯。一聞地獄說，心畏賧摩殺；賴佛得庇護，無異棲影鴿。國主爭布金，妃后亦托缽；尊佛過帝天，高供千百氎；樂奏梵音曲，訟德番佛決。向來文身人，大半著僧衲。達摩渡海來，一花開玉葉；語言與文字，一掃付抹撥。十年勤面壁，一燈傳立雪；直指本來心，大聲用棒喝。非特道家流，附會人莊列；竟使宋諸儒，沿襲事剽竊。最奇宗喀巴，別得大解脫；不生不滅身，忽然佛復活。西天自在王，高踞黃金榻；千百氈裘長，膜拜天上謁。西戎犬羊性，殺人日流血；喃喃誦經聲，竟能消殺伐。藏衛各藩部，無復事鞭韃；即令奔巴瓶，改法用金梜。論彼象教力，群胡猶震慴；綜佛所照臨，竟過九洲闊；極南到朱波，窮北踰靺鞨；大東波日本，天皇盡僧牒。此方護佛齒，彼士迎佛骨；何人得缽緣？某日是箭節；莊飾紫金堦，供養白銀闕；倒海然脂油，無雷響金鈸；香雲幢幡雲，九天九地徹；五百虎獅象，遍地是菩薩。謂此

功德盛，當歷千萬劫；有國賴庇護，金甌永震缺。豈知西域賈，手不持寸鐵？舉佛降生地，一旦盡劫奪！

「我聞舒五指，化作獅子雄；能令眾醉象，敗竄頭籠東。何不敕獸王，俾當敵人衝？我聞角大力，手張祖王弓；射過七鐵豬，入地千萬重。何不矢一發，再張力士鋒？我聞四海水，悉納毛孔中，蛟龍與魚鼈，眾生無不容。何不口一吸，令化諸毛蟲？我聞大千界，一擊成虛空；譬擲陶家輪，極遠到無窮。何不氣一噴，散為鞞藍風？我聞三昧火，燒身光熊熊；千眼金剛杵，頭出煙焰紅。何不呼阿奴，一用天火攻？我聞安息香，力能勑毒龍；尾擊須彌山，波濤聲洶洶。何不呼小婢，悉遣河神從？我聞阿修羅，橫攻善見宮；流盡赤蚌血，藕絲遁無蹤。何不取天仗，壓制群魔凶？我聞毗琉璃，素守南天封；薛荔鳩盤茶，萬鬼聲喁喁。何不飭鬼兵，力助天王功。惟佛大法王，兼綜諸神通；聲聞諸弟子，遞傳術猶工。如何斂手退，一任敵橫縱？究使清淨士，概變腥羶戎。五方萬天祠，一齊鳴鼓鐘；遙望西王母，虎齒髮蓬蓬。合上皇帝號，萬寶河朝宗；佛力遂掃地，感歎摧肝胸。佛不能庇國，豈不能庇教？奈何五印度，竟不聞佛號。古有韋馱書，云自梵天造；貴種婆羅門，挾此肆凌傲；凡夫鈍根輩，分定莫能較。自佛倡平等，人各有業報；天善與地獄，善惡人自召。卑賤眾首佗，吹螺喜相告。亦有婆羅門，漸漸服教導；食屑鵓鳩行，夜夜鵂鶹叫。塗炭身半裸，拜月腳左蹺；各棄事天業，迴向信三寶。大地閻浮提，慈雲遍覆幬。何意梵志輩，勢盛復鼓躁；死灰火復燃，尾大力能掉；別創溫都

名，市以人皇詔。佛頭橫著糞，訶罵雜嘲誚；蓋驅出家人，一一出邊徼。外來波斯胡，更立天神廟，千牛祭火光，萬馬拜日曜。訶復摩訶末，採集各經要；一經衍聖傳，一劍鎮群暴。謂此哥羅尼，實以教忠孝；天使乘白馬，口宣大所誥。從則升九天，否則殺左道；教主兼霸王，黃屋建左纛。繼以蒙古主，挾勢尤傑驁；以彼轉輪王，力大誰敢校？爾來耶穌徒，遍轉新舊約，載以通商舶，助以攻城礮。謂天只一尊，獲罪無所禱；一切土木像，荒誕盡可笑。頂上舍利珠，拉雜付摧燒；竟使佛威德，燈滅樹傾倒。摩耶撫缽哭，迦葉捧衣悼；像法二千年，今日末劫到。惡王魔波旬，更使眾魔燒；天龍八部眾，誰不生悲惱？噫嗟五大洲，立教幾教皇！惟法能大仁，首先唱天堂；以我悲憫心，置人安樂鄉。古分十等人，貴賤如畫疆；惟佛具大勇，自棄銅輪王。眾生例平等，一律無低昂；罪畏末日審，報冀來世償。佛說有彌勒，福德莫可當；將來僧祇劫，普渡胥安康。此皆大德慧，傾海誰能量？古學水風火，今學聲氣光；辨才總無礙，博綜無不詳。獨惜說慈悲，未免過主張；臂稱窮鴿肉，身供臥虎糧。左手割利刃，右手塗檀香；冤親悉平等，善惡心皆忘。愈慈愈忍辱，轉令身羸尪；獸啼交鳥跡，一聽外物戕。人間多虎豹，天上無鳳凰；虎豹富筋力，故能恣強梁；鳳凰大文彩，毛羽易摧傷。惟強乃秉權，強權如金剛。吁嗟古名國，興廢殊無常。羅馬善法律，希臘工文章；開化首埃及，今亦歸淪亡。念我亞細亞，大國居中央；堯舜四千年，聖賢代相望；大哉孔子道，上繼皇哉唐；血氣悉尊親，聲名被八荒。到今四夷侵，盡徹諸邊防；天若祚中國，皇帝垂衣裳。浮海率三軍，載書使

四方；王威鎮象主，鬼族馴狼䏶；歸他獻赤土，頌德歌白狼。共尊天可汗，化外育來航；遠及牛賀洲，鞭之如群羊。海無烈風作，地降甘露祥；人人仰震旦，誰侮辱種黃？弱供萬國役，治則天下強；明王久不作，四顧心茫茫！」

往讀明詩，見《劉誠意集》中一篇，一千三百餘言；構思之奇，遣語之險，亦可爲吾詩界中放一異彩。雖然，長篇詩爲長短句者不難，而五言最難；爲奇險語有壯采者不難，爲莊嚴語有風格者最難。吾重公度詩，謂其意象無一襲昔賢，其風格又無一讓昔賢也。請兩錄之，以資比較。

「憶昔盤古初開天地時，以土為肉石為骨，水為血脈天為皮；崑崙為頭顱，江海為胃腸，嵩嶽為背脊，其外四岳為四肢。四肢百體咸定位，乃以日月為兩眼，循環照燭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竅，勿使淫邪發洩生瘡痍。兩眼相逐走不歇，天帝愍其勞逸不調生病患。甲命守以兩鬼，名曰結璘與鬱儀。鬱儀手足三足老鴉，腳踏火輪蟠九螭。咀嚼五色若木英，身上五色光陸離。朝發暘谷暮金樞，清晨還上扶桑枝。揚鞭驅龍扶海若，蒸霞沸浪煎魚龜，煇煌焜谷啓幽暗，燠煦草木生芳蕤。結璘坐在廣寒桂樹根，漱嚥桂露芬香菲。啖服白兔所擣之靈藥，跳上蟾蜍背脊騎。插光弄影盪雲漢，閃奎爍壁葩花摛。手摘桂樹子，撒入大海中，散與蚌蛤為珠璣。

或落巖谷間，化作均玕琪。人拾得吃者，胸臆生明暈。內外星官各職職，惟有兩鬼兩眼晝夜長相追。有物來掩犯，兩鬼隨及揮刀鈹。禁制蝦蟆與老鴉，低頭屏氣服役使，不敢起意為姦欺。天地憐兩鬼，暫放兩鬼人間埃；一鬼乘白狗，走向織女黃姑磯。撻河鼓，褰兩旗，跳下黃初平牧羊群。烹羊食肉口吻流膏脂，卻入天台山，呼龍喚虎聽指麾。東岩鑿石取金卯；西岩掘土求瓊威。岩訇洞春石梁折，驚起五百羅漢半夜撥刺沖天飛。一鬼乘白豕，從以青羊青兕赤鼠兒，便從閣道出西清。入少微，浴咸池，身騎青田鶴，去採青田芝。仙都赤城三十六洞主，騎鸞翳鳳來陪隨。神魆清唱毛女和，長煙裊裊飄熊旗。蜚廉吹笙虎擊筑，罔象出舞奔馮夷。兩鬼自從天上別，別後道路阻隔不得相聞知。忽聞寒山子，往來說因依；兩鬼各借問，始知相去近不遠，何得不一相見敘情詞。情詞不得敘，焉得不相思？相思人間五十年，未抵天上五十炊，忽然宇宙變差異，六月落雪永天逵。黿鼉山上作窟穴，蛇頭生角角有歧，鍔魚掉尾斫折巨鼇腳，蓬萊宮倒水沒湄。欃槍枉矢爭出逞妖怪，或大如甕盎，或長如委蛇。光灼灼，形夔夔，叫鹿豕，呼熊羆，煽吳回，翔魌魑。天地左右無扶持，蚊蝱蚤蝨蠅蚋蜞，噆膚咂血圖飽肥，擾擾不可揮筋節，解折兩眼螘。不辨妍與媸，兩鬼大惕傷，身如受榜笞。便欲相約討藥與天帝醫，先去兩眼翳，使識青黃紅白黑，便下天演天一水，洗滌盤古腸胃心腎肝肺脾。卻取女媧所摶黃土塊，改換耳目口鼻牙舌眉。然後請軒轅，邀伏羲，風后力牧老龍吉，泰山稽命魯般詔工倕。使豐隆，役黔嬴，礪斧具鑪錘，取金蓐收，伐財尾箕。修理南極北極樞，幹運太陰太陽機。徼石

皇地示，部署岳瀆神，受約天皇墀。生鳥必鳳皇，勿生宋與鴟；生獸必麒麟，勿生豺與狸；生鱗必龍鯉，勿生蛇與蠦；生甲必龜貝，勿生蝓與蜞；生木必松楠，生莫必薺葵，勿生鉤吻含毒斷人腸，勿生枳棘覃利傷人肌。螟蝗害禾稼，必絕其蟓蚳；虎狼妨畜牧，必遏其孕孳。啓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禮義尊父師。奉事周文公，魯仲尼，曾子輿，孔子思，敬習書易禮樂春秋詩。履直正，屏邪欹，引頑嚚，入規矩，雍雍熙熙，不凍不餓，避刑遠罪趨祥祺。謀之不能行，不意天命錯怪恚，謂此是我所當為。眇眇末兩鬼，何敢越分生思維？呶呶向瘖盲，洩漏造化微。急詔飛天神王，與我捉此兩鬼拘囚之；勿使在人寰，做出妖怪奇。飛天神王得天地詔，立召五百夜叉帶金繩，將鐵網，尋蹤逐跡，莫放兩鬼走逸入巉巇。五百夜叉箇箇口吐火，搜天刮地走不疲。吹風放火烈山谷，不問杉柏樗櫟蘭艾高芷衡茅茨，燔焱熨灼無餘遺。搜到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仞幽谷底，捉住兩鬼眼睛光活如琉璃。養在銀絲鐵柵內，衣以文采食以糜。莫教突出籠絡外，踏折地軸傾天維。兩鬼亦自相顧笑，但得不寒不餒長樂無憂悲。自可等待天帝息怒解猜惑，依舊天上作伴同遊戲。」

陳伯嚴吏部，義寧撫軍之公子也。與譚瀏陽齊名，有兩公子之目。義寧湘中治蹟，多其所贊劃。其詩不用新異之語，而境界自與時流異，醲深俊微，吾譯於唐宋人集中，罕見倫比。記其贈黃公度一首云：「千年治亂餘今日，四海蒼茫到異人；欲挈頹流還孔墨，可憐此意在埃

塵。勞勞歌哭昏連曉，歷歷肝腸久更新；同倚斜陽看雁去，天迴地動一沾巾。」

吳君遂刑部，武壯公長慶子也。以氣節聞一時。丁酉抗疏陳時事，請變法，格不得達，浩然挂冠歸。近頃復上疏請歸政。迴鑾以後，薄海所想望者，惟此一舉，然莫敢言也。惟君毅然犯政府所最忌而言之，其所養可知矣。其詩肖其爲人，所著有《北山樓集》。宋平子跋之云：「五言古體，多似陶韋；五言律體，多似少陵。七言律體，眞逼江西諸祖。」蓋道實也。吾最愛其〈支那一士〉兩章；其一云：「支那有一士，弢跡居越東，抗志希純素，篤信秉淵沖；意曠九洲外，神遊三代中。如傷惓心目，無告哀殘癃；一夫苟不獲，叢疚在厥躬。陳詞就重華，問道訪崆峒；著書累萬言，言道未終窮。哲人不偶世，至論無汚隆；豈惟躋小康？將以致大同。挾策獻太平，疇能識王通？抱玉貴善藏，活國徯良工。感子他山意，錯石資磨礱。已矣吾何悲？矯首咨鴻濛！」（右贈宋平子）其二云：「支那有一士，戢影居越西；結念抱冰雪，它心高虹霓，慷慨懷前修，惻愴憫群黎。邱索與典墳，一一窮探稽。種界析狼鹿，政教疏羌氐；獨永泰皇祚，屢忤末俗詆。畸士此跅弛，良馬空趹踶；始知間代才，動與世相睽。澄澄之江波，曉日鳴天雞；嶷嶷天台山，仰止難攀躋。賤子奮孤心，逆鱗嘗獨批。荃莫察中情，信讒反怒懠；邪枉固不容，悻直終見擠。三月何皇皇！兩馬猶恓恓！懷哉虞重華，風雨聞弗迷；宣尼未聞魯，子輿思王齊。已而復已而，且俟聖人兮！」（右贈章太炎）

又有集句一首云：「青天漫漫覆長路，一紙短書無寄處；欲問平安無使來，乃知貧賤別更

苦。四時天氣總愁人，秋月春風等閒度。憂患衆兮歡樂鮮，朱顏日夜不如故；嗟余此去其從誰？萬里蒼蒼煙水暮。構雲有高營，祇見石與土；俛視大江奔，幽憤得一吐。我欲凌風翔，轉上青天去。當面輸心背面笑，翻手作雲覆手雨。煙銷日出不見人，至竟江山誰是主？」驅使前輩，天衣無縫。而含蓄蘊藉，別有懷抱，余酷愛之！

丁叔雅戶部，雨生中丞子也。卓犖有遠志，憂國如痗，而詩尤以神味勝。庚子秋，余返滬上，從友人扇頭，見其感事一首云：「被髮藊足行趲趲，有人流泣哀江南；眼前所見皆餘子，大宙之亂何時戢？」余絕愛之！謂以二十八字，寫盡當今時局，而自見懷抱，仁言藹如，未有能及此者也。頃從《北山樓集》復見其將歸嶺南，留別一首云：「百無聊賴過零丁，遙睇中原一髮青；避地詩人哀故國，渡江名士泣新亭。山河運歇英才盡，鼙鼓聲沈戰血腥；鶉首賜秦天亦醉，祇憐羈客獨長醒。」絕似劍南學杜諸作也。

吾黨中天才絕特者，未有吾家伯雋孝廉若也。伯雋以辛卯年，與余同遊南海先生之門，年方十四，是歲即舉於鄉。當其未禮南海也。碌碌無以異於常兒。一度摩頂受記，夙慧飆發。而尤耽內典，在齋中終日坐禪。少年同學，時或揶揄捉弄之，弗爲動也。其冬，余入都，伯雋贈三詩，其一云：「惺惺眞宰愼其微，萬象紛紜任所之；客賊並來善相接，佛魔俱掃得堅持。精魂須歷三千劫，大力常用十二時；游刃雖然有餘地，族間猶自見難爲？」其二云：「長嘯一聲天地寬，翛然來去更無難；崑崙頂上鐵船動，魑魅叢中神劍寒。壁立萬仞皆平地，坐斷十方如

是觀；河嶽日星通神氣，周遊磅礴在胸肝。」其三云：「無明有愛如來種，一片慈悲成此聲；軀賣衆生託吾輩，肝腸內熱爲斯人。游行自在虛空架，轉運無方大法輪；七寶莊嚴開世界，卻原步步踏紅塵。」十四歲乳臭小兒，何處有此識想？得不歎絕！

南海先生曰：「伯雋殆有夙根者，遊戲人間耳。」顧伯雋寡言，吾無從窺其底蘊。以文字論之，知其非冷腸人也。記其所塡詞〈摸魚兒〉一闋云：「算只有江山無數，怎盛得靈氣住？氣呑地球常八九，渺爾衆生何有？甚情緒，向百尺高樓覷看行人路。滿城簫鼓，弄愁裡無人，夢中無地，獨自任情苦。秋風起，春草春花又暮；忍見陀城煙樹？蕭蕭馬鳴摧落日，弄得老天憔悴我何顧。弄萬里堂堂，猶是神州土。笑聲歸去，待日闇雲冥，風狂雨橫，重見舊遊處。」又〈金縷曲〉一闋，記其末四句云：「他若有情吾能見，吾有情更待向誰說。空佇立，肝腸熱。」熱則伯雋豈忘世者耶？記昔嘗責備之。伯雋曰：「我今日正在臥薪嘗膽的時候。但薪膽生涯，忽忽十年矣。海內風雲，如此其急，而小舍利弗，尙不肯出定，吾又安能無憾也？」

（作方略考，健忘不能全記其詞也）

譚瀏陽之有得於佛學，知瀏陽者皆能言之，然瀏陽之學佛，實自金陵楊仁山居士。其遺詩有〈金陵聽說法〉一章，即居士所說也詩。云：「而爲上首普觀察，承佛威神說偈言；一任法田賣人子，獨從性海救靈魂。綱倫慘以喀私德，法令盛於巴力門；大地山河今領取，菴摩羅果掌中論。」此詩無刻本，見麥孺博箑端，瀏陽手書也。

達縣吳季清先生德瀟，作令西安，庚子義和之變，爲亂民所戕，闔門及難。識與不識，莫不痛心。天之報施善人，眞其誣哉！先生至德純孝，而學識魄力，迥絕流俗；尤邃佛理，自號「雙遺居士」。有子三人：長曰鐵樵，名樵；次曰仲弢，名以棨；季曰子薦，名以東；皆有過人之才。余與譚瀏陽及鐵樵約爲兄弟交，而父事季清先生。乙未秋冬間，同客京師；吾三人者，連輿結席，未嘗一日相離也。丙申五月，鐵樵以暴病卒於漢口，瀏陽時在滬，哭之慟。嘗爲作一傳，見《時務報》中。未幾，季清先生宦山陰，瀏陽贈一詩云：「先生當補他方佛，何意微塵補一官？□□□□□□□，延陵魂氣北邙寒。」（下忘）蓋弔之也。以東當乙未年，年僅十一，隨侍入都；風采英發，遍交一時名士。瀏陽戲號之曰「舍利佛」，以其早慧也。丙申受學於余者一年，日讀書盡十餘卷，屬文能二三千言，兼學英法文字。而仲弢亦來居滬上，綜核善治事。瀏陽語余曰：「三吳，蜀之三龍也。」吾國有此等人才，豈是亡國氣象？而不意鐵樵無端以死，而兩弟亦隨季清先生斃於毒刃也。庚子夏，余在夏威夷島，得中弢一書曰：「舍利佛每言及公，即涕不可止。」余重感之！重悲之！乃書未及答而凶耗已聞。天之喪斯，夫復何言！報中見黃公度〈庚子三哀〉詩，其一即季清先生也。記其數聯云：「以君精佛理，夙通一切法，明知入世事，如幻如泡沫；佛力尚有盡，何況身生滅？將頭臨刃時，定知不驚怛。」讀此亦可以略窺先生之學矣。譚瀏陽獄中絕筆詩，各報多登之，日本人至譜爲樂歌，海宇傳誦，不待述矣。但其詩中所指之人，或未能知之。今錄原文，略加案語。詩曰：「望門投止思張

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所謂兩崑崙者，其一指南海，其一乃俠客大刀王五，瀏陽作〈吳鐵樵傳〉中。所稱王正誼者是也。王五爲幽燕大俠，以保鏢爲業；其勢力範圍，北及山海關，南及清江浦；生平專以鋤強扶弱爲事。瀏陽少年，嘗從之受劍術，以道義相期許。戊戌之變，瀏陽與謀，奪門迎辟，事未就而瀏陽被逮，王五懷此志不衰。庚子八月，有所佈劃，忽爲義和團所戕，齎志以沒。嗚呼！王五眞男兒，不負瀏陽矣。

余識唐瀏陽最晚，乙未秋，與瀏陽定交，叩其友。則曰：「二十年刎頸交，紱丞一人而已。」余心識之。丁酉冬，講學長沙，譚公乃爲余兩人介紹焉。譚公之成仁也，唐公慟哭辭家，欲如京師收葬！至上海，則譚公忠骸已南下，因不果往，而東渡謁南海。時有輓聯云：「我與公別幾許時？忽警電飛來，忍不攜二十年刎頸交，同赴泉臺？漫嬴將去楚孤臣，簫聲嗚咽。近至尊剛十餘日，被群陰構死，甘永抛四百兆爲奴種，長埋地獄；只留得扶桑三傑，劍氣摩空。」至今讀之；猶字字精神活現，淒人心脾。蓋唐公繼譚公之志者，早定於二十年前矣。唐公流血後，同人復有誦其詩者，僅記二句云：「臏好頭顱傳死友，無眞面目見群魔。」此詩余未之見也。在南洋□□□屬余寫之，余爲續成一絕句云：「道高一尺魔一丈，天地無情獨奈何！」

宗室壽伯福太史富，可謂滿洲中最賢者矣。且天性厚，其學博，其識拔；愛國之心，盎睟於面。乙未秋冬間，余執役「強學會」，君與吳彥復翩然相過，始定交，彼此以大業相期許。

其後君復有知恥學會之說，都人士咸以爲狂，莫或應也。庚子八月，君果以身殉國恥。噫嘻！不可謂朝陽鳴鳳耶？余丙申出都，君有贈詩，不能全記憶。今從《北山樓集》，得其原本，亟錄誌感！詩曰：「飛絮亂晴煙，飛花撲綺筵；春風一回送，飄泊去南天。夫子青雲器，高吟白馬篇；空勞賈生哭，不薦禰衡賢。長楊辭京國，揚舲指媚川；海雲愁望闕！樹嶺引歸船。寶劍終騰匣，明珠暫伏淵；江湖閑歲月，好自惜華年。」

武陵何鐵笛烈士，來保，余未獲識面，顧夙聞譚瀏陽稱其爲人，謂「生平肝膽交，除紱丞外，君爲第一。」因此相神交者數年矣。庚子，君與唐瀏陽共事，而君實任衡湘一切佈劃。漢變後，死事最烈。頃趙日生郵寄其〈絕命詞〉四章，亟錄如下：

「琅璫鐵鎖出圜牆，親友紛紛道旁；三百健兒齊護衛，萬頭鑽孔看何郎（鐵笛被捕於辰州，以三百人護衛檻送長沙，故云。◯日生泣注）。北宋黨人碑甫毀，東林居士獄旋興；千秋公論應猶在，兩廡孤豚媿未能。四萬八千蟲出入，五官五藏我原無；無人何苦爭恆幹，還我清虛一丈夫。痛哭君親恩太厚，百千萬劫不能酬；忠臣孝子今生了，且向龍潭指臂遊。」

鐵笛復有〈滿江紅〉一闋，其自序云：「庚子黨禍再作，亡命桃源，遂遊桃源洞。黑箐鬼語；蒼櫚猩啼，魂悽魄殭，非復人間世也。援筆賦此。」其詞云：「造化小兒，簸弄我望門投

止；黑夜裡攀籐附葛，雨來風起。燈火一星林際出。忽聞犬吠心頭喜。又山門閉了寂無人，鐘聲死。撫身世，淚盈眥；悲家國，血盈臆。（叶上聲）問蒼天何苦磨人至此？靖節先生知其處，避秦有甚桃源裡，聽天邊啞啞，有慈鴉歸來只。」

武陵蔡樹珊烈士鍾浩，血性過人，治事機警。余承乏湖南「時務學堂」時，君始來共學。其後復遊學東京。亦以漢難遇害。日生復錄其獄中作四章見寄。詩云：「蟻磨盤舒又一年，玄黃爭戰幾推遷；寒沙日淹鸞地，短褐雕弓射虎天。終見蜩螗同水火，那堪環玦在風煙。雞鳴午夜頻搔首，看盡挑燈意惘然！觚稜夢裡寒金雀。諫草堂前起暮鴉；誤國千秋仇介甫，通蕃幾道問充華。蜉蝣竟夕成毛羽，螳臂當車挫爪牙；西狩無麟天閏爽，逋逃人海豢龍蛇。又聞秝達葛山奇，輕重當年類舉棋；貂琪雙簪矜別邸，蘭椒三熱拜西闈。酬天祀典憐雞寶，排日笙歌駕鳳蜺；營得兔裘身欲老，克家猶護綠幢兒。蕭牆旋起八王戈，麾寇其如另寇和；碧海膏流成赤鹵，紅蓮豔結舞妖魔。九朝典冊新鈐散，千騎宮裝老淚多。辜負香衾驚破夢，不因封事動鳴珂。」

邱公恪名宗華，當代青年中一有望之人物也。去冬遊學日本，入「成城學校」習陸軍；以病退校，歸養滬上，余親送登舟。乃歸未及一月，竟溘然長逝，年僅逾弱冠耳。懷八斗之才，飲萬斛之恨；一事未就，齎志九原。吳氏兄弟以後，又弱一個矣。君夫人吳孟班，先君數月卒。一時有心人，既已痛之。蔣觀雲曾有詩云：「女權撒手心猶熱，一樣銷魂是國殤。」吾於

孟班未得見，若公恪者，固夙以爲國流血自祝，吾亦冀其爲鐵血派中一偉人也。豈意天地無情，蘭摧玉折？公恪、孟班！吾知爾不瞑於泉臺矣。公恪卒後，葉浩吾有輓聯云：「中國少年死，知己一人亡。」而「成城學校」校友會亦有祭文云：「沉沉支那，大病長殲；哀哀眾生，噩夢正酣。魑魅攫人，白晝涎饞；嗟我同志，日削月劖。咄咄公恪，海邦雄男；俛仰國事，痛如酸銜。漆室哀鳴，無裨國阽；矧以憂殉，曷其能堪？嗚呼哀哉！苟生足媿，苟死寧甘。觥觥女權，一列優曇；志未一酬，墓草毿毿。海國龍伯，扶餘虯髯；振劍三彈，淚盈黃衫。讀君遺書，憂心如惔；竟君之志，後死者登。魂西來歆，目斷江南。嗚呼哀搞！尙饗！」

太平翼王石達開其用兵之才，盡人知之；而不知其嫻於文學也。近友人傳誦其詩五章，蓋曾文正曾招降彼而彼賦此以達也。詩云：「曾摘芹香入泮宮，更探桂蕊趁秋風；少年落拓雲中鶴，陳跡飄零雪裡鴻。聲價敢云空冀北，文章今已遍江東；儒林異代應知我，祇合名山一卷終。不策夫人在廟堂，生慚名位掩文章；清時將相無傳例，末造乾坤有主張。況復仕途多幻境，幾多苦海少歡場；何如著作千秋業，宇宙長流一瓣香。揚鞭慷慨蒞中原，不爲仇讎不爲恩；祇覺蒼天方憒憒，莫憑赤手拯元元。三年攬轡悲羸馬，萬眾梯山似病猿；我志未酬人亦苦，東風到處有啼痕。若箇將才同衛霍，幾人佐命等蕭曹；男兒欲畫麒麟閣，早夜當嫻虎豹韜。滿眼河山增歷數，到頭功業屬英豪；每看一代風雲會，濟濟從龍畢竟高。大帝勳華多頌美，皇王家世盡鴻濛；賈人居貨移神鼎，亭長還鄉唱大風。起自匹夫方見異，遇非天子不爲

隆：醴泉芝草無根脈，劉裕當年田舍翁。」此詩自敘履歷，兼述己志；所云名山一卷，著作千秋，蓋亦有所自負矣。前後四章，皆不免巴里下人之誚；獨第三章，則即以詩論，亦不媿作者之林。且仁人之言藹如矣。至其懷抱帝王思想，不知民權大義，則固不足以責數十年前之人物也。又聞石有所作檄文，全篇駢儷。中四語云：「忌令上國衣冠，淪於夷狄？相率中原豪傑，還我河山。」雖陳琳、駱賓王，亦無此佳語，豈得徒以武夫目之耶？

南海先生不以詩名，然其詩固有非尋常作家所能及者，蓋發於眞性情，故詩外常有人也。余能記誦百餘首。所最愛者，〈己丑出都七律〉四首之一云：「滄海飛波百怪橫，唐衢痛哭萬人驚；高峰突出諸山妒，上帝無言百鬼獰。漫有爾廷追賈誼，豈教江夏貶禰衡？陸沈忽望中原歎：他日應思魯二生。」又〈絕句〉十首之二云：「此去南山與北山，猿鶴哀號松柏頑；或勸蹈海未忍去，且歌惜誓留人間。南山之下豆苗肥，北山之上猿鶴飛；百畝耕桑五畝宅，先生歸去未必非。」戊戌國變，〈紀事〉四首之三云：「歷歷維新夢，分明百日中；莊嚴對宣室，哀痛起桐宮。禍水滔中夏，堯臺悼聖躬；小臣東海淚，望帝杜鵑紅。遮雲金翅鳥，啄食小飛龍；海水看翻立，昊天怨式微，哀哀呼后土，慘慘夢金闈。千載黿漦恨，王孫有是非；吾君眞可恃，哀痛詔頻聞。未竟維新業，先傳禪讓文；中原皆沸鼎。黨獄豈愁雲。上帝哀臣罪，巫陽筮予魂！」

侯官嚴先生之科學，學界稍有識者，皆知推重。而其文學，則爲哲理所揜，知者蓋寡。余前作〈廣詩中八賢歌〉內一解云：「哲學初祖天演嚴，遠販歐鉛攙亞槧；合與沙米爲鰈鶼，奪我曹席太不廉。」蓋深佩之也。頃熊季廉錄其辛丑三月舊作見寄，即先生北行時和季廉作也。詩如下：

「一十九禩初告終，摶摶負地趨大同；神機捭闔縱變化，爭存物競誰為雄？至人先天不滯物，高下體合同張弓；心知斯民致仁壽，何徒食苦師蓼蟲。大哉培根氏告我，觀物見道冥纖洪。三王五帝各垂法，當其時可皆為功；蚩蚩之氓俾自主，如適洲渚浮艟艨。及其時過乃墨守，無益徒使百弊叢；矧茲天意存混一，異類殊俗終棣通。是時閉拒議自守，何異毛毳當爐烘；履而後艱常智耳，既懲勿省庸非懵。四萬萬人皆貴種，遂使奴隸神將恫；所以百千億志士，欲持建鼓撾頑聾。賢愚度量幾相越，聽者一一褎耳充。膠膠擾擾何時已，新舊二黨方相攻；去年北方致大釁，至今萬乘猶塵蒙。亦知天心未悔禍，南奔避地甘長終。豈意逃空得謦欬，知交迺遇四五公；就中愛我最親摯，僂指先屈南昌雄。心期渾欲忘彼已，圭角細與加磨礱；人生行止不自詭，扁舟忽欲隨南風，瀕行握手無所贈，惟有空氣如長虹；橫流他日倘相遇，所願身道雙加豐。」（季廉南昌人，名師復，侯官高兄弟子也）

昔嘗親黃公度、夏穗卿、蔣觀雲，爲「近世詩界三傑」。吾讀穗卿詩最早，公度詩次之，觀雲詩最晚。然兩年以來，得見觀雲詩最多，月有數章；公度詩已如鳳毛麟角矣。穗卿詩則分攜以來，僅見兩短章耳。圖沙之感，云何可言！近觀雲以其四長篇見貺，則「己亥秋，則天津有感，寄懷嚴、蔣、陳諸故人」之作也。讀竟如枯腸得酒，圓滿欣美。爰亟錄之如下：

「暮雨掩柴門，秋聲滿庭樹；瑟瑟紙屏間，一燈靜如鷺。彷佛少年時，讀書未馳騖；即此感生平，流轉亡吾故。乙未在武昌，始與吳生（樵）遇；丙申在密集，閉戶互朝暮；丁酉在京師，張趙日相晤。新機始萌芽，禱祀潤雨露；戊戌在天津，大夢正驚寤；素箏載濁酒，慷慨登樓賦（在天津時，與蔣性才、陳潤深等時相過從，各有詩記之）。今年在鄉閭，過此將焉駐？人生幾中秋，何者為我素？問天天不聞，聽雨雨不在。」

「束髮抱流略，辛勤三十年；一日不忍捨，頗欲窺高堅。才短衣食迫，窮老仍愚顚；慨然望六合，豈無豪與賢。閒關十數載，所在窮山淵；山陽一聞笛，中策從此捐。時會既未至，盛業由書傳；旁行百萬卷，精指窮人天。舌人十萬輩，瞠目無媸妍；學未聞大道，豈能事言銓？昔者山海隅，今有車與船；今者文字隔，誰施蹄與筌？事窮我公起（謂侯官嚴氏）吾族殆帝憐；公學豈在此，而此世所先。國狗尚狂猘。眈眈吻常涎；興亡有一定，名士獨見全。冥冥津

門樹，日暮起蒼煙；扁舟載吾逝，不復相留連。何時一尊酒！黽勉為執鞭。」

「蔣子（智由）起寒素，姓名世不張；乞食走燕野，掃塵書一床。過從日抵掌，每覺芝蘭芳；農宗（己亥秋間，蔣子著有《農宗篇》）發大義，精誼貫百王。持此照震旦，可謂見膏盲。陳子（錦濤）墨者桀，與蔣相翱翔；疇人振絕詣，哲學搜旁行。餘事托雄劍，赴難甘探湯；嗟吾二三子，於世誠蚊虻。然而貞云際，捨此誰與商。艱難困一飽，口呿舌為僵；浮雲起西北，俄頃滿八荒。瀟瀟涼風至，白露將為霜；蒲柳與柏松，於理豈久藏？為我著明德，毋亟耀其光！」

「湛湛一尊酒，淵淵千卷書，蕭蕭兩株樹，寂寂三間廬；微材豈有競？即此亦足娛。所嗟時日迫，言將戒征車；征車亦何為？窮達非我圖。但恨萬山外，朋友日夜疏。滔滔浙江水，亙古不得徐。東流到東海，應瀠故人居。登樓望不見，天海搖空虛；旋歸對塵俗，積懣聊一舒。侘傺獨就枕，夢見遊天衢；九奏動萬舞，熊羆自我涂。邱呥並千古，疇能辨有無。」

黃公度集中名篇不少，至其〈今別離〉四章，度曾讀黃集者，無不首記誦之。陳伯嚴推為千年絕作，殆公論矣。余嚮者每張能舉其數聯，顧迄不能全體成誦，憤恨無任。季廉不知從何

處得其副本，寫以見示，開緘不自知其距躍三百也。亟爲流通之於人間世，吾以是因緣，吾以是功德，冀生詩界天國。

「別腸轉如輪，一刻幾萬周；眼前雙輪馳，益增心中憂。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車舟；車舟載離別，行止猶自由。今日舟與車，併力生離愁；明知須臾景，不須稍綢繆。鐘聲一及時，頃刻不少留；雖有萬鈞柁，動如繞指柔。豈無打頭風？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盡頭；望影倏不見，煙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歸如留滯不；所願君歸時，快乘輕氣球。」

「朝寄平安語，暮寄相思字；馳書迅如電，云是君所寄。既非君手書，又無君默記；雖署花字名，知誰箝紙尾？尋常並坐語，未遽悉心事；況經三四譯，豈能達人意？只有斑斑墨，頻似臨行淚；門前兩行樹，離離到天際。中央亦有絲，有絲兩頭繫；如何君寄書，斷續不時至？每日百須臾，書到時有幾。一息不見聞，使我容顏悴；安得如電光，一閃至君旁？」

「開函喜動色，分明是君容；自君鏡奩來，入妾懷袖中。臨行翦中衣，是妾親手縫；肥瘦妾自思，今昔將毋同。自別思見君，情如春酒濃；今日見君面，仍覺心忡忡。攬鏡妾自照，顏色桃花紅；開篋持贈君，此與君相逢。妾有釵插鬢，君有襟當胸；雙懸可憐影，汝我長相從。

雖則長相從，別恨終無窮。對面不解語，若隔山萬重；自非夢來往，密意何由通？」

「汝魂將何之，欲與君追隨，飄然渡滄海，不畏風波危。昨夕入君室，舉手牽君帷；披帷不見人，想君就枕遲。君魂倘尋我，會面亦難期；恐君魂來日，是妾不寐時。妾睡君或醒，君睡妾豈知？彼此不相聞，安怪相參差。舉頭見明月，明月方入扉；此時想君身，侵曉剛披衣。君在海之角，妾在天之涯；相去三萬里，晝夜相背馳。眠起不同時，魂夢難相依；地長不能縮，翼短不能飛。只有戀者心，海枯終不移；海水深復深，難以量相思。」

吾少年同學中，相與共晨夕最久者，惟番禺韓孔广布衣，即其著述，自署「捫蝨談虎客」者是也。孔广評騭人物，最有特識，常在尋常人褒貶毀譽之外。嘗爲〈詠史絕句〉十餘章，其〈張子房〉一首云：「慧智彌綸遍九州，空觀實證一留侯；功成撒手人天去，畢竟亡秦爲國仇。」其〈陳龍川〉一首云：「斬馬盜馬陳同甫，千古英雄僅見之；可惜漆光開眼日，醉時心事已飛馳。」蓋孔广謂子房爲國家主義中之樂天派，謂陳同甫爲儒生之有帝王思想者也。

孔广復有〈熱心〉一首云：「熱心直欲爐天地，落魄依然一國民；病裡觀人原幻境，夢中化蝶是前身。交論肉血天應淚，相到皮毛馬不眞；我是三千年睡足，東方雄辯已精神。」余昔在美洲時，從報紙中見此詩，酷愛之，顧不知爲誰氏作，後乃詢知其出我孔广也。

黃公度嘗語余云：「四十以前所作詩，多隨手散佚。庚辛之交，隨使歐洲，憤時勢之不可爲，感身世之不遇，乃始薈萃成編，藉以自娛。」即在湘所見之稿也。公度既不屑以詩人自居，未肯公之同好，余又失之交臂，未錄副本。近於詩話中稱其詩，海內外詩人，貽書索閱者甚多；然急切無從覓致也。念其官日本參贊時，如重野、安譯、森春、濤龜、谷行諸君，皆有唱酬。又聞天南某氏，曾在新加坡領事署鈔存《人境廬詩》一卷，余固徵之東瀛南海，幸得數十篇。自今以往，每次詩話中，可必有一鱗一爪矣。但所刊錄，未必爲公度得意之作，要之公度之詩，獨闢境界，卓然自立，於二十世紀詩界中，群推爲大家，公論不容誣也。

公度嘗以光緒七年，裁撤美國留學生爲中國第一不幸事。然至今日，尙有公然與留學生爲敵者，公度聞之，感激又當何如！錄其〈罷美國留學生感賦〉一首，嘻！是亦海外學界一段歷史也。其中情狀，知之者已寡，知之而今能言者，益希矣，錄以流布人間焉。學生乎！監督乎！當道乎！讀之皆可以自鑑也。豈眞詩人之詩云爾哉？

「漢家通西域，正值全盛時；南至大琉球，東至高句驪，有北同盟國，帝號俄羅斯；各遣子弟來，來拜國子師。皇帝臨辟雍，皇皇漢官儀；石經出玉篋，寶蓋張丹墀。諸王立橫巷，百蠻圍泮池；嗚呼盛德事，慨想軒與羲。自從木蘭狩，國弱勢不支；環球六七雄，鷹立側眼窺。應制臺閣體，和聲帖括詩；二三老成謀，知難濟傾危。欲為樹人計，所當師四夷；奏遣留學

生，有詔命所司。第一選俊秀，其次擇門楣；高門綴科第，若摘頷下髭；黃背好八股，肯令手停披？茫茫西半球，極遠天無涯；千金不垂堂，誰敢狎蛟螭？惟有小家子，重利輕別離；紇干山頭雀，短喙日啼飢；夜圖飛去樂，不復問所之。襤褸田舍奴，蓬頭乳臭兒；優給堂飧錢，榮頒行裝衣。舟人東西人，相顧驚復疑；此乃寠人子，胡為來施施？使者挈乘槎，四牡光騑騑；鄭重詔監督，一一聽指麾。廣廈百獸間，高懸黃龍旗；入室闃無人，但見空皋比。便便腹高臥，委蛇復委蛇；借問諸學生，了不知東西。各隨女師去，雛雞母相依；鳥語日啾哳，庶幾無參差。就中高材生，亦有出類奇；其餘中不中，大半悲染絲。千花紅毾㲪，四窗碧琉璃；金絡水晶柱，銀盤夜光杯。鄉遇少所見，乍見輒意移；家書言貧窮，問子今何居？我今膳雙雞，誰記炊扊扅？汝言盎無糧，何不食肉糜？客問故鄉事，欲答顏忸怩。嬉戲替戾岡，游讌賀跋支；縱譚伊優亞，酣歌妃呼豨；吳言與粵語，病忘反不知。亦有習襖教，相率拜天祠；口嚼天父餅，手繙景教碑。樓臺法界住，香華美人貽；此間國極樂，樂不故蜀思。新來吳監督，其僚喜官威；謂此泛駕馬，銜勒乃能騎。徵集諸生來，不拜即鞭笞；弱者呼謈痛，強者反脣稽。汝輩狼野心，不如鼠有皮。誰甘畜生罵，公然老拳揮。監督憤上書，益以加罪辭；諸生盡佻達，所業徒荒嬉；學成供蠻奴，否則仍難癡。國家糜金錢，養此將何為？朝廷命使者，去留審所宜。使者護諸生，本意相維持；監督意亦悔，馳馬舌難追。使者甫下車，含怒故詆諆；我不知許事。我且食蛤蜊。監督拂衣起，怒喘竹筒吹；一語不能合，遂令天地睽。郎當一百人，一一悉

還歸；竟如瓜蔓抄，牽累何纍纍！當其未遣時，西人書交馳；總統格蘭脫，校長某阿誰？願言華學生，留為國光輝。此來學日淺，難言成與虧；頗有聰穎士，利錐非鈍椎。忽然筵席撤，何異聲帶褫？本圖愛相助，今胡棄如遺？相公答書言，不過別瑕疵；一旦盡遣撤，譁然稱我欺；怒下逐客令，旋禁華工來。溯自西學行，極盛推康熙；算兼幾何學，方集海外醫。天士充日官，南齊長追隨；廣譯奇器圖，諸器何夥頤？借哉國舉舍！未及設狄鞮。矧今學興廢，尤關國盛衰？十年教訓力，百年當強基；奈何聽兒戲，所遣皆卑微。部婁難為高，混沌強畫眉；坐令遠大圖，壞以意氣私。牽牛罰太重，亡羊補恐遲；蹉跎一失足，再遣終無期。目送海舟返，萬感心傷悲！」（按美國留學生，於辛巳年裁撤。奏請派往者曾文正公；募集學生者，豐順丁日昌，率往者，吳川陳蘭杉。後派出使大臣，前監督高川區諤良，新會容增祥，後監督南豐吳嘉善，其遼友爲金某，初率學生，繼派副使，爲香山容閎。備誌本末，以供參考）

頃得上海一匿名書，自題「東亞傷心人」者，內〈新樂府〉一章屬登報，讀之，香山、西堂不是過也。因急攫以實我詩話，惟葭蒼露白，伊人爲誰，不能無觖望焉耳！空谷跫然，尚希毋我遐棄；告以桃花源中人姓氏，豈勝忻慕。黨鼎一臠，食指養養，瓊瑤之好，更望再投！詩如下：

〈哀星軺〉（識辱國也）

「使臣怒，使臣怒，使臣怒阿誰？不怒赤阪妓，不怒新橋女大夫。學生汝太不曉事，長揖空階求不已；不是龍門汝誤投，市儈認作韓荊州。從來市儈得志慣橫行，未聞獻媚著意殺學生。使臣當日好肩背，南洋負米東洋賣。相公堂前，袖獻票紙；王爺膝下，跪呈扇子。王爺心緒憂，肥奴旁侍喘如牛；親捧留聲機器奏床頭。翁在街頭賣卦命，兒走上房司門政；兒今作貴人，紫綬金章襯綠巾。綠巾恥富貴，功名由巾起。吁嗟乎！君名不媿替錢死。」

吾近作「詩話」，故海內名士頗有以故人詩寫奇者：非獨鄙人欣幸，度亦我文壇同人所願望也。亟撮錄之；潘蘭史以康烈士幼博一詩見寄，易爲蘭史題獨立圖者也。詩云：「迢迢香海小闌干，獨立微吟一笑歡；我亦平生有心事，好花留得與人看。」其犧牲一身，爲後來國民謀幸福之心，活現紙上，讀竟愴然。幼博先生詩不多見，吾昔誦其一二，今復不能記憶，得此狂喜不自勝。潘君吾粵人，名飛聲。長遊德國，久主《香港華字報》，最主持清議者也。

蘭史又寄公度詩三章：其第一章已錄報中，不再錄。其第二章，題爲〈香港訪潘蘭史題其獨立圖〉。詩云：「四億人同種貴，二千餘歲黑甜濃；可堪獨立山人側。多少他人臥榻容。」其第三章，題爲〈夜泊〉。詩云：「一行歸雁影零丁，相倚雙鳧睡未醒；人語沉沉篷悄悄，沙光淡淡竹溟溟。近家鄉夢心尤亟，拍枕濤聲耳厭聽；急趁天明催艣發，開門斜日帶殘星。」案蘭史「獨立圖」，一時名士題詠殆遍。余記邱滄海一聯云：「黃人尚味合群理，詩界差存自主

權。」意境新闢，余亟賞之。

李曉暾以譚瀏陽遺詩見寄，類多見《莽蒼蒼齋詩》中者（丁酉金陵刻本）。今錄其〈和友人除夕感懷〉四篇并敘。敘曰：「舊作除夕詩甚夥，往往風雪羈旅中，拉雜命筆，數十首不能休；已而碎其稿，與馬矢車塵同朽矣。今見饒君作，不覺蓬蓬在腹。憶除夕商州寄仲兄，『風檣抗手別家園，家有賢兄感鶺原；兄曰嗟予弟行役，不知今夜宿何邨！』風景不殊，幽明頓隔，烏邑陳言，所感深焉！亦不自知粗放爾許！」詩曰：「斷送古今惟歲月，昏昏臘酒又迎年；誰知羲仲寅賓日，已是共工缺陷天。桐待鳳鳴心不死，澤因辨起腹難堅；寒灰自分終銷歇，賴有詩兵鬥火田。我輩蟲吟眞碌碌，高歌商頌彼何人？十年醉夢天難醒，一寸方心鏡不塵。揮洒琴尊辭舊歲，安排險阻作孤身。乾坤劍氣雙龍歗，喚起幽潛共好春；內顧何曾足肝膽；論交晚乃得髯翁。不觀器識才終隱，卻較文詞勢已雄；逃酒人隨霜陣北，談兵心逐海潮東；飛光自撫將三十，山簡生來憂患中。年華世事兩迷離，敢道中原鹿死誰？自向永天鍊奇骨，暫教佳句屬通眉；無端歌哭因長夜，婪尾陰影賸此時。有約聞雞同起舞，燈前轉恨漏聲遲。」曉暾名振鐸，湖南邵陽人。武壯公臣典之子，近主《蘇報》，能發揮新思想者也。

何擎一以唐瀏陽兩詩見寄，皆嘗見上海《亞東時報》者也。其一爲〈送安籐陽洲之燕京〉，詩云：「東風吹滿神勝州，日落海天飛行舟；壯士拂衣出門去，攙身一劍橫青韝。易水蕭蕭筑聲歇，望斷燕雲十六洲；哀哀萇弘血化碧，頸項猶擁仇人頭。魑魅滿城風雨腥，狂飈穴

道窺人行；磨牙厲吻十萬隊，飽不颺去飢則鳴。忽然海疆馳飛電，戰慄聲嘶涕洟并；有有時邊警偶不至，梨園歌舞酣承平。晉陽休礙君王獵，文母寧知漢室傾。白馬橫江飲君酒，盧龍憶否何人手？南北中分楚漢秋，太平洋面波亂吼；從來世事如奕棋，可憐披髮伊川走。亞東之局復如何，不見魯陽揮天戈；一髮牽之全身動，蒼茫浴日生洪波。羲轡停駿坤紐絕，寂寂人間曳落河。陽洲先生安藤子，芒鞋踏遍萬山紫；黃金市駿今無人，獨向燕門訪奇士；隱隱中原鼙鼓聲，迸入英陽夢魂裡。與君半載相因依，奈何一旦分別離；南浦綠波淚如雨，古愁蕩漾天之涯。」其二為〈次深山獨嘯荒井昌頓韻〉：「坤輿跌宕何其神！紛綸億兆京垓人；中有健者宅扶桑，雄心俠骨輕根塵。讀書不讀陰符經。百卷甲兵羅若身；洪瀾會翻世界海，何用行吟江之濱。嗟我神州黑暗獄。奇憂坌湧詩小旻；東南膏血西北燼，利盡錐刀窮絲緡。邇來二百五十載，蚩蚩牛馬劬且貧；嗜愚甘鴆波綿毒，胡人竊取如醪醇。文明新運疇篇之，寧斬中土寒生風；使我羞見數君子，欲吐旋茹多酸辛。波蘭覆轍斯須耳，哀哀天道無屈伸。君不聞輔車相依虞虢勢，奈何坐令黠虜驕絕倫？」

吾嘗推公度、穗卿、觀雲，為「近世詩家三傑」，此言其理想深遠之閎遠也。若以詩人之詩論，則邱滄海（逢甲）其亦天下健者矣。嘗記其「己亥秋感」八首之一云：「遺偈爭談黃蘗禪，荒唐說餅更青田；戴鼇豈應遷都兆？逐鹿休訛厄運年。心痛上陽眞畫地，眼驚太白果經天；只愁讖緯非虛語，落日西風意惘然。」蓋以民間流行最俗最不經之語入詩，而能雅馴溫厚

乃爾，得不謂詩界革命一鉅子耶？滄海詩行於世者極多，余於前後秋感各八首外，酷愛其〈東山感秋詩〉六首。詩云：「痛哭秋風又一年，觚稜夢落楚江天；拾遺冷作諸侯客，袍笏空教拜杜鵑。天涯心逐白雲飛，瑟瑟秋蘆點客衣；回首大宛山上月，更無緘札問當歸。斜日江聲走急灘，殘棋別墅局方難；後堂那有殘絲竹，陶寫東山老謝安。寒蛟海上趁人來，漠莫秋塵埽不開；滿目桑田清淺水，五雲樓閣是蓬萊。冷落山齋運甓身，天門八翼夢無因；西風吹起神州恨，麈尾清談大有人。老樹秋聲撼睡童，讀書情趣遜歐公；挑燈自寫紉蘭句，一卷離騷當國風。」

自唐人喜以佛語入詩，至於蘇東坡、王半山其高雅之作，大半爲禪悅語。然如「溪聲便是廣長舌，山色豈非清淨身」之類，不過弄口頭禪，無當於理也。《人境廬集》中，有一詩，題爲〈以蓮菊花雜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物理學諸說，實足爲詩界開一新壁壘。女媧煉石補天處，石破天驚逗秋雨，吾讀此書，眞有此感。詩如下：

「南斗在北海西流，春非我春秋非秋；人言今日是新歲，百花爛熳堆案頭。主人三載蠻夷長，足遍五洲多異想；且將本領管群花，一瓶海水同供養。蓮花衣白菊衣香，夭桃侍側添紅妝；雙花並頭一在手，葉葉相對花相當。濃如旃檀和衆香，燦如雲錦紛五色；華如寶衣陳七市，美如瓊漿合天食。如競笳鼓調箏琶，蕃漢龜茲樂一律；如天雨花花滿身，合仙佛魔同一

室；如招海客通商船，紅黃白種同一國。一花驚喜初相見，四十餘歲甫識面；一花自顧還自猜，萬里絕域我能來；一花退立如局縮，人太孤高我懒俗；一花傲睨如居居，了更嫵媚非粗疏。有時背面互猜忌，非我族類心必異；有時並肩相愛憐，得成眷屬都有緣；有時低眉若飲泣，偏是同根煎太急；有時仰首翻躊躇，欲去非種誰能鋤；有時俯水瞋不語，無滋他族來逼處；有時微笑臨春風，來者不拒何不容？眾花照影影一樣，曾無人相無我相。傳語天下萬萬花，但是同種均一家。古言猗儺花無知，聽人位置無差池。我今安排花願否，拈花笑索花點首。花不能言我饒舌，花神汝莫生分別，唐人本自善唐花，或者併使蘭花梅花一齊發。飆輪來往如電過，不日便可歸支那。此花不乾花不萎，不必少見多怪如橐駝。地球南北倘倒轉，赤道逼人寒暑變。爾時五洋仙城化作海上山，亦有四時之花開滿縣。即今種花術益工，移枝接葉爭天功。安知蓮不變桃桃不變為菊，迴黃轉綠誰能窮？化工造物先造質，控摶眾質亦多術。安知脱胎換骨無金丹，不使此蓮此菊此桃萬億化身合為一眾生？後果本前因，汝花未必原花身。動物植物輪迴作生死，安知人不變花花不變為人，六十四質亦么麼，我身離合無不可？質有時壞神永存，安知我不變花花不變為我？千秋萬歲魂有知，此花此我相追隨。待到汝花將我供瓶時，還願對花一讀今我詩。」

余自己亥冬遊夏威夷，其後返上海、香港、檳榔嶼、錫蘭遂游遍澳洲全境。所至非熱帶

地，即暑伏節也。於是余不見雪者殆三年。澳亞歸舟，曾有句云：「冰心慣住熱世界，老國從思新少年。」紀實也。壬寅正月，復旅日本，獨居搭澤環翠樓者月餘。日忽晨起，則玉屑滿庭，狂喜若逢故人也。遂成兩絕句，其一云：「夢乘飛船尋北極，層凌壓天天為窄；羽衣仙人拍我肩，起視千山萬山白。」其二云：「三年越鳥逐南枝，汗漬塵巾鬢有絲；今日緇衣忽化素，溪橋風雪立多時。」

壬寅九月，復偕平子、猗菴、慧之遊箱根，實五年前侍南海先生舊遊處也。旅館壁間，懸先生手書一軸，即借此旅館時所為詩也。詩云：「電燈的的照樓臺，夜屧游廊幾百回。明明如月心難掇，歷歷微塵劫未灰。風葉一秋疑積雨，瀑泉竟夕隱驚雷；曉珠斗大盈懷抱，倚遍銀瓶數去來。」余與三子，摩挲環讀不勝今昔之感。平子有詩云：「偶捐塵境尋幽去，到眼風光萬念新；即物即心猶有著，度人度我總多情。迴環碧水戀紅葉，杳渺青山眷白雲；各抱相思無可說，誰為西望一沾巾？」箇中感觸，非我同遊者，不能喻也。

南海先生遊箱根一旬，得詩甚多。戊戌國變，紀事四首，即成於彼時也。余最愛誦其五古一章云：「天地大逆旅，家國長傳舍；斯人吾同室，疾苦誰憐惜？萬方凝秋氣，閉戶誰能謝？既入帝網中，重重絡纓絓；荊榛蔽大道，澗谷起寸口。解脫非不能，垢衣吾敢卸；化身曾八千，惻怛又稅駕。仲尼本旅人，瞿曇乃乞者。我生亦何之？歷劫更多暇；信宿席不煖，去住心無挂；灰飛滄海變，時於光明夜。」

有自署章邱生者，以長沙舒烈士閏祥，〈感懷詩〉八章見寄。烈士字蒲生，晚號萍齋，唐瀏陽至交也。以己亥春，成仁於湘中（章邱生來書，敘君行性頗詳，恕不能備載，寶諸篋中為他日史料）。昔惟聞海上諸君子，傳誦其詩，有「入市無屠狗，驕人讓沐猴」之句，深以片鱗隻甲為憾。今得此八章，烈士之志節文章，亦略見一斑矣。因亟錄之如下：

「一夜西風萬木凋，繞枝烏鵲去迢迢；愁邊淚落銀河水，夢裡心翻碧海潮。日月乾坤雙照外，干戈天地一身遙；江關蕭瑟尋常事，銅狄摩挲憾不消。」

「太息回天力尚微，乘秋便欲破空飛；一身詎忍言功罪，萬口偏難定是非。大澤龍蛇終啓蟄，故山猿鶴莫相違；三千死士田橫島，南望中原涕淚霏。」

「軍符一道下從容，宜有昇平答九重；誰向廣寒修月斧，卻教洛浦應霜鐘。越禽背煖孤飛去，桀犬驕人反噬凶；落日營門敞秋色，將軍獨自頌時雍。」

「久已分封向醉鄉，又憑綜獵入長楊；渭涇清濁雙流合，門第金章七葉昌。君子何辭化猿鶴，中朝從此有蜩螗；達人莫道頭顱好，鏡裡相看半是霜。」

「漢南馬今人傑，萬事應非築室謀；歌舞能銷君國恨，死生空廑友朋憂。功名白髮三持節，霄漢丹心一借籌；遙領頭銜是橫海，衹隨李蔡爵通侯。」

「周宣車馬中興日，漢武樓船鑿空年；奉使更無蘇屬國，談兵偏罪杜樊川。風雲淮海行看盡，子弟湖湘亦可憐；昨夜欃槍又西指，仗誰搔首問青天。」

「重見詞源三峽傾，幾人連袂又蓬瀛；欲隨幕燕營新壘，已與江鷗背舊盟。未死秦灰猶有餤，僅存魯壁更無聲；關山直北愁金鼓，要借弦歌寫太平。」

「當年亦是鳳鸞姿，雪壓霜欺歷幾時；官味乍同雞肋戀，壯懷應有馬蹄知。濁醪味薄愁難破，故劍情深有所思；風景不殊悲舉目，買山何處採華芝。」

章邱生何人也？望以姓氏里居諗我，俾慰飢渴！

《人境廬集》中，性情之作，紀事之作，說理之作，沉博絕麗，體殆備矣，惟綺語絕不少概見。吾以爲公度守佛家第七戒也。頃見其〈都踊歌〉一篇，不禁撫掌大笑曰：「此老熟狡獪乃爾！歌有序。序云：「西京舊俗，七月十五至晦日，每夜亙索街上，懸燈數百；兒女豔妝靚

服爲隊，舞蹈達旦，名曰『都踊』。所唱皆男女猥褻之詞，有歌以爲之節者，謂之『音頭』。譯而錄之，其風俗猶之唐人合生歌，其音節則漢人董逃行也。」詩云：「長袖飄飄兮髻峨峨，荷荷裙緊束兮帶斜拖，荷荷！分行逐隊兮舞傞傞，荷荷！往復還兮如擲梭，荷荷！迴黃轉綠兮同挼莎，荷荷！中有人兮通微波，荷荷！貽我釵鸞兮餽我翠螺，荷荷！呼我娃娃兮我哥哥，荷荷！柳梢月兮鏡新磨，荷荷！雞鳴貓睡兮天不呵，荷荷！待來不來兮歡奈何，荷荷！一繩隔兮阻銀河，荷荷！雙燈照兮暈紅渦，荷荷！千人萬人兮妾心無它；荷荷！君不知兮棄則那，荷荷！今日夫婦兮他日公婆，荷荷！百千萬億化身菩薩兮受此花，荷荷！三千三百三十二座大神兮聽我謌，荷荷！天長地久兮無差訛，荷荷！」

余自去年，始獲以文字因緣交蔣觀雲，往在美洲，見《清議報．文苑》。有題「因明子」稿者，一大心醉之，顧以爲夏穗卿作。蓋其理想魄力，無一不肖穗卿也。爾後屢讀因明詩，而認爲穗卿之心，益橫亙中胸。在澳洲作〈廣詩中八賢歌〉，首頌因明，而下注穗卿。及東還，始知其誤，改正之，故歌中竟闕穗卿也。於是乞交因明之心益熱。此吾腔子裡一段歷史，亦可爲藝林增一談柄也。初讀觀雲詩，爲〈時運〉一首，至今常日三復之。不辭駢枝，再寫一通。

「鬱鬱思世理，多由無字書；初俗進農桑，震旦足菑畬。爾日號聖賢，倫理為排梳；亦足致小康，井里安厥居。中間更衰亂，大致復相如；倏忽宙運變，茲理有乘除。昔者尚專制，今

茲道猶醵；昔隆理與法，今畫自由陆。孟晉足競存，墨守喪其車；賢豪已奮變，頑靈乃齟齬。由來新舊交，殺氣滿員輿；軒穩雹雹已，霏野始靚虛。群大身則小。此言不可鋤；洶洶朕時艱，攖救寧非予。吾有黨與徒，來者方徐徐；吾有日與月，萬古為居諸。生民丁時異，四氣有慘舒；蒼然望六合，相要重瓊琚。兒座不苦搧，何由瘵殤疽？敳敽不拆毀，何由築室廬？綢繆聖所云，不遑事拮据；毋吟雲漢詩，傷哉泣周餘！」

余與觀雲自今未識面，今春貽以一影像，媵一絕句云：「是我相是衆生相，無明有愛難名狀；施波羅密證與君，拈花笑指靈山上。」觀雲報我一影像，亦媵一偈云：「分明有眼耳鼻舌，一文不值何消說？如我自看猶自厭，暫留脫殼在人間。」觀雲太撝謙生。

平子孝高。復訪余於箱根，月夜相與登塔峰絕頂，高歌南海先生舊作，「天龍作騎萬靈從，獨立飛來縹緲峰；懷抱芳心蘭一握，縱橫宙合霧千重。眼中戰國成爭鹿，海內人才孰臥龍；倚劍長號歸去也，千山雲雨嘯青鋒。」一詩，覺胸次浩然，大有舞雩三三兩兩之意，歸環翠樓。平子寫其近作雜詩十二絕見示。詩云：「晚風初定晚雲生，忍把浮名與世爭；忽憶身前身後事，星球幾處現光明。」(其一)「憶根有著成圓缺，眼識無端說暗明；最是良宵人去後，高樓望月更何人？」(其二)「日之方中夜未央，是誰念念續微茫？公情私愛玄黃媾，寸寸靈臺總戰場。」(其三)「忽然思想遍諸天，摘取奇情歷歷傳；吾舌猶存何所用？有權斯世創公言。」

（其四）「人間天上原無別，何處相思可渡河；星月紛紛惟見影，那邊相望又如何？」（其五）「搆成世界原兒女，俠骨柔腸一例才；莫渡如來寂滅海，不妨齊向愛河來。」（其六）「器世微塵作麼生？山馳水湧尚難平；繁星如斗人如蟻，獨倚危樓看月明。」（其七）「魂魂色色現靈臺，一例人天大會開；我亦天公一分子，更何心事問天來？」（其八）「流水柴門盡日關，鳥聲如夢落花閑；詩情畫意都忘卻，余欲無言對此山。」（其九）「都思田里與妻兒，咫尺長安恨別離；四萬萬人皆地主，爲誰爭說客京師。」（其十）「千家好夢初成候，我獨高歌也狂然；樓外繁星光悄寂，奇聲應隔萬重天。」（其十一）「落照依微月上遲，共誰終古話相思？剎那悟了前生事，盈得今宵夢醒時。」（其十二）余讀竟，洒然若有所得，茫然若有所恰。似昔與平子及兩瀏陽、鐵樵同學佛日，輒以「以一大事出世」之義相棒喝。比年以來，同學少年死亡流落，余且飽經世態，沉汨外學，吾喪眞吾久矣。平子相見，叩以近所得，且勗以毋忘舊業，不覺冷水澆背，如南泉聞雁聲過去時也。

平子不以詩名，偶有所作，溫柔敦厚，芳馨悱惻，蓋平子性情中人也。余記其庚子秋，東渡日本舟中作四絕云：「急雨渡春江，狂風入秋海；辛苦總爲君，可憐君不解。」（一解）「山被白雲封，水把青山繞；一樣是多情，郎心道誰好？」（二解）「宵坐紉春衣，晨興刈秋草；十指豈辭勞？寸寸終悄悄。」（三解）「三更滿窗風，五更一樓雨；野渡斷人行，夢魂不知處。」（四解）吾酷愛之，謂其爲《離騷》之音也。平子又爲覺頓書箑，錄舊作一章云：「不相菲薄不

相羨，入世皇皇出世間；獨立中流喧日夜，萬山無語看焦山。」蓋純乎學道有得之言。余昔記曾重伯詩「萬朵紅蓮禮白蓮」之語，余驚嘆以為妙想妙語，得未曾有。平子「萬山無語看焦山」一句，警策相類，而意境猶似過之，可謂無獨有偶。

王紫銓之翻譯事業，無精神，無條理，毫無足稱道者，我國學界中亦久忘其人矣。雖然，其所譯《普法戰紀》中，有德國、法國國歌各一篇，皆彼中名家之作。於兩國立國精神，大有關係者。王氏譯筆，亦尚能傳其神韻，是不可以人廢也。〈德國祖國歌〉一長篇，已見本報「軍國民篇」。今復錄其〈法國國歌〉四章如下：

「法國榮光自民著，爰與義旗宏建樹；母號妻啼家不完，淚盡詞窮何處訴？吁王虐政猛於虎，烏合爪牙廣招募；豈能復覩太平年？四出搜羅困奸蠹。奮勇興師一世豪，報仇寶覩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一解）

「惟今暴風已四播，孱王相繼民悲咤；荒郊犬吠戰聲哀，田野蒼涼城闕破。要物安能著眼中，募兵來往同相佐；禍流遠近惡貫盈罪參在上何從赦？奮勇興師一世豪，報仇寶覩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二解）

「維王泰侈弗可說，貪婪不足為殘賊；攬權怙勢谿壑張，如納象軀入鼠穴。驅使我民若馬牛，瞻仰我王逾日月；維人含靈齒髮儔，詎可鞭笞日摧缺？奮勇興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三解）

「我民秉政貴自主，相聯肢體結心膂；脫身束縛在斯時，奮發英靈振威武。天下久已厭亂離，詐偽相承徒自苦；自主刀鋒正犀利，安得智驅而術取？奮勇興師一世豪，報仇寶劍已離鞘；進兵須結同心誓，不勝捐軀義並高。」（四解）

吳季清先生一家之死難，實我生朋友中最痛怛之事，而戊戌北京。庚子漢口諸烈以外，一大悲慘之紀念也。久欲爲一詩紀哀，至今未成，引爲疚焉。前曾見黃公度所作〈三哀詩〉中數語，今復得其全篇。我心中所欲言，殆盡於是，我其亦可以無作矣。亟錄入詩話。

「世界隨轉輪，成壞各有劫；適值傾覆時，萬法不必說。以君循吏才，三年官於越；無端桴鼓鳴，伏寇莽竊法。山縣斗大城，城頭黑雲壓；紛紛彼狼心，躍躍欲豨突。君昔理常平，手曾治犬猾。鴞音不能革，生性成檮杌；到此播流言，官實通賊諜。作賊兼作官，滿城耳喧聒；城中西教徒，積惡鬼羅剎。閃閃蒼鷹眼，磨刀咸欲殺；公知事不可，大聲作嗔喝。反激蚩蚩

怒，一霎盡滅裂；非無防禦使，蠢蠢怯如鼈。噤不發一言，坐視民劫奪；此客甫斷頭，彼奴復流血。亂刃白雨點，混殺到手猾；猘犬狂號跳，晛馬肆蹄齧。但是縣衙人，一見輒摧捽；即當子若孫，衣破腳不襪。同寮不肯留，望門走托缽；指名遍搜牢，牽髮互瓣結。驅羊入屠肆，執箠尚鞭撻；天堂變地獄，肉花碎片割。同時遭荼毒，彼此造何業（原注：君一家受戮後，並尸於天主堂，堂中教士被害者，共六人。少婦幼兒，皆以刀臠割其肉，肉盡乃斃之）？君當就縛時，自知當永訣。上念我佛恩，如何得解脫？不傷戚母慈，如何保生活？可憐八十母，蕭條幾黃髮；追憶六年前，春酒壽筵設。君披宮錦袍，手執先朝笏；公瑾與伯符，同年小一月。我歌壽人曲，登堂來拜謁；孫曾六七枝，一一枝蘭茁。最小銀耳璫，靧面白勝雪；誰家綵衣舞？回旋僅一瞥。覆巢無完卵，雛鳥鳴亦絕；聞君既半年，未悉子存歿。家人畏驚倒，相戒咸結舌。入則圍紅裙，出乃易墨絰；母尚倚閭望，朝夕拜菩薩；念子歸何遲，此別太契闊（原注：家人詭以大府調往剿賊告其母）。豈知望子臺，早既堆白骨？以君精佛王，夙通一切法。明知入世事，如露如泡沫；佛力猶有盡，何況身生滅。將頭臨刃時，定知不驚怛；獨短耶穌教，瓣香未曾爇。如何偕教徒，一例受磨折；觀君遭萬變，已足空一切；只有黃鳥歌，哀吟代嗚咽。」（原詩後復有補注，敍述吳公死事，事實頗詳。並錄之以備後之作史者參考焉。◯君名德潚，字季清，達縣人。都選西安縣知縣。光緒二十五年，到任。庚子六月，拳團亂作，衢州土寇四起，江山常山被圍。西安土豪有虎而冠者，因積穀事侵公款甚鉅，君嚴治之。自是啖新募勇反。廿五日晨，君方集眾議團練，

聞鐘聲問何爲，則以毀天主堂對。君出呵禁之，反徒麇集，遽倒戈相向，取官裸而反接之；送金衢嚴道署，誣以通賊。道員鮑祖齡懦而愚，不能彈壓。賊復由道署縛出至堂簷下，亂刃斬之，又闖入縣署，募兵丁役凡殺二十九人。子以啓、以發被縛，亂民請鮑處分。鮑言聽汝輩懲治，吾不敢庇護罪人。二十六日，亦受駢戮。長孫恕昌，倉猝出，逃匿於城隍廟之懸匾中，搜出亦戮死。所賸幼兒二，賴乳者抱出得逸。太夫人年八十年，牽出將加刃，爲人喝阻，刀搶擄簪釧而去。是役也，各官署俱獲免，鎭道府各員，乃議以通賊之罪坐縣令，而爲亂民解免。派紀綱之僕二三人，來搜檢一切文書。夫人冉氏，君之繼配也。已密遣人以絮被裡葬君父子尸，聞搜索之令，堅持不可。具牘請於道，必派委員二人監視乃許行。各官不得已，從之。詭計不得逞，乃以模稜之詞達大府，夫人復控訴之，卒得旨昭雪，復優恤焉。辛丑六月補記。）

林暾谷烈士旭，少好爲詩；詩孤澀似楊誠齋，卻能戛戛獨造，無崇拜古人意，蓋肖其爲人也。都中有以《晚翠軒集》寫本見寄者，蓋皆其二十以前之作。晚歲所臻，尚不止此，顧亦可想見其人格矣。摘錄數章如下：〈病起漫書〉云：「耳目與口鼻，不思何錄錄？苟能得其養，心亦即快足。四者彼何如，惟心實有欲；所以養心者，必先此四族。愚奢厚自奉，反以滋垢黷；一鳥能遺音，豈必奉絲竹？一花可慰眼，豈必陳綺縠。誦詩味芬芳，聞香氣清淑；領略信靡窮，我亦我能慉。」〈效太夷丈〉云：「松生依澗谷，上爲干霄枝；搖落尚不語，繁華豈嘗

知？」〈感秋〉云：「清晨負手行，蟋蟀鳴我門；因知秋風厲，感此悲流年？病夫日掩戶，一月不窺園；頗聞梧桐枝，飄葉聚其根。歲寒皆黃落，而汝胡為先？我將種長松，不與時推遷。小庭數盆花，清清亦堪憐；但覺淒清意，莫向西風前。」讀此諸篇，其孤高絕俗之氣，可見一斑矣。又〈張園梅花〉有句云：「芳波照影知誰見，斜日攀條卻獨來。」又〈無題〉云：「思先清曉東輪轉，意共黃昏燭本闌；世界愁風復愁雨，肝脾為古亦為酸。」〈雨夜醉歸〉云：「時世畫眉將半額，春寒呵手不成圍；雨聲月色和同好，馬足燈光一併飛。」余皆酷愛之。

歲暮懷人，萬感交集；自念我入世以來，不過十二、三年。而生平所最愛之親友，溘亡大半，讀杜少陵「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之句，不自知其涕之滴淋也，丙申間，曾語唐瀏陽曰：「吾欲為三亡友傳，以誌哀。」三亡友者，一南海陳君通甫（千秋），二南海曹君著偉（泰），三達縣吳君鐵樵（樵）也。傳至今未成，而當時所與語之人，墓木亦將拱矣。追思昔遊，猶在心目，可勝悼哉！三君皆天才，至今眼中之人，未有其比；斯人之夭，一國之不幸也。陳、曹皆「萬木草堂」同學。吳則季清先生之長公子也。三君思想學詣，並卓絕時流。即文學亦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壽皆不及顏氏子。著述未一成，事業未一就，三年之間，賚志並沒。嗚呼痛矣！余昔藏其來往論學箋，及時文零稿甚夥；戊戌去國，散佚無復片紙，並此區區者而天亦妒之耶？三君皆不以詩名，然詩固有獨絕處。辛卯冬，余遊京師，通甫贈以五言長句二章，今僅記其四語云：「非無江湖志，跌宕恣游遺；蒼生慘流

血，敝席安得煖？」又通甫嘗爲余題箑數語云：「伊川賞，夢魂慣得無拘檢，又逐楊花過謝橋。」「通父賞，蝴蝶上階飛，風簾自在垂。」、「二詞誰工？請問知者！」所記通甫之文，僅此而已。辛卯春，著偉突訪余，翌日答視之。見其壁間自著一楹云：「我輩耐十年寒，供斯民席煖；朝廷具一副淚，聞天下笑聲。」心大異之，時著偉僅二十二歲也，自此同學連輿接席者年餘，爾後余居京師，越三年而著偉遂死。著偉詩甚多，彼時余不好談詩，不記憶之。今印於腦中者，惟餘一首，又脫亡其三句。詩云：「而今已矣三千年，幾個英雄問九淵。胎化有靈觀間氣，帝王無力笑青天。□□□□□□□，□□□□□□□，□□□□□□□，血書重認涕濟然。」所記著偉之文僅此而已。余初交鐵樵，在京師實乙未冬也。與譚瀏陽三人，相視如兄弟。鐵樵雅不好爲詩，嘗遊西山碧雲寺，瀏陽強之，吟成一章，乃大佳絕。今惟能誦其一聯云：「白雲白鳥相來去，青史青山自古今。」所記鐵樵之文，僅此而已。通甫嘗爲《仁說》一書，其持論略與瀏陽之《仁學》相出入。又著《性論》、《教宗平議》等書，皆未成而卒。患肺病年餘，枕中猶時時屬稿。易簣時，以書之未完，不能盡達其意，悉燒棄之。通甫嘗居鄉，辦西樵鄉間事，甫一年，練民團五百人，興一小學校，建一藏書樓，治事嚴厲。以一新進小生摧抑豪猾，鄉中十餘萬人，令行禁止，賭盜之風頓息，蓋將以爲地方自治之基礎也。甫就緒，病遂劇，至今鄉中人，擬爲立祠奉祀，志功德云。著偉最耽哲理，思想淵淵入微，嘗爲〈儒教〉、〈平等義〉十餘篇未成。晚年欲窮魂學之精髓，以爲佛教密咒，必有特別妙諦，捐棄百

學以冥索之。居羅浮歲餘，以暴病卒。其文豪放連犿，波譎雲詭，能肖其心思。鐵樵算學，並世無兩；喜以算學談哲理。瀏陽《仁學》多採其說。晚年，辦湖南礦事，在漢口得熱病，以誤藥卒。嗚呼。造時勢之英雄，豈在多耶？使今日諸君子者猶在，其勢力之影響於國民者，寧可思議？秏矣哀哉！

學問之趣味

我是個主張趣味主義的人，倘若用化學化分梁啓超這件東西，把裏頭所含一種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來，只怕所剩下的僅有個零了。我以爲凡人必常常生活於趣味之中，生活才有價值，若哭喪著臉捱過幾十年，那麼，生活便成沙漠，要來何用？中國人見面最喜歡用的一句話：「近來作何消遣？」這句話我聽著便討厭。話裏的意思，好像生活得不耐煩了，幾十年日子沒有法過，勉強找些事情來消他遣他。一個人若生活於這種狀態之下，我勸他不如早日投海。我覺得天下萬事萬物都有趣味，我只嫌二十四點鐘不能擴充到四十八點，不夠我享用。我一年到頭不肯歇息。問我忙什麼，忙的是我的趣味，我以爲這便是人生最合理的生活，我常常想運動別人也學我這樣生活。

凡屬趣味，我一概承認他是好的。但怎麼樣才算趣味？不能不下一個注腳。我說：「凡一件事做下去不會生出和趣味相反的結果的，這件事便可以爲趣味的主體。」賭錢有趣味嗎？輸

了，怎麼樣？吃酒，有趣味嗎？病了，怎麼樣？做官，有趣味嗎？沒大官做的時候，怎麼樣？……諸如此類，雖然在短時間內像趣味，結果會鬧到俗語說的「沒趣一齊來」，所以我們不能承認他是趣味。凡趣味的性質，總要以趣味始，以趣味終。所以能為趣味之主體者，莫如下列的幾項：一、勞作，二、遊戲，三、藝術，四、學問。諸君聽我這段話，切勿誤會；以為我用道德觀念來選擇趣味。我不問德不德，只問趣不趣。我並不是因為賭錢不道德排斥賭錢；因為賭錢的本質會鬧到沒趣，鬧到沒趣便破了我的趣味主義，所以排斥賭錢。我並不是因為學問是道德才提倡學問；因為學問的本質，能夠以趣味始，以趣味終，最合於我的趣味主義條件，所以提倡學問。

學問的趣味，是怎麼一回事呢？這句話我不能回答。凡趣味總要自己領略；自己未曾領略得到時，旁人沒有法子告訴你。佛典說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你問我這水怎麼樣的冷，我便把所有形容詞說盡，也形容不出給你聽，除非你自喝一口。我這題目──學問之趣味，並不是要說學問是如何如何的有趣味，只是要說如何如何便會嘗得著學問的趣味。

諸君要嘗學問的趣味嗎？據我所經歷過的，有下列幾條路應走：

第一，無所為──趣味主義最重要的條件是：「無所為而為」。凡有所為而為的事，都是以別一件事為目的，而以這一件事為手段。為達目的的起見，勉強用手段；目的達到時，手段便拋卻。例如學生為畢業證書而做學問，著作家為版權而做學問，這種做法，便是以學問為手

段，便是有所爲。有所爲雖然有時也可以爲引起趣味的一種方便，但到趣味眞發生時，必定要和「所爲者」脫離關係。你問我：「爲什麼做學問？」我便答道：「不爲什麼。」再問，我便答道：「爲學問而學問。」或者答道：「爲我的趣味。」諸君切勿以爲我這些話是掉弄玄虛：人類合理的生活本來如此。小孩子爲什麼遊戲？爲遊戲而遊戲；人爲什麼生活？爲生活而生活。爲遊戲而遊戲，遊戲便有趣；爲體操分數而遊戲，遊戲便無趣。

第二，不息——「鴉片煙怎麼樣會上癮？」「天天吃。」「上癮」這兩個字，和「天天」這兩個字是離不開的。凡人類的本能，只要哪部分擱久了不用，他便會痳木，會生銹。十年不跑路，兩條腿一定會廢了；每天跑一點鐘，跑上幾個月，一天不跑時，腿便發癢。人類爲理性的動物，「學問慾」原是固有本能之一種；只怕你出了學校便和學問告辭，把所有經管學問的器官一齊打落冷宮，把學問的胃口弄壞了，便山珍海味擺在面前也不願意動筷子。諸君啊！諸君倘若現在從事教育事業或將來想從事教育事業，自然沒有問題，很多機會來培養你的學問胃口。若是做別的職業呢，我勸你每日除本業正當勞作之外，最少總要騰出一點鐘，研究你所嗜好的學問。一點鐘哪裏不消耗了，千萬不要錯過，鬧成「學問胃弱」的症候，白白自己剝奪了一種人類應享之特權啊！

第三，深入的研究——趣味總是慢慢的來，越引越多；像倒吃甘蔗，越往下機才越得好處。假如你雖然每天定有一點鐘學問，但不過拏來消遣，不帶有研究精神，趣味便引不起來。

或者今天研究這樣，明天研究那樣，趣味還引不起來。趣味總是藏在深處，你想得著，便要入去。這個門穿一穿，那個窗戶張一張，再不會自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如何能有趣味？我方才說：「研究你所嗜好的學問。」嗜好兩個字很要。一個人受過相當教育之後，無論如何，總有一兩門學問和自己脾胃相合，而已經懂得大概，可以作加工研究之預備的。請你就選定一門作爲終身正業（指從事學者生活的人說），或作爲本業勞作以外的副業（指從事其他職業的人說）。不怕範圍窄，越窄越便於聚精神；不怕問題難，越難越便於鼓勇氣。你只要肯一層一層的往裏面追，我保你一定被他引到「欲罷不能」的地步。

第四，找朋友——趣味比方電，越磨擦越出。前兩段所說，是靠我本身和學問本身相磨擦；但仍恐怕我本身有時會停擺，發電力便弱。所以常常要仰賴別人幫助。一個人總要有幾位共事的朋友，同時還要有幾位共學的朋友。共事的朋友，用來扶持我的職業，共學的朋友和共頑的朋友同一性質，都是用來磨擦我的趣味。這類朋友，能夠和我同嗜好一種學問的自然最好，我便和他搭夥研究。即或不然——他有他的嗜好，我有我的嗜好，只要彼此都有研究精神，我和他常常在一塊或常常通信，便不知不覺把彼此趣味都磨擦出來了。得著一兩位這種朋友，便算人生大幸福之一。我想只要你肯找，斷不會找不出來。

我說的這四件事，雖然像是老生常談，但恐怕大多數都不曾這樣做。唉！世上人多麼可憐啊！有這不假外求、不會蝕本、不會出毛病的趣味世界，竟沒有幾個人肯來享受！古書說的故

事「野人獻曝」，我是嘗冬天晒太陽的滋味嘗得舒服透了，不忍一人獨享，特地恭恭敬敬的來告訴諸君，諸君或者會欣然採納吧？但我還有一句話：太陽雖好，總要諸君親自去晒，旁人卻替你晒不來。

爲學與做人

諸君！我在南京講學將近三個月了。這邊蘇州學界裏頭，有好幾回寫信邀我，可惜我在南京是天天有功課的，不能分身前來。今天到這裏，能夠和全城各校諸君同聚一堂，令我感激得很。但有一件，還要請諸君原諒，因爲我一個月以來，都帶著些病，勉強支持，今天不能作很長的講演，恐怕有負諸君的期望哩。

問諸君：「爲甚麼進學校？」我想人人都會衆口一辭的答道：「爲的是求學問。」再問：「你爲甚麼要求學問？」、「你想學些甚麼？」恐怕各人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來。諸君啊！我替你們總答一句罷：「爲的是學做人。」你們在學校裏，學的是國文、歷史、地理、英語、數學、物理、化學、生理、心理，乃至哲學、文學、政治、法律、經濟、教育、農業、工業、商業等等，不過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種手段，不能說專靠這些便達到做人的目的。任憑你那些件件學得精通，你能夠成個不能成個人，還是另一個問題。

人類心理，有知、情、意三部份；這三部分圓滿發達的狀態，我們先哲名之爲三「達德」——知、仁、勇。爲甚麼叫做「達德」呢？因爲這三件事是人類普通道德的標準。總要三件具備，才能成一個人。三件的完成狀態怎麼樣呢？孔子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所以教育應分爲智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現在講的智育、德育、體育，不對；德育範圍太籠統，體育範圍太狹隘——智育要教導人不惑，情育要教導人不憂，意育要教導人不懼。教育家教學生，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我們自動的自己教育自己，也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

怎麼樣才能不惑呢？最要緊是養成我們的判斷力。想要養成判斷力：第一步，最少須有相當的常識；進一步，對於自己要做的事須有專門知識；再進一步，還須有遇事能判斷的智慧。假如一個人連常識都沒有了，聽見打雷，說是雷公發威；看見月蝕，說是蝦蟆貪嘴。那麼，一定鬧到甚麼事都沒大主意，碰著一點疑難問題，就靠求神、問卜、看相、算命去解決。眞所謂「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憐的人了。學校裏小學、中學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許多基本的常識，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僅僅有這點常識還不夠，我們做人，總要各有一件專門職業。這職業也並不我一個人破天荒去做，從前已經大許多人做過。他們積了無數經驗，發見出好些原理、原則，這就是專門學識。我打算做這項職業，就應該有這項專門學識。例如我想做農嗎？怎樣的改良土壤，怎樣的改良種子，怎樣的防禦水旱、病蟲……等等，都是前人經驗有得，成爲學識的。我們有了這種學識，應用它來處置這些事，自然會不惑；反是則惑了。做工、做商……等

等，都各有他的專門學識，也是如此。我想做財政家嗎？何種租稅以生出何樣結果，何種公債可以生出何樣結果……等等，都是前人經驗有得，成爲學識的。我們有了這種學識，應用它來處置這些事，自然會不惑；反是則惑了。教育教、軍事家……等等，都各有他的專門學識，也是如此，我們在高等以上學校所求得的知識，就是這一類。但專靠這種常識和學識就夠嗎？還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們每日所碰到的事理，是複雜的、變化的、不是單純的、印板的。倘若我們只是學過這一件才懂得這一件，那麼，碰到一件沒有學過的事來到跟前，便手忙腳亂。所以還要養成總體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斷力。這種總體的智慧如何才能養成呢？第一件，要把我們向來粗浮的腦筋，著實磨鍊它，叫它變成細密而且踏實；那麼，無論遇著如何繁難的事，一定可以徹頭徹尾想清楚它的道理，自然不至於惑了。第二件，要把我們向來濁的腦筋，著實將養它，叫它變成清明；那麼一件事理到跟前，我才能很從容、很瑩徹的去判斷它，自然不至於惑了。以上所說常識、學識和總體的智慧，都是智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智者不惑」。

怎麼樣才能不憂呢？爲甚麼仁者便會不憂呢？想明白這個道理，先要知道中國先哲的人生觀是怎麼樣。「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觀的全體大用都包括在裏頭。「仁」，到底是甚麼，很難用言語來說明。勉強下個解釋，可以說是：「普遍人格之實現。」孔子說：「仁者，仁也。」意思是說，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們要知道：人格不是單獨一個人可以表現的，要從人

和人的關係上看出來。所以「仁」字從二人，鄭康成解它做「相人偶」。總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發，成爲一體，然後我的人格才能實現。所以我們若不講人格主義，那便無話可說；講到這個主義，當然歸宿到普遍人格。換句說話，宇宙即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無二無別。體驗到這個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則這種「仁者」爲甚麼會不憂呢？大凡憂之所從來，不外兩端：一曰憂成敗，一曰憂得失。我們得著「仁」人生觀，就不會憂成敗。爲甚麼呢？因爲我們知道宇宙和人生永遠不會圓滿的，所以《易經》六十四卦，始「乾」而終「未濟」；正爲這永遠不圓滿的宇宙中，才永遠容得我們創造、進化。我們所做的事，不過在宇宙進化幾萬里的長途中，往前挪一寸，兩寸，那裏配說成功呢？然則不做怎麼樣呢？不做便連一寸、兩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眞失敗了。「仁者」看透這種道理，信得過只有不做事才算失敗，凡做事便不會失敗；所以《易經》說：「君子以自強不息。」換一方面來看，他們又信得過凡事不會成功的；幾萬里路挪一、兩寸，算成功嗎？所以《論語》說：「知其不可而爲之。」你想，有這種人生觀的人，還有甚麼成敗可說呢？

再者，我們得著「仁」的人生觀，便不會憂得失。爲甚麼呢？因爲認定這件東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連人格都不是單獨存在，不能明確的畫出這一部分是我的，那一部分是人家的；然則那裏有東西可以爲我所得？既已沒東西爲我所得；當然也沒有東西爲我所失。我只是爲學問而學問，爲勞動而勞動，並不是拿學問勞動等等做手段來達某種目的——可以爲我們

「所得」的。所以老子說：「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即以爲人，己愈多。」你想：有這種人生觀的人，還有甚麼得失可憂呢？總而言之，有了這種人生觀，自然會覺得「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自然會「無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純然是趣味化、藝術化。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是教人做到「仁者不憂」。

怎麼樣才能不懼呢？有了不惑、不憂工夫，懼當然會減少許多了。但這是屬於意志方面的事。一個人若意志力薄弱，，便有很豐富的知識，臨時也會用不著；便有很優美的情操，臨時也會變了卦。然則意志怎麼樣才會強呢？頭一件須要心地光明。孟子說：「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又說：「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俗語說得好：「生平不作虧心事，夜半不敲門也不驚。」一個人要保持勇氣，須要從一切行爲可以公開做起，這是第一著。第二件要不爲劣等欲望所牽制。《論語》說：「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被物質上無聊的嗜欲東拉西扯，那麼，百鍊鋼也會變爲繞指柔了。總之，一個人的意志，由剛強變爲薄弱極易，由薄弱返到剛強極難。一個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這個人可完了。自己做不起自己的主，還有甚麼事可做！受別人壓制，做別人奴隸，自己只要肯奮鬥，終能恢復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的嗜欲的奴隸，那麼眞是萬劫沉淪，永無恢復的餘地，終身畏首畏尾，成了個可憐人了。孔子說：「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大道，不變塞焉，強哉矯；

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我老實告訴諸君罷，做人不做到如此，決不會成一個人。但做到如此眞是不容易，非時時刻刻做磨鍊意志的工夫不可。意志磨鍊得到家，自然是看著自己應做的事，一點不遲疑，扛起來便做，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樣才算頂天立地做一世人，絕不會有藏頭躲尾，左支右絀的醜態。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人做到「勇者不懼」。

我們拿這三件事作做人的標準，請諸君想想，我自己現在做到那一件？那一件稍爲大一點把握？倘若連一件都不能做到，連一點把握都沒有，嗳喲！那可眞危險了，你將來做人恐怕就做不成！諸君啊！你千萬不要以爲得些斷片的知識就算大學問呀！我老實不客氣告訴你罷！你如果做一個人，知識自然越多好；你如果做不成一個人，知識卻越多越壞。你不信嗎？試想想全國人所唾罵的賣國賊某人某人，是有知識的呢，還是沒有知識的呢？試想想全國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專門助軍閥作惡，魚肉良民的人，是有知識的呢，還是沒有知識的呢？諸君須知道啊！這些人，當十幾年前在學校時代，意氣橫厲，天眞爛漫，何嘗不和諸君一樣；爲甚麼就會墮落到這樣田地呀？屈原說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艾蕭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傷心的事，莫過於看見一群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壞路上走。諸君猛醒啊！現在你所厭、所恨的人，就是前車之鑒了。

諸君啊呀！你現在懷疑嗎？沉悶嗎？悲哀痛苦嗎？覺得外邊的壓迫你不能抵抗嗎？我告訴你：你懷疑、沉悶，便是你因不智才會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會憂；你覺得你不能

抵抗外界的壓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會懼。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經過修養、磨鍊。所以還未成個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覺啊！有了自覺，自然會自動。那麼，學校之外，當然大許多學問，讀一卷經，繙一部史，到處都可以發見諸君的良師！諸君啊！醒醒罷！養足你的根本智慧，體驗出你的人格、人生觀，保護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這幾年哩。

敬業與樂業

我這個題目，是把《禮記》裏頭「敬業樂群」和老子裏頭「安其居樂其業」那兩句話，斷章取義造出來的。我所說的是否與《禮記》、《老子》原意相合，不必深求；但我確信「敬業樂業」四個字，是人類生活的不二法門。

本題主眼，自然是在「敬」字、「樂」字。但必先有業，才有可敬、可樂的主體，理至易明。所以在講演正文以前，先要說說有業之必要。

孔子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說：「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他心目中沒有什麼不可教誨，獨獨對於這兩種人便搖頭歎氣說道：「難！難！」可見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藥可醫，惟有無業遊民，雖大聖人碰著他，也沒有辦法。

唐朝有一位名僧百丈禪師，他常常用兩句格言教訓弟子，說道：「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吃

飯。」他每日除上堂說法之外，還要自己掃地、擦桌子、洗衣服，直到八十歲，日日如此。有一回，他的門主想替他服勞，把他本日應做的工悄悄地都做了，這位言行相顧的老禪師，老實不客氣，那一天便絕對不肯吃飯。

我徵引儒門、佛門這兩段話，不外證明人人都要有正當職業，人人都要不斷勞作。倘若有人問我：「百行什麼爲先？萬惡什麼爲首？」我便一點不遲疑答道：「百行業爲先，萬惡懶爲首。」沒有職業的懶人，簡直是社會上的蛀米蟲，簡直是「掠奪別人勤勞結果」的盜賊。我們對於這種人，是要徹底討伐，萬不能容赦的。有人說：「我並不是不想找職業，無奈找不出來。」我說，職業難找，原是現代全世界普通現象，我也承認。這種現象應該如何救濟，別是一個問題，今日不必討論。但以中國現在情形而論，找職業的機會，依然比別國多得多；一個精力充滿的壯年人，倘若不是安心躲懶，我敢相信他一定能得到相當職業。今日所講，專爲現在有職業及現在正在做職業上預備的人——學生——說法，告訴他們對於自己現有的職業應採何種態度。

第一要敬業。敬字爲古聖賢教人做人最簡易、直捷的法門，可惜後來有些人說得太精微，倒變了不適實用了。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說：「主一無適便是敬。」用現在的話講，凡做一件事，便忠於一件事，將全副精力集中到這事上頭，一點不旁騖，便是敬。業有什麼可敬呢？爲什麼該敬呢？人類一面爲生活而勞動，一面也是爲勞動而生活。人類既不是上帝特地製來充

當消化麵包的機器，自然該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認定一事去做。凡可以名爲一件事的，其性質都是可敬的。當大總統是一件事，拉黃包車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稱，從俗人眼裏著來，有高下；事的性質，從學理上解剖起來，並沒有高下。只要當大總統的人，信得過我可以當大總統才去當，實實在在把總統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拉黃包車的人，信得過我可以拉黃包車才去拉，實實在在把拉車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這叫做職業的神聖。凡職業沒有不是神聖的，所以凡職業沒有不是可做的。惟其如此，所以我們對於各種職業，沒有什麼分別揀擇。總之，人生在此，是要天天勞作的。勞作便是功德，不勞作便是罪惡。至於我該做哪一種勞作呢？全看我的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種勞作做到圓滿，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

怎樣才能把一種勞作做到圓滿呢？惟一的祕訣就是忠實；忠實從心理發出來便是敬。《莊子》記痀瘻丈人承蜩的故事，說道：「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吾蜩翼之知。」凡做一件事，便把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無論別的什麼好處，到底不肯犧牲我現在做的事來和他交換。我信得過我當木匠的做成一張好桌子，和你當政治家的建設一個共和國家同一價值；我信得過我當挑糞的把馬桶收拾乾淨，和你們當軍人的打勝一支壓境的敵軍同一價值。大家同是替社會做事，你不必羨慕我，我不必羨慕你。怕的只是我這件事做得不妥當，便對不起這一天裏頭所吃的飯。所以我做這件事的時候，絲毫不肯分心到事外。曾文正說：「坐這山，望那山，一事

無成。」我從前看見一位法國學者著的書，比較英、法兩國國民性質；他說「到英國人公事房裏頭，只看他們埋頭執筆做他的事；到法國人公事房裏頭，只看見他們銜著煙捲像在那裏出神。英國人走路，眼注地下，像用全副精神注在走路上；法國人走路，總是東張西望，像不把走路當一回事。」這些話比較得是否確切，姑且不論；但很可以爲敬業兩個字下注腳。若果如他所說，英國人便是敬，法國人便是不敬。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職業不敬，從學理方面說，便是褻瀆職業之神聖；從事實方面說，一定把事情做糟了，結果自己害自己。所以敬業主義，於人生最爲必要，又於人生最爲大利。莊子說：「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孔子說：「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所說的敬業，不外這些道理。

第二要樂業。「做工好苦啊！」這種嘆氣的聲音，無論何人都會常在口邊流露出來。但我要問：「做工苦，難道不做工就不苦嗎？」今日大熱天氣，我在這裏喊破喉嚨來講，諸君扯直耳朵來聽，有些人看著我們好苦；翻過來，倘若我們去賭錢，去吃酒，還不是一樣淘神、費力？難道又不苦？須知樂全在主觀的心，不在客觀的事。人生從出胎的那一秒鐘起到嚥氣的那一秒鐘止，除了睡覺以外，總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擱起不用。只要一用，不是淘神，便是費力，勞苦總是免不掉的。會打算盤的人，只有從勞苦中找出快樂來。我想天下第一等苦人，莫過於無業遊民，終日閒遊浪蕩，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和心子擺在那裏才做。他們的日子眞難過。第二等苦人，便是厭惡自己本業的人，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卻滿肚子裏不願意做。不願意做

逃得了嗎？到底不能。結果還是皺著眉頭，哭喪著臉去做。這不是專門自己跟自己開玩笑嗎？

我老實告訴你一句話：「凡職業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繼續做下去，趣味自然會發生。」爲什麼呢？第一，因爲凡一件職業，總有許多層累、曲折，倘能身入其中，看它變化、進展的狀態，最爲親切有味。第二，因爲每一職業之成就，離不了奮鬥；一步一步地奮鬥前去，從刻苦中將快樂的分量加增。第三。職業性質，常常要和同業的人比較駢進，好像賽球一般，因競勝而得快感。第四，專心做一職業時，把許多遊思、妄想杜絕了，省卻無限閑煩悶。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知之者，好之者不如樂知者。」人生能從自己職業中領略出趣味，生活才有價值。孔子自述生平，說道：「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這種生活，眞算得人類理想的生活了。

我生平受用的有兩句話：一是「責任心」，二是「趣味」。我自己常常地求這兩句話之實現與調和，又常常把這兩句話我朋友強聒不舍。今天所講，敬業即是責任心，樂業即是趣味。我深信人類合理的生活應該如此，我希望諸君和我一同受用。

最苦與最樂

人生甚麼事最苦呢？貧嗎？不是。失意嗎？不是。死嗎？都不是。我說人最苦的事莫苦於身上背著一種未來的責任。人若能知足，雖貧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雖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難免的事，達觀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甚麼苦。獨是凡人生在世間一天，便有一天應該做的事，該做的事有做完，便像是有幾千斤重擔子壓在肩頭，再苦是沒有的了。為甚麼呢？因為受那良心責備不過，要逃躲也沒處逃躲呀。

答應人辦一件事沒有辦，欠了人的錢沒有還，受了人的恩沒有報答，得罪了人沒有賠禮，這就連這個人的面也幾乎不敢見他；縱然不見他的面，睡裏、夢裏都像有他的影子來纏著我。為甚麼呢？因為覺得對不住他呀，因為自己對於他的責任還沒有解除呀。不獨是對於一個人如此，就是對於家庭，對於社會，對於國家，乃至對於自己，都是如此。凡屬我受過他好處的人，我對於他便有了責任。凡屬我應該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夠做得到的，我對於這件事便有了

責任。凡屬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現在的自己和將來的自己立了一種契約，便是自己對於自己加一層責任。有了這責任，那良心便時時刻刻監督在後頭。一日應盡的責任沒有盡，到夜裏頭便是過的苦痛日子。一生應盡的責任沒有盡，便死也帶著苦痛往墳墓裏去。這種痛苦卻比不得普通的貧、病、老、死，可以達觀排解得來。所以我說人生沒有苦痛便罷，若有苦痛，當然沒有比這個加重的了。

翻過來看，甚麼事最快樂呢？自然責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樂事。古語說得好：「如釋重負。」俗語亦說是「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人到這個時候，那種輕鬆愉快，直是不可以言語形容。責任越重大，負責的日子越久長。到責任完了時，海闊天空，心安理得，那快樂還要加幾倍哩。大抵天下事從苦中得來的樂才是眞樂。人生知道有負責任的苦處，才能知道有盡責任的樂處。這種苦樂循環，便是這有活力的人間一種趣味。要是不盡責任，受良心的責備，這苦都是自己找來的。一翻過來，處處盡責任，便處處快樂；時時盡責任，便時時快樂，快樂之權，操之在己。孔子所以說「無入而不自得」，正是這種作用。

然則爲甚麼孟子又說：「君子有終身之憂」呢？因爲愈是聖賢豪傑，他負的責任便愈見重大；而且他常要把種種責任來攬在身上，肩頭的擔子從沒有放下的時節。曾子還說哩：「任重而道遠，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那仁人志士的憂民、憂國，那諸聖諸佛的悲天、憫人，雖說他是一輩子感受苦痛，也都可以。但是他日日在那裏盡責任，便日日在那裏得苦中眞樂，所以

他到底還是樂不是苦呀。

有人說：「既然這苦是從負責任而生的，我若是將責任卸卻，豈不就永遠沒有苦了嗎？」這卻不然，責任要解除了才沒有，並不是卸了就沒有。人生若能永遠像兩三歲小孩，本來沒有責任，那就本來沒有苦。到了長成，那責任自然壓在你頭上，如何能躲？不過有大小的分別罷了。盡得大的責任，就得大快樂；盡得小的責任，就得小快樂。你若是要躲，倒是自投苦海，永遠不能解除了。

人生目的何在

嗚呼！可憐！世人爾許忙！忙個甚麼？所爲何來？

那安分守己的人，從稍有知識之日起，入學校忙，學校畢業忙，求職業忙，結婚忙，生兒女忙，養兒女忙，每日之間，穿衣忙，喫飯忙，睡覺忙，到了結果，老忙，病忙，死忙。忙個甚麼？所爲何來？

還有那些號稱上流社會、號稱國民優秀分子的，做官忙，帶兵忙，當議員忙，賺錢忙；最高等的，爭總理總長忙，爭督軍省長忙，爭總統副總統忙，爭某項勢力，某項地盤忙；次一等的，爭得缺忙，爭兼差忙，爭公私團體忙。由是進而運動忙，交涉忙，出風頭忙，搗亂忙，奉承人忙，受人奉承忙，攻擊人忙，受人攻擊忙，傾軋人忙，受人傾軋忙。由是而妄語忙，而欺詐行爲忙，而妒嫉忙，而恚恨忙，而怨毒忙。由是而決鬥忙，而慘殺忙。由是而賣友忙，而賣身忙。那一時得志的，便宮室之美忙，妻妾之奉忙，所識窮乏者得我忙，每日行事，則請客

忙，拜客忙，坐馬車汽車忙，痲雀忙，撲克忙，花酒忙，聽戲忙，陪姨太太作樂忙，和朋友評長論短忙。不得志的，那裏肯干休？還是忙。已得志的，那裏便滿足？還是忙。就是那外面像極安閒的時候，心裏千般百計，轉來轉去，恐怕比忙時還加倍忙。乃至夜裏睡著，夢想顚倒，罣礙恐怖，和日間還是一樣忙。到了結果，依然還他一個老忙，病忙，忙個甚麼？所爲何來？

有人答道：「我忙的是要想得快樂。」人生在世，是否以個人快樂爲究竟目的，爲最高目的？此理甚長，暫不細說。便是將快樂作爲人生目的之一，我亦承認；但我卻要切切實實問一句話：汝如此忙來忙去，究竟現時是否快樂？從前所得的快樂，究竟有多少？將來所得快樂，究竟有多少？將來所得快樂，究竟在何處？拿過去現在未來的快樂，和過去現在未來的煩惱，相乘相除，是否合算？白香山詩云：「妻子歡娛僮僕飽，看來算只爲他人。」當知雖有廣廈千間，我坐不過要一床，臥不過要一榻；雖有貂狐之裘千襲，難道我能夠無冬無夏，把他全數披在身上？雖有侍妾數百人，我難道能同時一個一個陪奉他受用？若眞眞從個人自己快樂著想，倒不如萬緣俱絕，落得清淨；像汝這等忙來忙去，勾心鬥角，時時刻刻，都是現世地獄，未免太不會打算盤了，如此看來，那裏是求快樂，直是討苦喫。我且問汝：汝到底忙個甚麼所爲何來；若說汝目的在要討苦喫，未免不近人情；如若不然，汝總須尋根究柢，還出一個目的來。

以上所說，是那一種過分的欲求，一面自討苦喫，一面是造成社會上種種罪惡的根原。此等人不惟可憐，而且可恨，不必說他了。至於那安分守己的人，成日成年，勤苦勞作，問他忙

個甚麼，所爲何來。他便答道：「我總要維持我的生命，保育我的兒女。」這種答語，原是天公地道，無可批駁；但我還是追問一句：汝到底爲甚麼維持汝的生命？汝維持汝的生命，究竟有何用處？若別無用處，那便是爲生命而維持生命；難道天地間有衣服怕沒人穿，有飯怕沒人喫；偏要添汝一個人，幫著消耗不成？則那全世界十餘萬萬人，個個都是爲穿衣服、喫飯兩件事，來這世間鬼混幾十年；則那自古及今無量無數人，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過專門來幫造化小兒喫飯，則人生豈復更有一毫意味？又既已如此，然則汝用種種方法，保育汝家族，繁殖汝子孫，又所爲何來？難道因爲天地間缺少衣架，缺少飯囊，必須汝構造？如若不然，則汝一日，一月，一年，忙來忙去，到底爲的甚麼？汝總須尋根究柢，牙清齒白，還出一個目的來。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且道這幾希的分別究在何處。依我說：禽獸爲無目的的生活，人類爲有目的的生活：這便是此兩部分衆生不可踰越的大界線。雞、狗、彘，終日營營，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蟲蝶翩翾，蛇蟺蜿蜒，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溷廁中無量數糞蛆，你爬在我背上，我又爬在你背上；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我能代他答道：「我忙個忙，我不爲何來。」勉強進一步，則代答道：「我爲維持生命，繁殖我子孫而來。」試問人類專來替造化小兒穿衣喫飯過一生的，與彼等有何分別。那爭權，爭利，爭地位，忽然趾高氣揚，忽然垂頭喪氣的人，和那爬在背上，擠在底下的糞蛆，有何分別。這便叫做無目的的生活。無目的的生活，只算禽獸，不算是人。

我這段說話，並非教人不要忙，更非教人厭世。忙是人生的本分，試觀中外古今大人物，若大禹，若孔子，若墨子，若釋迦，若基督，乃至其他聖哲豪傑，那一個肯自己偷閑？那一個不是席不暇煖，突不得黔，奔走棲皇，一生到老，若厭忙求閑，豈不成了衣架飯囊材料？至於說到厭世，這是沒志氣人所用的字典，方有此二字；古來聖哲，從未說過；千萬不要誤會了。我所說的，是告訴汝終日忙，終年忙，總須向著一個目的忙去。汝過去現在，到底忙個甚麼？所為何來？不惟我不知道，恐怕連汝自己也不知道；汝自己不惟不知道，恐怕自有生以來，未曾想過。嗚呼！人生無常，人身難得；數十寒暑，一彈指頃，便爾過去；今之少年，曾幾何時，忽已頎然而壯，忽復頹然而老，忽遂奄然而死，囫圇模糊，蒙頭蓋面，包膿裹血，過此一生，豈不可憐！豈不可惜！何況這種無目的的生活，決定那種種憂怖煩惱，糾纏不解；長夜漫漫，如何過得！我勸汝尋根究柢，還出一個題目來；便是汝黑暗中覓取光明，教汝求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汝要求不要求，只得隨汝，我又何能勉強？但我有一句話：汝若到底還不出一個目的來，汝的生活，便是無目的，便是和禽獸一樣；恐怕成孟子所說的話：「如此則與禽獸奚擇」了。

汝若問我：人生目的的究竟何在？我且不必說出來，待汝痛痛切切，徹底參詳透了，方有商量。

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

一

今日我感覺莫大的光榮，得有機會在一個關係中國前途最大的學問團體——「科學社」的年會來講演。但我又非常慚愧而且惶恐，像我這樣對於科學完全門外漢的人，怎樣配在此講演呢？這個講題「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是本社董事部指定要我講的。我記得科舉時代的笑話：有些不通秀才去應考，罰他先飲三斗墨汁，預備倒弔著滴些墨點出來。我今天這本老卷，只算倒弔著滴墨汁，明知一定見笑大方，但是句句話都是表示我們門外漢對於門內的「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如何欣羨，如何崇敬，如何愛戀的一片誠意。我希望國內不懂科學的人或是素來看輕科學，討厭科學的人，聽我這番話得到多少覺悟，那麼便算我個人對於本社一點貢獻

了。

近百年科學的收穫如此其豐富；我們不是鳥，也可以騰空；不是魚，也可以入水；不是神仙，也可以和幾百千里外的人答話；……諸如此類，那一件不是受科學之賜？任憑怎麼頑固的人，諒來「科學無用」這句話，再不會出諸口了。然而中國為什麼直到今日還得不著科學的好處？直到今日依然成為「非科學的國民」呢？我想，中國人對於科學的態度，有根本不對的兩點：

其一，把科學看得太低了太粗了：我們幾千年來的信條，都說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這一類話。多數人以為；科學無論如何高深，總不過屬於藝和器那部分，這部份原是學問的粗跡，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恥辱。又以為：我們科學雖不如人，卻還有比科學更寶貴的學問，什麼超凡入聖的大本領，什麼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綸，件件都足以自豪；對於這些粗淺的科學，頂多拏來當一種補助學問就夠了。因為這種成見橫亙在胸中，所以從郭筠仙、張香濤這班提倡新學的先輩起，都有兩句自鳴得意的話，說什麼「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兩句話，現在雖然沒有從前那麼時髦了，但因為話裏的精神和中國人脾胃最相投合，所以話的效力，直到今日，依然變相的存在。老先生們不用說了。就算這幾年所謂新思潮，所謂新文化運動，不是大家都認為蓬蓬勃勃有生氣嗎！試檢查一檢查他的內容，大抵最流行的莫過於講政治上、經濟上這樣主義那樣主義，我替他起個名字叫「西裝的治

國平天下大經綸」；次流行的莫過於講哲學上、文學上這樣精神，我也替他起個名字叫做「超凡入聖大本領」。至於那些腳踏實地平淡無奇的科學，試問有幾個人肯去講求——學校中能夠有幾處像樣子的科學講座？有幾個人肯去聽？出版界能夠有幾部有價值的科學書，幾篇有價值的科學論文？有幾個人肯去讀？我固然不敢說現在絕對的沒有科學興味，然而興味總不如別方面濃。須知這是積多少年社會心理遺傳下來，對於科學認爲「藝成而下」的觀念，牢不可破，而又不爲社會所尊重，誰肯埋頭去學他呢？

其二，把科學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絕對的鄙厭科學的人且不必責備，就是相對的尊重科學的人，這是十個有九個不了解科學性質。他們只知道科學研究所產結果的價值，而不知道科學本身的價值；他們只知有數學、幾何、物理學、化學等等概念，而沒有科學的概念。他們以爲學化學便懂化學，學幾何便懂幾何；殊不知並非化學能教人懂化學，幾何能教人懂幾何，實在是科學能教人懂化學和幾何。他們以爲只有化學、數學、物學、幾何等等才算科學，以爲只有學化學、數學、物理、幾何等等才用得著科學；殊不知所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等，只要做得上一門學問的沒有不是科學，我們若不拏科學精神去研究，便那一門學問也做不成。中國人因爲始終沒有懂得「科學」這兩個字的意義，所以五十年前很有人獎勵學製船、學製礮，卻沒有人獎勵科學；五十幾年學校裏都教的數學、幾何、化學、物理，但總不見教會人做科學；或者說：只有理科、工科的人們才要科學，我不打算當工程師，不打算當理化教

習，何必要科學？中國人對於科學的看法大率如此。

我大膽說一句話：中國人對於科學這兩種態度倘若長此不變，中國人在世界上便永遠沒有學問的獨立；中國人不久必要成為現代被淘汰的國民。

二

科學精神是什麼？我姑從最廣義解釋：有系統之眞智識，叫做科學；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統之眞智識的方法，叫做科學精神。這句話要分三層說明：

第一層：求眞智識——智識是一般人都有的，乃至連動物都有；科學所要給我們的，就爭一個「眞」字。一般人對於自己所認識的事物很容易，便信以為眞；但只要用科學精神研究下來，越研究使越覺求眞之難。譬如說「孔子是人」，這句話不消研究，總可以說是眞，因為人和非人的分別是很容易看見的。譬如說「老虎是惡獸」，這句話眞不眞便待考了；欲證明他是眞，必要研究獸類具備某種性質才算惡，看老虎果曾具備了沒有？若說老虎殺人算是惡，為什麼人殺老虎不算惡？若說殺同類算是惡，只聽見有人殺人，從沒聽見老虎殺老虎，然則人容或可以叫做惡獸，老虎卻絕對不能叫做惡獸了，譬如說「性是善」或說「性是不善」，這兩句話眞不眞，越發待考了；到底什麼叫做「性」，什麼叫做「善」，兩方面都先要弄明白，倘如孟子

說的性咧情咧才咧，宋儒說的義理咧氣質咧，鬧成一團糟，那便沒有標準可以求眞。譬如說「中國現在是共和政治」，這句話便很待考；欲知他眞不眞，先要把共和政治的內容弄清楚，看中國和他合不合。譬如說「法國是共和政治」，這句話也待考；欲知他眞不眞，先要問法國這個字所包範圍如何，若安南也算法國，這句話當然不眞了。看這幾個例，便可以知道：我們想對於一件事物的性質得有眞知灼見，很是不容易；要鑽在這件事物裏頭去研究，

要繞著這件事物周圍去研究，要跳在這件事物高頭去研究，種種分析研究結果，才把這件事物性大略研究出來，算是從許多相類似容易混淆的個體中，發現每個個體的特徵。換一個方向，把許多同有這種特徵的事物，歸成一類，許多類歸成一部，許多部歸成一組，如是綜合研究的結果，算是從許多各自分離的個體中發現出他們相互間的普遍性，經過這種種工夫，才許你開口說「某件事物的性質是怎麼樣」，這便是科學第一件主要精神。

第二層：求有系統的眞智識——智識不但是求知道一件一件事物便了，還要知道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關係；否則零頭斷片的智識全沒有用處。知道事物和事物互相關係，而因此推彼，得從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叫做有系統的智識。系統有二：一竪，二横。横的系統，即指事物的普遍性——如前段所說。竪的系統，指事物的因果律——有這件事物，自然會有那件事物；必須有這件事物，才能有那件事物，倘若這件事物有如何如何的變化，那件事物便會有或才能有如何如何的變化；這叫做因果律。明白因果，是增加新智識的不二法門，因爲我們靠他

才能因所已知推見所未知；明白因果，是由智識進到行爲的嚮導，因爲我們預料結果如何，可以選擇一個目的的做法。雖然，因果是不輕易談的；第一，要找得出證據；第二，要說得出理由。因果律雖然不能說都要含有「必然性」；但總是愈逼近「必然性」愈好；最少也要含有很強的「蓋然性」；倘若僅屬於「偶然性」的便不算因果律。譬如說：「晚上落下去的太陽，明早上一定再會出來。」說：「倘若把水煮過了沸度，他一定會變成蒸氣。」這等算是含有必然性；因爲我們積千千萬萬回的經驗，卻沒有一回例外；而且爲什麼如此，可以很明白說出理由來，譬如說：「冬間落去的樹葉，明年春天還會長出來。」這句話便待考；因爲再長出來的並不是這塊葉，而且這樹也許碰著別的變故也長不出葉來。譬如說：「西邊有虹霓，東邊一定有雨。」這句話越發待考；因爲虹霓不是雨的原因，他是和雨同一個原因，或者還是雨的結果。翻過來說：「東邊有雨，西邊一定有虹霓。」這句話也待考；因爲雨雖然可以爲虹霓的原因，卻還須有別的湊攏在一處，虹霓才會出來。譬如說：「不孝的人要著雷打。」這句話便大大待考；因爲雖然我們也曾聽見某個不孝人著雷，但不過是偶然的一回，許多不孝的人不見得都著雷，許多著雷的東西不見得都不孝；而且宇宙間有個雷公會專打不孝人，這些理由完全說不出來。譬如說：「人死會變鬼。」這句話越發大大待考；因爲從來得不著絕對的證據，而且絕對的說不出理由。譬如說：「治極必亂，亂極必治。」，這句話便很要待考；因爲我們中國歷史上雖然舉出許多前例，但說治極必亂的原因，亂極必治的原因，無論如何，總說不下去。譬如

說：「中國行了聯省自治後一定會太平。」這話也待考：因爲聯省自治雖有致太平的可能性，無奈我們未曾試過。看這些例，便可知我們想應用因果律求得有系統的智識，實在不容易。總要積無數的經驗——或照原樣子繼續忠實觀察，或用人爲的加減改變試驗，務找出眞憑實據，才能確定此事物與彼事物之關係。這還是第一步。再進一步，凡一事物之成毀，斷不止一個原因，知道甲和乙的關係還不夠，又要知道甲和丙、丁、戊……等等關係；原因之中又有原因，想眞知乙和甲的關係，便須先知道乙和庚、庚和辛、辛和壬……等等關係。不經過這些工夫，貿貿然下一個斷案說某事物和某事物有何等關係，便是武斷，便是非科學的。科學家以許多有證據的事實爲基礎，逐層逐層看出他們的因果關係，發明種種含有必然性或含有極強蓋然性的原則；好像拏許多結實麻繩組織成一張網。這網愈織愈大，漸漸的涵蓋到這一組知識的全部。便成了一門科學，這是科學第二件主要精神。

第三層：可以教人的智識——凡學問有一個要件，要能「傳與其人」。人類文化所能成立，全由於一人的智識能傳給多數人，一代的智識能傳給次代。我費了很大的工夫得一種新智識，把他傳給別人，別人費了比較小的工夫承受我的智識之全部或一部，同時騰出別的工夫又去發明新智識，如此教學相長，遞相傳授，文化內容，自然一日一日的擴大。倘若智識不可以教人，無論這項智識怎樣的精深博大，也等於「人亡政息」，於社會文化絕無影響。中國凡百學問，都帶一種「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神祕性，最足爲智識擴大的障礙。例如醫學，我不

敢說中國幾千年沒有發明，而且我還信得過確有名醫，但總沒有法傳給別人，所以今日的醫學，和扁鵲、倉公時代一樣，或者還不如。又如修習禪觀的人，所得境界，或者眞是圓滿莊嚴，但只好他一個人獨享，對於全社會文化竟不發生絲毫關係。中國所有學問的性質，大抵都是如此。這也難怪：中國學問，本來由幾位天才絕特的人「妙手偶得」——本來不是按部就班的循著一條路去得著，何從把一條應循之路指給別人？

科學家恰恰相反：他們一點點智識，都是由艱苦經驗得來，他們說一句話總要舉出證據，自然要將證據之如何搜集，如何審定，一概告訴人。他們主張一件事總要說明理由，理由非能夠還原不可，自然要把自己思想經過的路線，順次詳敘。所以別人讀他一部書或聽他一回講義，不惟能夠承受他研究所得之結果，而且一併承受他如何能研究得此結果之方法，而且可以用他的方法普及於社會，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會發明的。這是科學批評主要精神。

三

中國學術界，因爲缺乏這三種精神，所以生出如下的病證：

一、籠統：標題籠統——有時令人看不出研究的對象爲何物；用語籠統——往往一句話容得幾方面解釋；思想籠統——最愛說大而無當，不著邊際的道理，自己主張的是什麼，和別人

不同之處在那裏，連自己也說不出。

二、武斷：立說的人，既不必負找證據說明理由的責任，判斷下得容易，自然流於輕率。許多名家著述，不獨違反眞理，而且違反常識的往往而有。既已沒有討論學問的公認標準，雖然判斷謬誤也沒有人能駁他；謬誤便日日侵蝕社會人心。

三、虛僞：武斷還是無心的過失。既已容許武斷，便也容許虛僞。虛僞有二：㈠語句上的虛僞，如隱匿眞證，杜撰假證或曲說理由等等；㈡思想內容之虛僞，本無心得，貌爲深秘，欺騙世人。

四、因襲：把批評精神完全消失，而且沒有批評能力，所以一味盲從古人，剽竊些緒餘過活。所以思想界不能有彈力性，隨著時代所需求的開拓，倒反留著許多沉澱實在裏頭，爲營養之障礙。

五、散失：間有兩位思想偉大的人，對於某種學術有新發明，但是沒有傳授與人的方法，這種發明，便隨著本人的生命而中斷。所以他的學問，不能成爲社會上的遺產。

以上五件，雖然不敢說是我們思想界固有的病證，這病最少也自秦漢以來受了二千年。我們若甘心拋棄「文化國民」的頭銜，那有何話可說？若還捨不得嗎？試想！二千年思想界內容貧乏到如此，求學問的途徑梗塞到如此，長此下去，何以圖存？想救這病，除了提倡科學精神外沒有第二劑良藥了。

我最後還要補幾句話：我雖然照董事部指定的這個題目講演，其實科學精神之有無，只能用來橫斷新舊文化，不能用來縱斷東西文化。若說歐美人是天生成科學的國民，中國人是天生成非科學的國民，我們可絕對的不能承認。拏我國戰國時代和歐洲希臘時代比較，彼此都不能說是有現代這種嶄新的科學精神，彼此卻也沒有反科學的精神。秦漢以後，反科學精神瀰漫中國者二千年，羅馬帝國以後，反科學瀰漫於歐洲者也一千多年，兩方比較，我們隋唐佛學時代，還有點「準科學的」精神不時發現，只有比他們強，沒有比他們弱。我們舉五種病證，當他們教會壟斷學問時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藝復興以後，漸漸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復轉來，所謂科學者，才種下苗；講到枝葉扶疏，華實爛漫，不過最近一百年內的事。一百年的先進後進，在歷史上值得計較嗎？只要我們不諱疾忌醫，努力服這劑良藥，只怕將來昇天成佛未知誰先誰後哩！我祝禱「科學社」能做到被國民信任的一位醫生；我祝禱中國文化添入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異彩！

情聖杜甫

一

今日承詩學研究會囑託講演，可惜我文學素養很淺薄，不能有甚麼新貢獻，只好把偺們家裏老古董搬出來和諸君摩挲一番，題目是「情聖杜甫」。在講演本題以前，有兩段話應該簡單說明：

第一：新事物固然可愛，老古董也不可輕輕抹殺，內中藝術的古董，尤爲有特殊價值。因爲藝術是情感的表現，情感是不受進化法則支配的；不能說現代人的情感一定比古人優美，所以不能說現代人的藝術一定比古人進步。

第二：用文字表達出來的藝術——如詩詞、歌劇、小說等類，多少總含有幾分國民的性

質。因爲現在人類語言未能統一，無論何國的作家，總須用本國語言文字做工具：這副工具操練得不純熟，縱然有很豐富高妙的思想，也不能成爲藝術的表現。

我根據這兩種理由，希望現代研究文學的青年，對於本國二千年來的名家作品，著實費一番工夫去賞會他。那麼，杜工部自然是首屈一指的人物了。

二

杜工部被後人上他徽號叫做「詩聖」。詩怎麼樣才算「聖」，標準很難確定，我們也不必輕輕附和。我以爲工部最少可以當得起「情聖」的徽號。因爲他的情感的內容，是極豐富的，極眞實的，極深刻的；他的表情的方法又極熟練，能鞭辟到最深處，能將他全部完全反映不走樣子，能像電氣一般一振一盪的打到別人的心絃上。中國文學界寫情聖手，沒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聖」。

我們研究杜工部，先要把他所生的時代和他一生經歷略敘梗概，看出他整個的人格。兩晉六朝幾百年間，可以說是中國民族混成的時代，中原被異族侵入，攙雜了許多新民族的血；江南則中原舊家次第遷渡，把原住民的文化提高了。當時文藝上南北派的痕跡顯然，北派眞率悲壯，南派整齊柔婉，在「古樂府」裏頭，最可以看出這分野。唐朝民族化合作用，經過完成了

政治上統一，影響及於文藝，自然會把兩派特性合冶一爐，形成大民族的新美。初唐是黎明時代，內中玄宗開元間四十年太平，正孕育出中國藝術史上黃金時代。到天寶之亂，黃金忽變爲黑炭。時事變遷之劇，未有其比。當時蘊蓄深厚的文學界，受了這種刺激，益發波瀾壯闊。杜工部正是這個時代的驕兒。他是河南人，生於唐玄宗開元之初，早年漫遊四方，大河以北都有他的足跡，同時大文學家李太白、高達夫都是他的摯友。中年值安祿山之亂，從賊中逃出，跑到甘肅的靈武謁見肅宗，補了拾遺的官，不久告假回家。又碰著饑荒，在陝西的同谷縣幾乎餓死，後來流落四川，依一位故人嚴武；嚴武死後，四川又亂，他避難到河南，在路上死了。他有兩位兄弟，一位妹子，都因亂離難得見面，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常隔離，他的一個小兒子，因饑荒餓死，兩個大兒子，晚年跟著他在四川。他一生簡單的經歷大略如此。

他是一位極熱腸的人，又是位極有脾氣的人。從小便心高氣傲，不肯趨承人。他的詩道：

「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奉先詠懷〉）

又說：

「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贈韋左丞〉）

可以見他的氣概。嚴武做四川節度使，他當無家可歸的時候去投奔他，然而一點不肯趨承將就，相傳有好幾回冲撞嚴武，幾乎嚴武容他不下哩。他集裏有一首詩，可以當他人格的象徵：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言良家，零落依草木。……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鬢，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佳人〉）

這位佳人，身分非常名貴的，境遇是非常可憐的，情緒是非常溫厚的，性情是非常高抗的，這便是他自己的寫照。

三

杜甫是個最富於同情心的人。他有兩句詩：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奉先詠懷〉）

這不是瞎吹的話，在他的作品中，到處可以證明。這首詩底下便有兩段說：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同上）

又說：

「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舞神仙，煙霧散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同上）

這種詩幾乎純是現代社會黨的口吻。他做這詩的時候正是唐朝黃金時代，全國的人正在被鏡裏的太平景象醉倒了。這種景象映到他的眼中，卻有無限悲哀。

他的眼光，常注視到社會最下層。這一層的可憐人的那些狀況，別人看不出，他都看出；他們的情緒，別人傳不出，他都傳出。他著名的作品「三吏」、「三別」便是那時代社會狀況最真實的影戲片。〈垂老別〉的：

「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

〈新安吏〉的：

「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牧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

〈石壕吏〉的：

「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

這些詩是要作者的精神和那所寫之人的精神併合爲一，才能做出，他所寫的是否他親聞親見的事實，抑或他腦中創造的影像，且不管他；總之他做這首〈垂老別〉時，他已經化身做那位六、七十歲拖去當兵的老頭子；做這首〈石壕吏〉時，他已經化身做那位兒女死絕衣食不給的老太婆，所以他說的話，完全和他們自己說的一樣。

他還有〈呈吳郎〉一首七律，那上半首是：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為家貧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

這首詩，以詩論，並沒有什麼好處，但敘當時一件瑣碎實事——一位很可憐舍婦人偷他的棗子喫，因那人的惶恐，把作者的同情心引起了。這也是他注意下層社會的證據。

有一首〈縛雞行〉，表出他對於生物的汎愛，而且很含些哲理：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人厭雞食蟲蟻，未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時了，注目寒江倚山閣。」

有一首〈茅屋爲秋風所破歌〉，結尾幾句說道：

「……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有人批評他是名士說大話，但據我看來，此老確有這種胸襟，因爲他對下層社會的痛苦看得眞切，所以常把他們的痛苦當作自己的痛苦。

四

他對於一般人如此多情，對於自己有關係的人便不待說了。我們試看他對朋友。那位因陷賊貶做台州司戶的鄭虔，他有詩送他道：

「……便與先生應永訣，九重泉路盡交期。」

又有詩懷他道：

「天台隔三江，風浪無晨暮。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有懷台州鄭十八司户〉

那位因附永王璘造反長流夜郎的李白，他有詩勉他道：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厲地，逐客無消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

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毋使蛟龍得。」（〈夢李太白〉二首之一）

這些詩不是尋常應酬話，他實在拿鄭、李等人當一個朋友，對於他們的境遇所感痛苦和自己親受一樣所以作出來的詩，句句都帶血帶淚。

他集中想念他兄弟和妹子的詩，前後有二十來首，處處至情流露。最沉痛的如〈同谷七歌〉中：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前飛駕鵝後鶖鶬，安得送我置汝旁。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見兄骨？」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沒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為我啼清晝！」

他自己直系的小家庭，光景是很困苦的，愛情卻是很濃摯的。他早年有一首〈思家〉詩：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

倚虛幌，雙照淚痕乾？」（〈月夜〉）

這種情緣旖旎之作，在集中很少見，但這一首已可證明工部一位溫柔細膩的人。他到中年以後，遭值多難，家屬離合，經過不少的酸苦。亂前他回家一次，小的兒子餓死了。他的詩道：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媿為人父，無食至夭折。……」（〈奉先詠懷〉）

亂後和家族隔絕有一首詩：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述懷〉）

其後賊中逃歸，得和家族團聚，他有好幾首詩寫那時候的光景。〈羌村〉三首中的第一：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漂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欷。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北征〉裏頭的一段：

「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鳴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腳不襪。床前兩少女，補綻才過膝；海圖坼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咽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即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

其後挈眷避亂，路上很苦。他有詩追敘那時情況道：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癡女飢咬我，啼喂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強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

濘相牽攀。……」（〈彭衙行〉）

他合家避亂到同谷縣山中，又遇著饑荒，靠草根木皮活命，在他困苦的全生涯中，當以這時代爲最甚。他的詩說：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為命。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同谷七歌〉之二）

以上所舉各詩寫盡他自己家庭狀況，我替他起個名叫做「半寫實派」。他處處把自己主觀的情感暴露，原不算寫實派的作法。但如〈羌村〉、〈北征〉等篇多用第三者客觀的資格，描寫所觀察得來的環境和別人的情感，從極瑣碎的斷片詳密刻畫，確是近世寫實派用的方法，所以可叫做半寫實。這種作法，在中國文學界上，雖不敢說是杜工部首創，卻可以說是杜工部用得最多而美妙。從前「古樂府」裏頭，雖然有些，但不如工部之描寫入微。這類詩的好處，在：眞事愈寫得詳．眞情愈發得透。我們熟讀他，可以理會得「眞即是美」的道理。

五

杜工部的「忠君愛國」，前人恭維他的很多，不用我再添話。他集中對於時事痛哭流涕的作品，差不多占四分之一，若把他分類研究起來，不惟在文學上有價值，而且在史料上有絕大價值。爲時間所限，恕我不徵引了。內中價值最大者，在能確實描寫出社會狀況，及能確實謳吟出時代心理。剛才舉出半寫實派的幾首詩，是集中最通用的作法，此外還大許多是純寫實的。試舉他幾首：

「獻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越裳與楚練，照耀輿臺軀。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後出塞〉五首之四）

讀這些詩，令人立刻想到現在軍閥的豪奢專橫——尤其逼肖奉直戰爭前張作霖的狀況。最妙處是不著一字批評，但把客觀事實寫來，自然令讀者嘆氣或瞪眼。又如〈麗人行〉那首七古，全首將近二百字的長篇，完全立在第三者地位觀察事實。從「三月三日天氣新」到「青鳥

飛去啣紅巾」，占全首二十六句中之二十四句，只是極力鋪敘那種豪奢熱鬧情狀，不惟字面上沒有譏刺痕跡，連骨子裏頭也沒了。直至結尾兩句：

「炙手可熱勢絕倫，愼勿近前丞相嗔。」

算是把主意一逗。但依然不著議論，完全讓讀者自去批評。這種可以說是諷刺文學中之最高技術。因爲人類對於某種社會現象之批評，自有共同心理，作家只要把那現象寫得眞切，自然會使讀者心理起反應，若把讀者心中要說的話，作者先替他傾吐無餘，那便索然寡味了。杜工部這類詩，比白香山「新樂府」高一籌，所爭就在此。〈石壕吏〉、〈垂老別〉諸篇，所用技術，都是此類。

工部的寫實詩，什有九屬於諷刺類。不獨工部爲然，近代歐洲寫實文學，那一家不是專寫社會黑闇方面呢？但《杜集》中用寫實法寫社會優美方面的亦不是沒有。如〈遭田父泥飲〉那篇：

「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遇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回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歲時久。前日放營農，辛苦救衰朽。差科死則已，

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缾，盆中為吾取……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

這首詩把鄉下老百姓極粹美的眞性情，一齊活現。你看他父子夫婦間何等親熱；對於國家的義務心何等鄭重；對於社交，何等爽快，何等懇切。我們若把這首詩當個畫題，可以把篇中各人的心理從面孔上傳出，便成了一幅絕好的風俗畫。我們須知道：《杜集》中關於時事的詩，以這類爲最上乘。

六

工部寫情，能將許多性質不同的情緒，歸攏在一篇中，而得調和之美，例如〈北征篇〉，大體算是憂時之作，然而「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以下一段，純是現賞天然之美。「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以下一段，憑弔往事。「況我墮胡塵」以下一大段，純寫家庭實況，忽然而悲，忽然而喜。「至尊尚蒙塵」以下一段，正面感慨時事，一面盼望內亂速平，一面又憂慮到憑藉回鶻外力的危險。「憶昨狼狽初」以下到篇末，把過去的事實，一齊湧到心上。像這許多雜亂情緒迸在一篇，調和得恰可，非有絕大力量不能。

工部寫情，往往愈拶愈緊，愈轉愈深，像〈哀王孫〉那篇幾乎一句一意，試將現行新符號去點讀他，差不多每句都須用「。」符或「；」符。他的情感，像一堆亂石突兀在胸中，斷斷續續的吐出，從無條理中見條理，眞極文章之能事。

工部寫情有時又淋漓盡致，一口氣說，出如八股家評語所謂「大開大合」。這種類不以曲折見長，然亦能極其美。集中模範的作品，如〈憶昔行〉第二首，從「憶昔開元全盛日」。起到「叔孫禮樂蕭何律」止，極力追述從前太平景象，從社會道德上讚美，令意義格外深厚。自「豈聞一縑直萬錢」到「復恐初從亂離說」。翻過來說現在亂離景象，兩兩比對，令讀者膽戰肉躍。

工部還有一種特別技能，幾乎可以說別人學不到：他最能用極簡的語句，包括無限情緒，寫得極深刻。如〈喜達行〉在三首中第三首的頭兩句：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

僅僅十個字，把十個月內虎口餘生的甜酸苦辣都寫出來，這是何等魄力。又如前文所引〈述懷篇〉的：

「反畏消息來。」

五個字，寫亂離中擔心家中情狀，眞是驚心動魄。又如〈垂老別〉裏頭：

「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

死是早已安排定了，只好拿期限長些作安慰（原文是寫老妻送行時語），這是何等沉痛。又如前文所引的：

「鄭公縱得歸，老病不識路。」

明明知道他絕對不得歸了，讓一步雖得歸，已經萬事不堪回首。此外如：

「帶甲滿天地，胡為君遠行。」

「萬方同一概，吾道竟何之。」（〈秦州雜詩〉）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登岳陽樓〉）

「古往今來皆涕淚，斷腸分手各風煙。」（〈公安送韋二少府〉）

之類，都是用極少的字表極複雜極深刻的情緒。他是用洗鍊工夫用得極到家，所以說：「語不驚人死不休」。此其所以爲文學家的文學。

悲哀愁悶的情感易寫，歡喜的情感難寫。古今作家中，能將喜情寫得逼眞的，除卻《杜集．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外，怕沒有第二首。那詩道：

「劍外忽聞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結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赴洛陽。」

那種手舞足蹈情形，從心坎上奔迸而出，我說他和「古樂府」的〈公無渡河〉是同一樣筆法。彼是寫忽然劇變的喜悲情，此寫劇變的喜情，都是用快光鏡照相照得的。

七

工部流連風景的詩比較少，但每有所作，一定於所詠的景物觀察入微，便把那景物做象徵，從裏頭印出情緒。如：

「竹涼浸臥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稀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清夜徂。」（〈倦夜〉）

題目是倦夜，景物從初夜寫到中夜、後夜，是獨自一個人有心事睡不著，疲倦無聊中所看出的光景，所寫環境，句句和心理反應。又如：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登高〉）

雖然是寫景，卻有一位老病獨客秋天登高的人在裏頭。便不讀下文「萬里悲秋常作客，百

年多病獨登臺」兩句，已經如見其人了。又如：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旅夜書懷〉）

從寂寞的環境上領略出很空闊很自由的趣味。末兩句說：「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把情緒一點便醒。

所以工部的寫景詩，多半是把景做表情的工具。像王、孟、韋、柳的寫景，固然也離不了情，但不如杜之情的分量多。

八

詩是歌的笑的好呀，還是哭的叫的好？換一句話說：詩的任務在讚美自由之美呀，抑在呼訴人生之苦？再換一句話說：我們應該爲作詩而作詩呀，抑或應該爲人生問題中某項目的而作詩。這兩種主張，各有極強的理由；我們不能作極端的左右袒，也不願作極端的左右袒。依我所見：人生目的不是單調的，美也不是單調的，爲愛美而愛美，也可以說爲的是人生目的；因爲愛美本來是人生目的的一部分。訴人生苦痛，寫人生黑暗，也不能不說是美。因爲美的作

用，不外令自己或別人起快感；痛楚的刺激，也是快感之一；例如膚癢的人，用手抓到出血，越抓越暢快。像情感恁麼熱烈的杜工部，他的作品，自然是刺激性極強，近於哭叫人生目的那一路。主張人生藝術觀的人，固然要讀他。但還要知道：他的哭聲，是三板一眼的哭出來，節節含著眞美：主張唯美藝術觀的人，也非讀他不可。我很慚愧：我的藝術素養淺薄，這篇講演，不能充分發運「情聖」作品的價值；但我希望這位「情聖」的精神，和我們的語言文字同其壽命；尤盼望這種精神有一部分注入現代青年文學家的腦裏頭。

小慧解頤錄

孔子訟冤

有懷疑子與尊聖子二人論學。懷疑子每喜摭拾孔孟之言，不合公理者，以爲詆諆。尊聖子一一糾之，懷疑子卒莫能難也。大哉孔子！

懷疑子曰：「《論語》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此語與老子所謂法令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有何異哉？是孔子懼後世民賊之不能罔民，而教猱升木也。夫文明國者，立法之權，皆在於民，日日謀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之普及；而孔子顧以窒民智爲事，何也？」尊聖子曰：「此子誤斷句讀法也。經意本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言民之文明程度已可者，則使之自由；其未可者，則先使之開其智也。夫民未知而使之自由，必不能善其後矣。

使知之者，正使其由不可而進於可也。」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夫至尋常人而猶以爲諂，則其諂態之不堪入目可想矣。何怪乎後世誦法孔子者，只以爲干祿之具也！」尊聖子曰：「此亦句讀之誤也。經意云：『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言號稱事君盡禮之人，大率以爲諂諛之具耳。」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夫古者君臣坐而論道，漢制：天子猶有爲丞相起，天子爲丞相下輿。蓋君不甚尊，臣不甚卑。何也？君之與臣，皆受民之委託而治事者耳，而僕僕亟拜胡爲也？時制拜上，已嫌其過；孔子猶以爲未足，復等而下之，無乃貶損人格耶？何怪乎人以爲諂也。」尊聖子曰：「下字，當訓不恥下問之下，指國民也。孔子以爲崇拜國民，禮也。今乃崇拜君上，則驕泰矣。故孔子必崇國民也。今世歐美大政治家，皆拜下從下者也。故專制國，媚於一人；立憲國，媚於庶人。孔子示政治家以運動之方耳。」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言論思想之自由，此世界所以進文明之具也。泰西近世，異端愈均，而學界愈放大光明。今孔子乃以治異端爲害，何其不廣乎？是所謂教主之專制也。」尊聖子曰：「此語本文極爲明白，孔子只教人不可攻擊異端而已。而朱子不解事，乃爲強訓攻爲治；是朱學，非孔學也。後儒或有訓已爲止者，言攻異端則

其害止，尤爲無禮。皆以小儒之識，測聖人者也。」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夫當太平時代，則雍容歌舞，拖紫紆青；至亂世，則避其難，潔身以自藏，袖手坐視天下之陸沉，而不思拯之。然則天之生聖人何爲哉？」尊聖子曰：「然天下有道則見者，謂當太平之時，則彰明較著，以組織政黨也。無道則隱者，謂當朝政棼亂之時，則當堅忍慎密，組織秘密會社，以圖不議也。蓋聖人用世之心苦。」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今世所稱第一等文明之國，何一不有議院？庶人之議政，天下之公理也。孔子爲此言，是永陷我國於專制地獄，使之千萬億劫而莫能救也。」尊聖子曰：「子未通古訓耳。子不讀《爾雅》乎？《爾雅》云：『不顯，顯也；不承，承也；』古書多有以不字足句者，其例不可勝數，孔子此言，正謂天下有道，則庶人議耳。不顯不承，亦作丕顯丕承；故不議亦可作丕議。丕者，大也；言天下有道，則庶人大開議會耳。」懷疑子無以應。

懷疑子曰：「《論語》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太息於諸夏之無君，曾夷狄之不若。夫君主固可以立國，民主亦何嘗不可以立國？而孔子立言，無一不惟君是賴，是使民喪其獨立自治之性質也。故孟子稱其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然則使孔子而生於今日之法國、美國，將終身旁皇無措矣。」尊聖子曰：「《論語》此文，本甚明了。所謂夷狄者，即野

蠻之別號也；諸夏者，即文明之別號也。言野蠻專制之有君，不如文明立憲國之無君耳。」懷疑子無以應。

笑林

俗語文體之流行，文學進化之一徵也。兩粵言語，與中原殊塗；珠江女兒所常諷之粵謳一篇，知文者常歎爲神品，尚矣。十年前，有某學究，以詼諧著名者，嘗以粵語作詩二首，誦之令人絕倒，今祿以供茶前酒後一談柄焉。但非解粵語者，不知其趣。又俗字多不可書，不能如口誦之神妙也。

賦得椎博浪沙（得秦字五言八韻，試帖一首）：

「話說椎皇帝，如何膽咀真？果然渠好漢，怕乜你強秦。幾十多斤鐵，孤單一箇人；攔腰撳過去，錯眼打唔親。野仔真行運，衰君白替身；險些都變鬼，快的去還神。兇手當堂趯（讀叶笛，走也），差頭到處尋；亞良真本笨，為咁散清銀。」

垓下弔古（七律一首）：

「又高又大又嵯峨，臨死唔知重唱歌；三尺多長鋒利劍，八千靚溜後生哥。既自稟砰爭皇帝，何必頻輪殺老婆？若使烏江唔割頸，漢兵追到屎難屙。」

蘇東坡、黃山谷、佛印，三人在杭州，日日酒食徵逐；惟佛印食量之大，尙過於魯智深，每次飲食，酒餚輒爲所先盡，坡、谷苦之。一日相與謀曰：「我們何不瞞著這老禿，樂一天呢？」乃悄蹴一舟，背佛印，備小酌以遊西湖。不料佛印神通廣大，早偵知之；瞷二人之未登舟也，先登而自匿於船板下，囑舟子勿洩焉。既而坡、谷至，泛舟容與，放乎中流，時月夕也。坡謂谷曰：「老禿不在座，使人整暇；我輩何不淺斟緩酌，行一雅令，以消永夕？」谷請坡出令。坡曰：「首二句即景，末二句以四書中有哉字者貼切之，且須叶韻。」谷沉吟一響曰：「浮萍撥開，游魚出來；得其所哉！得其所哉？」坡擊節歎賞。旋應令曰：「浮雲撥開，明月出來；天何言哉！天何言哉！」谷方欲擊節，詎佛印已搔著心癢，按捺不住；即在艙下，一面開口，一面昂頭，大聲喊道：「浮板撥開，佛印出來；人焉廋哉！人焉廋哉！」遂復抹髯搖舌，據觴奪箸，風馳雲捲，頃刻之間，盤盂四大皆空。

東坡苦佛印大食，一日有饋生魚者，坡方烹而獨饗之，忽佛印施施而來。坡遙見之，則倉皇匿其魚於承塵上，冀印之旋去而復食也。印已窺見狼狽，故絮絮不肯行。既而問坡曰：「學士之姓蘇字，作何寫法？」坡曰：「異哉！和尙寧不識？」印曰：「非也，吾見有寫禾字於

左，魚字於右者，是亦蘇字乎？」坡曰：「然，特俗體耳。」印曰：「又近見有寫魚字於草頭之下者，亦可乎？」坡曰：「這卻不能了。」印曰：「即是不能，拿下來同吃罷！」

有某學政按試某縣，縣中童生無一能成一八股文者，勉強依學額取錄三名。其第一名批語，爲「放狗屁」；第二名批語，爲「狗放屁」；第三名批語，爲「放屁狗」。有問者曰：「同用此三字，而有一二三等之差，何也？」學政曰：「是在文法，顧諸君不解耳。試一讀《馬氏文通》，當知其用。夫第一名者，是人也，不過偶放一狗屁耳；第二名者，是狗也，其他種能力或尚多，不過偶放一屁耳；至第三名，則是狗也，捨放屁外，無他長技矣。」

有某甲旅於外，託其鄉人某乙，帶食物歸，以給其子。乙曰：「子之子其名爲何？其狀貌如何？」甲曰：「子不必問，但歸視諸兒童中最佳者，即我子矣。」乙頷之去。既而甲歸，詢其子，曾否領物？子曰：「未也。」甲以詰乙，乙曰：「已給之矣。」甲曰：「我子云未也，何故？」乙曰：「君告我曰：『視諸兒童中最佳者，即君之子也。』吾熟察之再三，最佳者莫我子若也。既承君貺，已給之矣。」甲乃廢然而返。君子曰：「今世民族主義之盛行，彼言愛國者，亦若是已耳。嗚呼！言愛國者，亦若是已耳！」

近世第一女傑羅蘭夫人傳

「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此法國第一女傑羅蘭夫人臨終之言也。

羅蘭夫人何人也？彼生於自由，死於自由。羅蘭夫人何人也？自由由彼而生，自由由彼而死。羅蘭夫人何人也？彼拿破崙之母也，彼梅特涅之母也，彼瑪志尼、噶蘇士、俾士麥、加富爾之母也。質而言之，則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人物，不可不母羅蘭夫人；十九世紀歐洲大陸一切之文明，不可不母羅蘭夫人；何以故？法國大革命，爲歐洲十九世紀之母故，羅蘭夫人爲法國大革命之母故。

時則距今百五十年前，實西曆一千七百五十四年三月十八日，於法蘭西之都巴黎之市，般奴佛之街，金銀彫工菲立般之家，有一女兒，揚呱呱之聲，以出現於此世界，是即瑪利儂（名）菲立般（姓）女士，而未來之羅蘭夫人也。其家本屬中人之產，父性良懦，母則精明有丈夫

氣。父母勤儉儲蓄，爲和平世界中一和平市民。以如此之家，而能產羅蘭夫人如彼之人物，殆時勢產英雄，而非種性之所能爲力也。稍長，受尋常社會之發育。雖然，彼以絕世天才，富於理解力，想像力，故於規則教育之外，其所以自教、自育者，所得常倍蓰焉。年十歲，即能自讀一切古籍。每好讀耶穌使徒爲道流血之傳記，亞剌伯、土耳其內亂之劇本，文家旅行遊歷之日記，荷馬、但丁之詩歌。而尤愛者，爲布爾特奇之《英雄傳》（按布爾特奇(Plutarch)羅馬人，生於西曆紀元後四、五十年頃。其所作《英雄傳》，傳凡五十人。皆希臘羅馬之大軍人，大政治家，大立法家。而以一希臘人，一羅馬人，兩兩比較，故共得二十五家。每卷不下萬餘言，實傳記中第一傑作也。其感化人鼓舞人之力最大，近世偉人如拿破崙、俾士麥皆酷嗜之。拿破崙終身以之自隨，無一日不讀，殆與羅蘭夫人等也）。常置身卷裏，以其中之豪傑自擬。每從父母到教堂祈禱，必手此書偷讀焉。往往自恨不生二千年前之斯巴達、雅典，則掩卷飲泣，父母叱之而不能禁也。彼其兄弟姊妹六人，不幸悉殤夭；故夫人少年之生涯，極寂寞之生涯也。惟寂寞故，故愈益求親友於書卷之中。感情日以增，理想日以邃，彼後年寄其夫羅蘭一書，有云：「妾之多感，殆天性然矣。生長於孤獨教育之中，愛情集注一點，愈熾愈深，歌哭無端，哀樂奔會。當尋常兒女，忙殺於遊戲，衎衎於飲食之頃，而妾往往俯仰天地，常若有身世無窮之感」云云。其少年奇氣，觀此可見一斑矣。

彼之熱心，先注於宗教。十一歲，得請於父母，入尼寺（天主教之信女不嫁者所居也）以學教理者一年。出寺，養於外祖母家者又一年，乃始歸家。以彼之慈愛謙遜敏慧，故舉家愛之，親

友慕之，如是度平和之歲月者有年。雖然，外界之生涯則平和也，而其內界之精神，忽一大革命起。當時法國政界革命之前驅，所謂思想界革命者，已膚寸出沒，起於此女豪傑有生於前。至是愈漲愈劇，無端而滲入此平和家庭之戶隙；而彼神經最敏之一少女，已養成一種壯健高尙之原動力，於不知不覺之間矣。彼其日以讀書窮理爲事，已自悟遺傳權威習慣等，爲社會腐敗之大本。日益厭之，日益思破棄之。常有一種自由獨立，不傍門戶，不拾唾餘之氣概。於是乎其革命，亦先自宗教起。彼於《新舊約》所傳摩西、耶穌奇蹟，首致詰難，以爲是誕妄不經之說。教會神甫（父），勸讀耶教《證據論》等書，反覆譬解。彼一面讀之，又一面讀懷疑派哲學之學說。虛論不敵實理，彼女當十六、七歲頃，終一掃宗教迷信之妄想。但不欲傷慈母之意，故猶循形式，旅進旅退於教會。蓋其磊落絕特之氣概，苟認爲道理所否定者，雖臨以雷霆萬鈞之力，不能奪其志，而使枉所信，彼之特性則然也。其後此所以能以纖纖一弱女之身，臨百難而不疑，處死生而不屈，放一文明燦爛之花於黑暗法國大革命之洞裏者，皆此精神此魄力爲之也。

彼其讀布爾特奇（布爾特奇《英雄傳》省稱，「布爾特奇」，泰西學界之常語也）而心醉希臘羅馬之共和政治。又竊睨大西洋彼岸，模倣英國憲法新造之美國，而驚其發達進步之速。於是愛平等、愛自由、愛正義、愛簡易之一念，漸如然如沸，以來往於彼女之胸臆間。雖然，彼之理想則然耳。至於言實事，彼固望生息於革新王政之下，爲王家一忠實之臣民。路易十六之即位

也，彼以爲維新之大業可以就，人民之幸福可以期。千七百七十五年「麵包之亂」，彼猶咎人民之急激，而袒政府之政策。蓋彼慈愛之人，非殘酷之人也；樂平和之人，非好暴亂之人也。嗚呼！自古革命時代之仁人志士，何一非高尚潔白之性質，具視民如傷之熱情？苟非萬不得已，夫豈樂以一身之血，與萬衆之血，相注相搏相糜爛，以爲快也？望之無可望，待之無可待，仍不得不割慈忍愛，茹痛揮淚，以出於此一途。嗚呼！以肫肫煦煦之羅蘭夫人，而其究也，乃至投身於千古大慘劇之漩渦中，一死以謝天下。誰實爲之，而令若此！

未幾，與羅蘭（名）福拉底（姓）結婚。羅蘭者，里昂市人，全恃自力以自造福命之人也。十九歲，即孑身遊亞美利加。復徒步遊歷法國一周。其後爲亞綿士之工業監督官。常著書論工商問題，嘖嘖有名於國中。好旅行，好讀書，宅心誠實，治事精嚴，嚴行方正，自奉質樸。然自信力甚強，氣魄極盛，亦自幼心醉共和政治，故與瑪利儂夙相契，至千八百七十年，乃舉結婚之禮。時羅蘭四十五歲，瑪利儂二十五歲，自此瑪利儂以羅蘭之名轟於世。

羅蘭夫人之生涯，以險急而終，以平和而始。結婚後二年，舉一女一子。未幾，羅蘭遷里昂市工業監督官，舉家移於里昂。羅蘭之學識人物，大爲此地所尊敬。時當里昂工業衰頹之極，羅蘭汲汲講整頓恢復之策。常有所論著，發表己見，輿望益高，而夫人實一切左右其間。羅蘭之著述，無一不經夫人之討論筆削。猶復料理家事，撫育子女。又以餘力常從事於博物學、植物學。蓋羅蘭之夫人，一生最愉快最幸福者，惟此四、五年。雖然，天不許羅蘭夫人享

家庭之幸福，以終天年也。法蘭西歷史，世界歷史，必要求羅蘭夫人之名，以增其光燄也。於是風漸起，雲漸亂，電漸迸，水漸湧，譆譆！出出！法國革命！嗟嗟咄咄！法國遂不免於大革命！

其時之法國，承路易十四、十五兩朝之後，所播之禍種已熟。新王路易十六，既有不得不刈其祖父餘殃之勢，火山大爆裂之期將近，此處見一縷之煙，彼地聞陰陰之響，大亂固已不可避。而新王之柔懦，不能調和此破裂，而反激之。雖有賢相尼卡亞，見事不可爲，引身而退。於是國王之優柔，內廷權奸之跋扈，改革之因循，賦斂之煩重，生計之窘迫，種種原因，相煎相迫。人民之忍之也，一次復一次；其待之也，一年復一年，卒乃於千七百八十九年，破巴士的之獄，解放罪犯，而革命之第一聲始唱。

巴士的破獄之凱歌，即羅蘭夫人出陣之喇叭也。夫人以慧眼觀察大局，見尼卡亞之舉動，國會之舉動，無一可以躊躇滿志者。乃距躍忽起，以爲革命既起，平生所夢想之共和主義，今已得實行之機會。夫人非愛革命，然以愛法國故，不得不愛革命。彼以爲今日之法國已死，致之死而生之，舍革命末由。於是夫妻專以孕育革命精神，弘布革命思想爲事。首創一里昂俱樂部，夫人自著鼓吹革命之論說，撮集盧梭《人權論》之大意，印刷〈美國布告獨立文〉。無夙無夜，自攜之以散布於遠近。於是所謂「羅家小冊子」者，如雨如霰，落於巴黎、里昂之間。友人布列梭，創一《愛國報》於巴黎，友人占巴黎創一《自由報》於里昂，夫人皆

爲其主筆。呼風喚雨，驚天動地，號神泣鬼，駭龍走蛇，而法國中央之氣象一變。

千七百九十一年，里昂市以財政困難之故，乞援助於國會，羅蘭被舉爲委員，於是夫妻相攜，留滯巴黎者七閱月。彼等之到巴黎也，其旅館忽爲志士之公會場，友人布列梭、比的阿布科、羅拔士比等，相率引同志以相介紹。每間日輒集會於羅氏之寓。夫人於彼時，其舉動如何？彼嘗自記曰：「余自知女子之本分，故雖日日於吾前開某會，吾決不妄參末議。雖然，諸同志之一舉一動，一言一議，吾皆諦聽牢記，無所遺漏。時或欲有所言，吾必嚙吾舌以自制」云云。嗚呼！當此國步艱難之時，袞袞英俊，圍爐抵掌以議大計；偶一瞥眼，則見彼眉軒軒，目炯炯，風致絕世，神光逼人，口欲言而脣微嚙，眼屢閃而色愈厲之一美人，監督於其側。夫人雖強自制，而其滿腔之精神，一身之魔力，已隱然舉一世之好男兒，而盧牟之亭毒之矣。

此七月間，既偏交諸名士，加盟於所謂同胞會者，又屢聽俱樂部之演說，與國會之討論。夫人憾革命進行之遲緩也，則大憤激。乃致書於布列梭曰：「我所愛之士西羅乎（按士西羅者，羅馬民政之領袖也。當時羅蘭夫人及其同志，以心醉共和政治故，故往復書簡，常以希臘羅馬共和時代之名人相呼）！盍投卿之筆於火中，翩然以入於草澤乎？今之國會，不過腐敗壓迫之一團塊耳。今日之內亂，早已非凶事，我等固死也，有內亂，或猶得而蘇甦之。今也無內亂，則無自由，我等猶懼內亂耶？猶避內亂耶？」此實當時夫人急進之情形也。夫人既怒國會之因循，遂憤然不復入旁聽席。其年六月，路易第十六竊遁去，被捕而再歸巴黎。夫人以爲當時當實行革命，而猶不

實行，嗟惋益甚。竊歎息曰：「我等今日必不可無一度革命。雖然，人民豈果猶有此魄力與否？吾甚疑之。」自是怏怏然偕其夫共歸里昂，歸途散布羅拔士比之〈革命檄〉，以激大衆。夫妻歸里昂之月杪，解散國會，而別開所謂立法議會者，以七百四十五名之新議員組織而成。同時工業製造官之缺裁撤，羅蘭乃專從事筆舌，益盡瘁於愛國之業。十二月，舉家移於巴黎。

彼時法國之大權，全在立法議會之手，而議會中實分三派：一爲平原派，以其占坐席於議場平原之地，故得此名。實平凡之人物所結集也。二曰山嶽派，以占議場之高席，故有此名。實極端急激派，而此後以血塗巴黎之人，如羅拔士比、丹頓、馬拉亞輩，皆此派之錚錚者也。三曰狄郎的士派，一以其議員多自狄郎的士之地選出，故有此名。此派當時最有勢力，布列梭、布科、魯卡挨諸賢，皆出於此中。其人率皆受布爾特奇《英雄傳》及盧梭《民約論》之感化。少年氣銳，志高行潔，以如鏡之理想，與如裂之愛國心相結。而鼓吹之、操練之、指揮之者，實爲羅蘭夫人。狄郎的士派之黨魁，名則羅蘭，實則羅蘭夫人。此歷史家所同認也。至是內外之形勢益急，禍迫眉睫，彼奄奄殘喘之路易第十六，乃不得罷斥誤國舊臣而代之以民黨。於是羅蘭以輿望所歸，被舉爲內務大臣，時千七百九十二年三月。夫妻受命，移居於官邸。羅蘭之入謁內廷也，服常服，戴圓帽，履舊靴，如訪稔熟之親友者然。宮中侍者，莫不失驚。

昔也地方一小商務官之妻，今也爲將傾之路易朝內務大臣之夫人。羅蘭夫人之勢力，至是

益盛。其家常爲狄郎的士黨之集會所。夫人日則招集諸黨派，夜則鞠躬盡瘁，以助良人之職務。羅蘭每與其同僚有所計議，必請夫人同列其席。內務大臣公案上狼藉山積之重要文牘，一一皆經夫人之手，然後以下諸秘書官；凡提出於議會及閣議之報告書，皆由夫人屬草；凡政府出刊之官報，皆由夫人指揮其方針，監督其業務。使當時新政府之動力，日趨於共和理想者，皆羅蘭夫人爲之也。法國內務大臣之金印，佩之者雖羅蘭，然其大權，實在此紅顏宰相之掌握中矣。

羅蘭夫人以爲改革之業，決非可依賴朝廷。故他人雖或信路易，夫人決不信之。彼嘗言曰：「吾終不信彼生於專制之下，以專制而立之王，能實行立憲政治。」羅蘭之初爲大臣也，見路易則欣欣然有喜色。歸語夫人，夫人曰：「君其被愚矣。政府不過一酒店耳，大臣不過王之一傀儡耳。」夫人不獨疑王也，無論何人，凡與貴族黨有關係者皆疑之。時有一老練之外交家焦摩力者，引其友以見夫人。既退，夫人語人曰：「彼輩諸好男兒，面有愛國之容，口多愛國之語。以吾觀之，彼等非不愛國也；雖然，愛國不如其愛身，吾不願我國中有此等人。」

以眇眇一羅蘭夫人，驅其夫，驅其他諸大臣，驅狄郎的士全黨，使日與王路易相遠。至是年六月，而王與新政府之衝突，已達於極點，先是四月，已與奧大利宣戰，戰不利，人心洶洶，而國內頑固教士，多不肯誓守新憲法，事機愈紛紛岌岌。政府乃提出二大政策：一曰、由巴黎各區，募新兵二萬，以防內訌外敵，保衛都城。二曰、凡不從憲法之教民，皆放逐之於境

外。王路易不許。羅蘭夫人以爲狄郎的士黨，對於朝廷之嚮背，當以此方案之行否爲斷。乃促羅蘭聯合閣員，上書於王。言若欲安國家，利社稷，宜速實行此案。不然，則臣等惟有乞骸骨，不復能爲王馳驅矣。此奏議文筆精勁，詞理簡明。論者謂法蘭西史中公牘文字，以此爲第一云。其屬稿者，實羅蘭夫人也。果也，路易第十六，剛愎自用，至六月十一日，新政府遂總辭職。

革命之勢，愈劇愈急，至八月初十日。路易第十六終被廢，幽閉於別殿。王政已倒，共和已立，立法議會，一變爲民選議院，遂新置行政會議，羅蘭亦復任內務行政官之職。廢王之舉，倡之者山嶽黨也，而狄郎的士黨亦贊成之。

羅蘭夫人之理想，今已現於實際，以爲太平建設，指日可待。豈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前門拒虎，後門進狼；在上之大敵已斃，而在下之大敵，羽翼正成。今也羅蘭夫人，遂不得不投其身於己所造出之革命急潮中，而被裹被挾被捲以去。

河出伏流，一瀉千里，寧復人力所能捍禦？羅蘭夫人既已開柙，而放出革命之猛獸；猛獸噬王王斃，噬貴族貴族斃；今者將張牙舞爪，以向於司柙之人。夫人向欲以人民之勢力動議會，今握議會實權者，人民也；飲革命之醉藥而發狂之人民也。夫人夙昔所懷抱，在先以破壞，次以建設。一倒專制，而急開秩序之新天地。雖然，彼高掌遠蹠之革命巨靈，一步復一步，增加其勢力。益咆哮馳突，以蹂躪蹴踏眞正共和主義之立腳地。不及一月，而羅蘭夫人及

狄郎的士黨諸名士，皆漸不得不與巴黎之衆民爲敵。當此之時，其勢力可以彈壓衆民者，惟有一人，曰丹頓。丹頓者，山嶽黨之首領，而行政會議之一員，與羅蘭同僚者也。其在民間，輿望最高，其資格正可以當此難局。雖然，羅蘭夫人不喜其人，謂其太急激，不適於今日之用。以爲必拒絕此同盟，然後狄郎的士黨之黨勢，乃可以得安全。蓋夫人乃單純之理想家，闇於實用，故執拗若是，是亦無足爲怪者。丹頓初時熱心成就此同盟，每日必詣夫人之應接室。每官僚會集，常先期而至。至八月之末，其知同盟必不能就，遂相絕不復至。於是與暴民爲敵之羅蘭夫人黨，不得不更敵暴民之友之山嶽黨。

彼法蘭西史上，以血題名之山嶽黨，以此年九月初旬，屠殺巴黎獄中王黨之囚，人以爲無政府魔神之犧牲。至是，羅蘭夫人始知爲山嶽黨所賣，月之五日，夫人與一書於友人曰：「我等今已在羅拔士比、瑪拉亞等之刀下。」其九日，復致一書曰：「吾友丹頓君，革命之公敵也。彼以羅拔士比爲傀儡，以瑪拉亞爲羽翼，握短刀，持藥線，以刺爆國民。嗚呼！妾之熱心於革命，卿所知也。雖然，妾恥之！革命之大義，爲無道之豎子所污點，革命實可厭也。數十年所經營，而今日使我國終於此地位。吾實恥之！」可憐志高行潔，而迂於世務之狄郎的士黨，遂爲山嶽黨所掩襲。自茲以往。巴黎亂民，與山嶽黨以百丈怒潮之勢，猛撲彼共和之城。其立於城上之羅蘭夫人，及狄郎的士黨，遂不得不爲此狂濤駭浪之所淘盡矣。

時勢雖日革，而志氣不稍挫，羅蘭夫人愈奮力以鼓舞其麾下諸豪傑。常相語曰：「我等今

日既不能自救。雖然，一息尚存，我等不可不救我國。」其時在議院有布列梭等，在政府有羅蘭等，皆以恢復秩序，確立共和，制止暴亂爲主義。雖然，大事已去，不可復挽。羅蘭夫人之名，爲議院所唾罵，爲瑪拉等主筆之報紙所凌辱，屢構誣詞以陷羅蘭夫妻；常有刺客，出入於彼夫妻之閫。至千七百九十三年一月二十一日，山嶽黨遂乘勢馘路易第十六之首於斷頭臺上。雖狄郎的士派爲激烈之大反對，終不可得救。其明日，羅蘭遂辭職。

路易之死刑，實狄郎的士黨覆沒之先聲也。彼山嶽黨既久蓄勢力於巴黎市民中，立意先殺王，次刈狄郎的士黨，以快其暴亂專制之志。乃於五月晦日之後，遣逮吏於羅蘭家。羅蘭聞變脫遁，而夫人遂被逮。公溫詞慰諭愛女及婢僕，乃入於遏比之牢。

夫人之在獄中也，曾無所恐怖，無所頹喪；取德謨遜之《詠史詩》，布爾特奇之《英雄傳》，謙謨之《英國史》，西里頓之《字典》等，置諸左右。每日誦讀著作，未嘗或輟。時則靜聽巴黎騷擾之聲。每到晨鐘初報，起讀其日之新聞紙，見國事日非，狄郎的士黨之命迫於旦夕，則欷歔慷慨，淚涔涔下。此時夫人所以自娛者，惟書與花而已。夫人在獄中，粗衣惡食，所有金錢，盡散諸貧囚。惟花與書籍，則愛若性命，蓋生平之嗜好然也。夫人幼時，每當讀書入定之際，雖何人若不見，雖何事若不聞。惟屢屢以其讀書之眼，轉秋波以向花叢。此兩種嗜好，至死不衰。

在獄凡二十四日，突然得放免之令。夫人從容辭獄因，驅車歸家。何圖席尙未煖，忽復有

兩警吏躡跡而來，出示一公文，則再逮捕之命令也。於是復入桑比拉志之獄。

凡知天命而自信篤者，舉天下無不可處之境，舉天下無不可爲之時。羅蘭夫人在此獄者凡四閱月，猶時時竊鼓舞其同志，氣不少衰。嘗致書於布列梭曰：「吾友乎！君其毋失望！彼布爾達士在腓列比之野，遂嗒然發不能救羅馬之嘆，妾之所不敢也。」夫人在獄中，益以書與花自遣。又學英語，學繪畫。時或從獄吏之妻，假鳴琴一彈三嘆，聽者淚下。時千七百九十三年之秋，革命之狂瀾，轟天撼地；斷頭機厭人之血，布楞河塞人之肉，腥風颯颯，慘雨濛濛之時節；而以身許國之一烈女，在桑比拉志獄中，日長如年，身世安危，久置度外。乃靜念一身之過去，默數全國之將來，遂伸紙吮筆，草著《自傳》、《革命紀事》、《人物逸話》三書。時有英國維廉女史者，常訪夫人於獄中，歸而紀其事曰：

「羅蘭夫人在桑比拉志獄，於一身境遇，毫無所怨。尤在狹隘之獄室，為壯快之談論，一如在大臣官邸時也。其案上有書數卷，當余入訪時，適見其讀布爾特奇《英雄傳》，聲出金石。余方欲有所慰藉，夫人以樂天知命，洒然自得之意告余。及最後，余問及其十三歲之愛女之消息，則夫人忽飲淚，幾哽咽不成聲。嗚呼！夫孰知轟轟烈烈聲名震一世之羅蘭夫人，其多情其慈愛有如此也！」

十月三十一日，即狄郎的士黨之名士二十二人殉國之日，夫人自桑比拉志獄，移於康沙士黎獄。自是受鞫訊者數次，其最後公判之餘日，有某律士欲爲夫人辯護者，訪之於獄中。夫人以己之命運已定，勸以勿爲無益之辯護，徒危其身，脫指環以謝之。

其明日，爲最後公判之日，夫人著雪白之衣，出於法庭。其半掠之髮，如波之肩，澄碧之兩眼，與雪衣相掩映，一見殆如二十許妙齡絕代之佳人。法官以種種之僞證，欲誣陷夫人。夫人此際之答辯，實法蘭西革命史中最悲壯之文也。其大旨以狄郎的士黨之舉動，俯仰天地，無所愧怍。最後乃昌言曰：

「凡眞正之大人物，常去私情私慾身獻諸人類同胞。而其報酬，則待諸千載以後。余今者謹待諸君之宣告，無所於悔。雖然，正人君子獻身於斷頭臺之日，是即正人君子置身於凱旋門之也。今日此等污濁混亂，以人血爲酒漿之世界，余甚樂脫離之，無所留戀。余惟祝我國民速得眞正之自由。蒼天蒼天！其眷然下顧，以救此一方民哉！」

此熱誠切摯之言，彼非法之法官聞之，皆咋舌不知所對。卒以預聞隱謀，不利於共和政體，宣告死刑。夫人肅然起立曰：

「諸君肯認余爲與古來爲國流血之大人物，有同一之價值乎？余深謝諸君，余惟願學彼大人物從容就義之能度，毋爲歷史羞！」

是日歸至獄中，收攝萬慮，作書數通，以遺親友。其所與愛女書之末句云：「汝宜思所以

不辱其親者！汝之兩親，留模範於汝躬，汝若學此模範而有所得焉，其亦可以不虛生於天地矣。」

翌日爲千七百九十三年十一月九日，羅蘭夫人乘囚車以向於斷頭臺。其時夫人之胸中，浮世之念盡絕，一種清淨高尚不可思議之感想，如潮而湧。夫人欲記之，乞紙筆於吏，而吏不許，後之君子憾焉。

泰西通例，凡男女同時受死刑，則先女而後勇，蓋免其見前戮者之慘狀而戰慄也。其日有與羅蘭夫人同車來之一男子，震慄無人色。夫人憐之，乃曰：「請君先就義，勿見余流血之狀以苦君。」及乞劊手一更其次第云。嗚呼！其愛人義俠之心，至死不渝，有如此者。雖小節亦可以概平生矣。

刀下風起血迸，一個人頭已落。夫人以次登臺，猛見臺上一龐大之神像，題曰「自由之神」，夫人進一揖而言曰：

「嗚呼！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幾多之罪惡，假汝之名以行！」

如電之刀一揮！斷送四十一年壯快義烈之生涯，於是羅蘭夫人，遂長爲歷史之人。

夫人殉國後，其一婢一僕，自投法庭，請從夫人以死。夫人殉國後，狄郎的士黨名士布列梭，昏絕不省人事者經旬，夫人殉國後數日，由巴黎至康安之大道旁，有以劍貫胸而開者，則羅蘭其人也。

新史氏曰：「吾草〈羅蘭夫人傳〉，而覺有百千萬不可思議之感想，刺激吾腦，使吾忽焉而歌，忽焉而舞，忽焉而怨，忽焉而怒，忽焉而懼，忽焉而哀。夫法國大革命，實近世歐洲第一大事也。豈惟近世？蓋往古來今，未嘗有焉矣，豈惟歐洲？蓋天下萬國，未嘗有焉矣。結數千年專制之局，開百年來自治之始，其餘波亙八十餘年，其影響及數十國土，使千百年後之史家，永以為人類新紀元之一記念物。嘻！何其偉也！而發起之者，乃在一區區纖纖之弱女子，吾一不解羅蘭夫人有何神力，乃能支配狄郎的士全黨，支配法蘭西全國，且支配歐羅巴全洲百年間之人心也。嗚呼！英雄造時勢耶？時勢造英雄耶？吾以為必有能造出『造時勢之英雄』之時勢，然後英雄乃得有所造。不然，羅蘭夫人以如彼多情，如彼慈善之絕代佳人，當路易十六即位之始，且殷殷望治，謳歌政府政策者，何以卒投身於最慘最劇之場，以不悔也。雖然，羅蘭夫人竟以是死。夫既以身許國矣，則死國事者，夫人之志也。乃其不死於王黨，不死於貴族黨，而死於平民黨；不死於革命失敗之時，而死於革命告成之後，則非夫人之志也。夫人能造時勢，而何以能造之使動，不能造之使靜，能造之使亂，不能造之使平？曰是由民族之缺點使然，不足為夫人咎也。竊嘗論之，法國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與英國千六百六十年之革命，其事最相類；其禍機伏於前王專制時代相類也（英之有額白查里女皇，猶法之有路易十四也），其激變由於今王之僞改革命相類也。其動力起於王與議會之爭相類也，其王逃而被獲，獲而被弒相類也，革命後改為共和政治相類也，共和政治，旋立旋廢，相類也。惟其國民幸福之結果，則

兩國絕異；英國革命之後，則憲政確立焉，民業驟進焉，國威大揚焉。法國革命後，則演成恐怖時代，長以血跡污染其國史，使千百年後聞者，猶爲之股慄，爲之酸鼻若是者，何也？英國人能自治，而法國人不能也。能自治之民，平和可也，破壞亦可也；平和時代，則漸進焉，破壞時代，則驟進焉（條頓民族之自治力，遠遠過於拉丁民族，故能驟強。不獨英、法兩國爲然也，荷蘭與比利時同居奈渣蘭半島，同經三十七年戰爭之亂；而荷蘭人於戰後民生日優，國運日強；比利時則彫落無復舊觀。日耳曼與意大利同在南歐，其建國情形亦相類；而德國今爲爲世界第一等強國，意國則薾然不能有所進。皆條頓、拉丁兩族得失之林也）。不能自治之民，則固不可以享平和，亦不可以言破壞。平和時代，則其民氣惰，而國以敝；破壞時代，則其民氣囂，而國以危。孔子曰：『爲政在人。』豈不然哉？故以無公德、無實力之人民，而相率以上破壞之途，是不啻操刀而割其國脈也。然則相率馴伏以求平和可乎？曰是又安能？世界政治之進化，既以進入第二級，其風潮固欲避不可避，而豈能以一二人之力捍之？事機既迫於無可望，平和亦敝，破壞亦敝，此孔明所以有『與其坐以待亡，孰若伐之』之論也。不然，法國大革命之慘痛，雖以今日百年以後，我遠東之國民聞之，猶且心悸；豈其當時歐洲列國而無所鑑焉？而何以全歐紛紛步其後塵，直至十九世紀下半紀，而其風猶未息也。蓋民智一開，人人皆自認其固有之權利，固有之義務，則有非得之非盡之不能安者。使當時法之王，法之貴族而知此義也，則法國何至有此慘劇？使後此歐洲各國之君主貴族，而知有此義也，則後此歐洲各國，何至有此慘劇？彼其君主，彼其貴族，既不知此

義矣；彼其民復相率馴伏以求平和焉。則歐洲各國，亦至今爲中世之黑暗時代而已，乃往車已折，而來軫方遒，歐洲中原之各君主貴族，未嘗不知查理士第一、路易第十六之世，而偏欲蹈其後以弄威福於一日，此所以擾攘亙七、八十年而未艾也。嗚呼！有讀〈羅蘭夫人傳〉者乎？其在上位者持保守主義者，當念民望之不可失，民怒之不可犯也如彼。苟其偷安苟且，夫彌縫掩飾，朘削無已，箝制屢行，則必有如法國一日中刑貴族王黨千餘人，斷屍遍野，慘血塞渠，乃至欲求爲一田舍翁而不可得。上蔡黃犬，華亭鶴唳，能勿驚心？自造此因，自刈此果，豈人力之所能避也？其在下何者，持進取主義者，當念民氣之既動而難靜，民德之易渙而難結也如此；苟無所以養之於平日，一旦爲時勢所迫，悍然投其身、投其國於孤注一擲；則必有如法國當日互相屠殺，今日同志，明日仇讎，爭取私利，變成無政府之現象，雖有一二志芳行潔，憂國忘身之士，而狂瀾又安能挽也？嗚呼！破壞之難免也如彼，破壞之可懼也又如此。人人不懼破壞，而破壞遂終不能免矣。何也？上不懼破壞，則惟愚民焉，壓民焉，自以爲得計，而因以胎孕破壞。下不懼破壞，則以談破壞爲快心之具，弁髦公德，不養實力，而因以胎孕破壞。然則欲免破壞，舍上下交相懼！其奚術哉？嗚呼！念銅駝於荊棘，能不愴然；見披髮於伊川，誰爲戎首？羅蘭夫人！羅蘭夫人！魂兮有靈，當哀鄙言！」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係

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吾今且發一問：人類之普通性，何以嗜他書不如其嗜小說？答者必曰：「以其淺而易解故，以其樂而多趣故。」是固然；雖然，未足以盡其情也。文之淺而易解者，不必小說；尋常婦孺之函札，官樣之文牘，亦非有艱深難讀者存也，顧誰則嗜之！不寧惟是，彼高才贍學之士，能讀《墳》、《典》、《索》、《丘》，能注蟲魚草木，彼其視淵古之文，與平易之文，應無所擇，而何以獨嗜小說？是第一說有所未盡也。小說之以賞心樂事爲目的者固多，然此等顧不甚爲世所重；其最受歡迎者，則必其可驚、可愕、可悲、可感，讀之而生出無量噩夢，抹出無量眼淚者也。夫使以欲樂故而嗜此也，而何爲偏取此反比例之物而自苦也？是第二說有所未盡

也。吾冥思之，窮軥之，殆有兩因：凡人之性，常非能以現境界而自滿足者也。而此蠢蠢軀殼，其所能觸能受之境界，又頑狹短局而至有限也。故常欲於其直接以觸以受之外，而間接有所觸有所受，所謂身外之身，世界外之世界也。此等識想，不獨利根衆生有之，即鈍根衆生亦有焉。而導其根器，使日趨於鈍，日趨於利，其力量無大於小說。小說者，常導人遊於他境界，而變換其常觸受之空氣者也——此其一。人之恆情，於其所懷抱之想像，所經閱之境界，往往有行之不知，習焉不察者。無論爲哀，爲樂，爲怨，爲怒，爲戀，爲駭，爲憂，爲慚，常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欲摹寫其情狀，而心不能自喻，口不能自宣，筆不能自傳。有人焉，和盤托出，徹底而發露之，則拍案叫絕曰：「善哉善哉！如是如是！」所謂「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感人之深，莫此爲甚——此其二。此二者，實文章之眞諦，筆舌之能事。苟能批此窾，導此窾，則無論爲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而諸文之中，能極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說若，故曰：「小說爲文學之最上乘也。」由前之說，則理想派小說尚焉；由後之說，則寫實派小說尚焉。小說種目雖多，未有能出此兩派範圍外者也。

抑小說之支配人道也，復有四種力——一曰「熏」：熏也者，如入雲煙中，而爲其所烘；如近墨朱處，而爲其所染。《楞伽經》所謂「迷智爲識，轉識成智」者，皆恃此力。人之讀一小說也，不知不覺之間，而眼識爲之迷漾，而腦筋爲之搖颺，而神經爲之營注；今日變一二焉，明日變一二焉，剎那剎那，相斷相續，久之而此小說之境界，遂入其靈臺而據之，成爲一

特別之原質之種子，有此種子故。他日又更有所觸所受者，旦旦而熏之，種子愈盛，而又以之熏他人，故此種子遂可以遍世界，一切器世間有情世間之所以成所以住，皆此爲因緣也。而小說則巍巍焉具此威德以操縱衆生者也。二曰「浸」：熏以空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廣狹；浸以時間言，故其力之大小，存其界之長短。浸也者，入而與之俱化者也。人之讀一小說也，往往既終卷後，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竟者，必有餘戀有餘悲；讀《水滸》竟者，必有餘快有餘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實愈多者，則其浸入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飲，則作百日醉。我佛從菩提樹下起，便說偌大一部《華嚴》，正以此也。三曰「刺」：刺也者，刺激之義也。熏、浸之力利用漸，刺之力利用頓。熏浸之力，在使感受者不覺；刺之力，在使感受者驟覺。刺也者，能使人於一剎那頃，忽起異感而不能自制者也。我本藹然和也，乃讀林沖雪天三限，武松飛雲浦厄，何以忽然髮指？我本愉然樂也，乃讀晴雯出大觀園，黛玉死瀟湘館，何以忽然淚流？我本肅然莊也，乃讀實甫之「琴心」、「酬簡」，東塘之「眠香」、「訪翠」，何以忽然情動？若是者，皆所謂刺激也。大抵腦筋愈敏之人，則其受刺激力也愈速且劇，而要之必以其書所含刺激力之大小爲比例。禪宗之一棒一喝，皆利用此刺激力以度人者也。此力之爲用也，文字不如語言。在文字中，則文言不如俗語，然語言力所被不能廣不能久也，於是不得不乞靈於文字。莊論不如其寓言，故具此力最大者，非小說末由。四曰「提」：前三者之力，自外面灌之使入；提之力，自內而脫之使出，實

佛法最上乘也。凡讀小說，必常若自化其身焉，入於書中，而爲其書之主人翁。讀《野叟曝言》者，必自擬文素臣；讀《石頭記》者，必自擬賈寶玉；讀《花月痕》者，必自擬韓荷生若韋癡珠；讀《梁山伯》者，必自擬黑旋風若花和尚；雖讀者自辯其無是心焉，吾不信也。夫既化其身以入書中矣，則當其讀此書時，此身已非我有，截然去此界以入於彼界。所謂「華嚴樓閣，帝網重重，一毛孔中，萬億蓮花，一彈指頃，百千浩劫。」文字移人，至此而極！然則吾書中主人翁而華盛頓；則讀者將化身爲華盛頓；主人翁而拿破崙，則讀者將化身爲拿破崙；主人翁而釋迦、孔子，則讀者將化身爲釋迦、孔子，有斷然也。度世之不二法門，豈有過此！此四力者，可以盧牟一世，亭毒群倫。教主之所以能立教門，政治家所以能組織政黨，莫不賴是；文學家能得其一則爲「文豪」，能兼其四則爲「文聖」。有此四力而用之於善，則可以福億兆人；有此四力而用之於惡，則可以毒萬千載。而此四力之最易寄者，惟小說。可愛哉小說！可畏哉小說！

小說之爲體，其易入人也既如彼，其爲用之易感人也又如此，故人類之普通性，嗜他文終不如諸小說。此殆心理學自然之作用，非人力所得而易也。此天下萬國凡有血氣者莫不皆然，非直吾赤縣神州之民也。夫既已嗜之矣，且遍嗜之矣，則小說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氣，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與呼吸之、餐嚼之矣。於此其空氣而苟含有穢質也，其菽粟而苟含有毒性也，則其人之食息於此間者，必憔悴，必萎病，必慘死，必墮落，此不待

蓍龜而決也。於此而不潔淨其空氣，不別擇其菽粟，則雖日餌之參苓，日施以刀圭，而此群中人之老病死苦，終不可得救。知此義則吾中國群治腐敗之總根原，可以識矣。吾中國人狀元宰相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佳人才子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江湖盜賊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吾中國人妖巫狐鬼之思想，何自來乎？小說也。若是者，豈嘗有人焉提其耳而誨之，傳諸缽而授之也！而下自屠爨販卒嫗娃童稚，上至大人先生高才碩學，凡此諸思想，必居一於是，莫或使之，若或使之。蓋百數十種小說之力，直接間接以毒人，如此其甚也！今我國民惑堪輿，惑相命，惑卜筮，惑祈禳；因風水而阻止築路，阻止開礦；爭墓墳而闔族械鬥，殺人如草；因迎神賽會，而歲耗百萬金錢，廢時生事，消耗國力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慕科第若羶，趨爵祿若鶩，奴顏婢膝，寡廉鮮恥，惟思以十年螢雪，暮夜苞苴，易其歸驕妻妾，武斷鄉曲，一日之快，遂至名節大防，掃地以盡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棄修義，權謀詭詐，雲翻雨覆，苛刻涼薄，馴至蓋人皆機心，舉國皆荊棘者：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輕薄無行，沉溺聲色，綣戀床笫，纏綿歌泣於春花秋月，銷磨其少壯活潑之氣，青年子弟，自十五歲至三十歲，惟以多情、多感、多愁、多病爲一大事業，兒女情多，風雲氣少，甚者爲傷風敗俗之行，毒遍社會：曰惟小說之故。今我國民綠林豪傑，遍地皆是，日日有桃園之拜，處處爲梁山之盟，所謂「大碗酒大塊肉，分秤稱金銀，論套穿衣服」等思想，充塞於下等社會之腦中，遂成爲哥老、大刀等會，卒至有如義和拳者起，淪陷京國，啓

召外戎，曰惟小說之故。嗚呼！小說之陷溺人群，乃至如是，乃至如是！大聖鴻哲數萬言諄誨之而不足者，華士坊賈一二書敗壞之而有餘。斯事既愈爲大雅君子所不屑道，則愈不得不專歸於華士坊賈之手。而其性質、其位置，又如空氣然、如菽粟然、爲一社會中不可得避、不可得屏之物。於是華士坊賈，遂至握一國之主權而操縱之矣。嗚呼！使長此而終古也，則吾國前途，尚可問耶！尚可問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說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說始！

宗教家與哲學家之長短得失

天下事理，有得必有失，然所得即寓於所失之中，所失即在於所得之內。天下人物，有長必有短，然長處恆與短處相緣，短處亦與長處相麗。苟徒見其所得焉、所長焉、而偏用之，及其缺點之發現，則有不勝其弊者矣。見其所失焉、所短焉、而偏廢之，則去其失去其短，而所得所失，亦無由見矣。論學、論事、論人者，皆不可不於此深留意焉。

宗教家言，與哲學家言，往往相反對者也。吾疇昔論學，最不喜宗教，以其偏於迷信，而爲眞理障也。雖然，言窮理，則宗教家不如哲學家；言治事，則哲學家不如宗教家；此徵諸歷史而斑斑者也。歷史上英雄豪傑，能成大業，轟轟一世者，大率有宗教思想之人多，而有哲學思想之人少（其兩思想並無之人雖尤多，僅恃哲學以任者，則殆絕也）。其在泰西，克林威爾兩造英國者也，其所以犯大不韙而無避，歷千萬難而不渝者，宗教思想爲之也。女傑貞德再造法國者也，其人碌碌無他長，而惟以迷信、以熱誠、感動國人而摧其敵，宗教思想爲之也。維廉濱開

闢美洲者也，而其所以以自由爲性命，視軀殼爲犧牲者，宗教思想爲之也。美國之華盛頓、林肯皆豪傑而聖賢也，皆富於宗教思想之人也。瑪志尼、加富爾皆孕育意大利者也，瑪志尼欲建新國，而先倡新宗教，其「少年意大利」，實據宗教之地盤，以築造之者也。其所以團結而不渙，忍耐而不渝者，宗教思想爲之也。加富爾之治國，首裁抑教權，然敵教會，非敵教旨也。其迷信之力亦頗強，故不治產而以國爲產，不娶妻而以國爲妻，宗教思想爲之也。格蘭斯頓十九世紀英國之傑物也，其迷信之深，殆絕前古（格公每來復日必往禮拜堂，終身未嘗間斷。又格公嘗與達爾文對談終日，達娓娓語其生物學新理，格公若毫不領略其趣味者然）。其所以能堅持一主義，感動輿論，革新國是者，宗教思想爲之也。其在日本維新前諸人物，如大鹽中齋、橫井小楠之流，皆得力於禪學者也；西鄉隆盛其尤著也。其所以蹈白刃而不悔，前者仆後有繼，宗教思想爲之也。其在我國，則近世哲學與宗教兩者，皆銷沉極焉！然若康南海，若譚瀏陽，皆有得於佛學之人也。兩先生之哲學，固未嘗不戛戛獨造，淵淵入微，至其所以能震撼宇宙，喚起全社會之風潮，則不恃哲學，而仍恃宗教思想爲之也。若是乎宗教思想之力，果如此其偉大而雄厚也。

哲學亦有兩大派：曰「唯物派」，曰「唯心派」。唯物派，祇能造出學問；唯心派，時亦能造出人物。故拿破崙、俾士麥皆篤好斯賓諾莎之書，受其感化者不少焉。而俄羅斯虛無黨人，亦崇拜黑智兒學說，等於日用飲食。夫斯、黑二子之書，皆未嘗言政治言事功也，而其感染人若此，蓋唯心哲學，亦殆近於宗教矣。吾苦讀歐洲史，見其爭自由而流血者，前後相接，數百

年如一日，而其人物類皆出於宗教迷信。竊以非迷信之力，不能奪人生死之念。及考俄國虛無黨歷史，其人不信耶穌教者十而八九（其首領女傑蘇菲亞臨刑時，教士持十字架爲之祈禮，蓋景教固國俗通例也。蘇菲亞斥退之曰：「吾不信耶穌教，毋以此相聒。」云云，他多類是）。而何以能甘鼎鑊如飴，無罣礙、無恐佈若此？吾深求其故，而知彼有唯心派哲學以代之也。唯心哲學，亦宗教之類也。吾國之王學，唯心派也。苟學此而有得者，則其人必堅強剛毅，而任事必加勇猛。觀明末儒者之風節可見也。本朝二百餘年，斯學銷沉，而其支流超度東海，遂成日本維新之治，是心學之爲用也！心學者是宗教之最上乘也。

夫宗教思想，何以宜以治事？而哲學思想，何以不宜（此指狹義之哲學，即唯心派以外之哲學也）？吾深思之，得五因焉：

一曰無宗教思想則無統一：今日世界衆生，根器薄弱，未能有一切成佛之資格，未能達群龍無首之地位。故必賴有一物焉，從而統一之，然後不至隨意競爭，軼出範圍之外，散漫而無所團結。統一之工具不一，而宗教其最要者也。故人人自由之中，而有一無形之物，位於其上者，使其精神結集於一團。其遇有不可降之客氣也，則此物足以降之；其遇有不可制之私欲也，則此物可以制之；其遇有不可平之黨爭也，則此物可以平之。若此者，莫善於宗教！宗教精神，一軍隊精神也。故在愈野蠻之制，則其所以統一民志者，愈不得不惟宗教是賴。使今日世界而已達文明之極點也，則人人有自治力，誠無待於教宗。而無如今猶非其時也，故曰「無

宗教思想，則無統一」。

二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希望者，人道之糧也。人莫不有兩境界：一曰現在界，二曰未來界。現在界屬於事實，未來界屬於希望。人必常有一希望焉，懸諸心目中，然後能發動其勇氣而驅策之，以任一切之事。雖然，有一物焉，常與希望相緣，而最爲希望之蠹者，曰失望。當希望時，其氣盛數倍者，至失望時，其氣沮亦數倍。故有形之希望，希望中之頗危險者也，宗教則無形之希望，此七尺之軀殼，此數十寒暑之生涯，至區區眇小足道也。吾有靈魂焉，吾之大事業，在彼不在此。故苦我者一時，而樂我者永劫，苦我者幻體，而樂我者法身。得此希望，則有安身立命之地，無論受何挫折，遇何煩惱，皆不至消沮，而其進益厲。苟不爾者，則一失意而頹然喪矣！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希望」。

三曰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脫：人之所以不能成大業者，大率由爲外境界之所以束縛也。聲焉、色焉、貨利焉、妻孥焉、名譽焉、在在皆可沾戀。一有沾戀，則每遇一事之來也，則認爲責任所不容諉，而於彼乎、於此乎、一一計度之，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名譽，則任事之心，減八九焉矣；而曰如此且不利於吾身家，則任事之心，減六七焉矣；而曰如此則不利於吾性命；則任事之心、減八九焉矣。此所以知非艱而行惟艱也。宗教者，導入以解脫者也。此器世間者，業障之所成耳。此頑軀殼者，四大之所合耳。身且非我有，而身外之種種幻象，更何爲戀愛？得此法門，則自在遊行，無罣無礙，捨身救世，直行所無事矣。而不然者，雖日日強節

之，而臨事猶不能收其效也。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解脫」。

四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忌憚：孔子曰：「小人而無忌憚也。」人至於無忌憚，而小人之量極矣，今世所謂識時俊傑者，日中摭拾一二新學名詞，遂吐棄古來相傳一切道德，謂爲不足輕重，而於近哲所謂新道德者，亦未嘗窺見其一指趾。自謂盡公德，吾未見其功德之有可表見，而私德則早已蔑棄矣。聞《禮運》大同之義，他無所得，而先已不親其親；讀邊沁功利之書，他無所思，而惟自知樂其樂；受斯密《原富》之篇，不以之增公益，而以之殖私財；覩達爾文物競之論，不以之結團體，而以之生內爭；耳洛克康德意欲自由之論，則相率於踰閑蕩檢，而曰我天賦本權；覩加富爾、俾士麥外交應敵之策，則相競於機械詭詐，而曰我辦事手段。若此者，皆所謂無忌憚者也。夫在西國，此等學說盛行而無流弊者，何也？有謹嚴迂腐之宗教以劑之也。泰西教義，雖甚淺薄，然以「末日審判」、「天國在邇」等論，日日相聒，猶能使一社會中中下之人物，各有所懾，而不敢決破籓籬（若上智則自能直受高義不至有流弊）。雖然，此等教旨，與格致學理不相容，殆不可以久立。至如我佛孽報之說，謂今之所造，即後之所承，一因一果之間，其應如響，其印如符，絲毫不能假借。此則無論據何學理，而決不能破之者也。苟有此思想，其又安敢放恣暴棄，造惡於今日，而收惡果於明日耶？孔子曰：「狷者有所不爲。」又曰：「克己復禮爲仁。」凡諸教門，無論大小，莫不有戒。戒也者，進民德之一最大法門也。吾見日本近三十年來，民智大進，而民德反下，其所以雖受西人之學，而效不及彼，其故

可深長思矣！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忌憚」。

五曰、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甚矣：人性之薄弱也！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若是者比比然矣。故佛之說教也。曰「大雄」、曰「大無畏」、曰「奮迅」、曰「勇猛」、曰「威力」，括此數義而取象於獅子。夫人之所以有畏者，何也？畏莫大於生死。有宗教思想者，則知無所謂生，無所謂死。死者，死吾體魄中之鐵。若餘金類、木類、炭、小粉、糖、鹽水，若餘雜質氣質而已。而吾自有不死者存，曰靈魂。既常有不死者存，則死吾奚畏？死且不畏，餘更何有？故眞有得於大宗教良宗教之思想者，未有不震動奮厲，而雄強剛猛者也。若哲學家不然，其用算學也極精，其用名學也極精。目前利害，剖析毫釐。夫天下安有純利而無害之事？千鈞之機，閣以一沙，則不能動焉。哲學家往往持此說，三思、四思、五六思，而天下無一可辦之事矣。故曰「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

要而論之，「哲學貴疑，宗教貴信」。信有正信，有迷信。勿論其正也、迷也，苟既信矣，則必至誠。至誠則任重，能致遠，能感人，能動物，故尋常人所以能爲一鄉一邑之善士者，常賴宗教。大人所以能爲驚天動地之事業者，亦常賴宗教。抑人之至誠，非必待宗教而始有也，然往往待宗教而始動；且得宗教思想而益增其力，宗教其顧可蔑乎？記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爲有宗教思想者言也。又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爲無宗教思想者言也。

曰，然則宗教長而哲學短，宗教得而哲學失乎？曰，又不然！宗教家言，所以立身也，所以治事也，而非所以講學。何以故？宗教與迷信常相爲緣，故一有迷信，則眞理必掩於半面，迷信相續，則人智遂不可得進，世運遂不可得進。故言學術者，不得不與迷信爲敵，敵迷信則不得不並其所緣之宗教而敵之。故一國之中，不可無信仰宗教之人，亦不可無摧壞宗教之人。生計學公例，功愈分而治愈進焉，不必以操術之殊而相非也。

雖然，摧壞宗教之迷信可也，摧壞宗教之道德不可也。道德者天下之公，而非一教門之所能專有也。苟摧壞道德矣，則爲忌憚之小人。固非宗教，而又豈足以自附於哲學之林哉？

曰天下之宗教多矣，吾誰適從？曰宗教家言，皆應於衆生根器而說法也，故時時不同，地地不同：一時一地，亦復人人不同。吾聞某教之言而生感者，即吾應以某教而得度也。故今日文明國最重信教自由，吾烏敢而限之？且吾今之言，言宗教也，非言宗教學也。若言宗教學，則固有優劣高下之可言；今以之立身，以之治事，則不視其教之優劣高下何如，而視其至誠所感所寄之程度何如。雖劣下如袁了凡之宗教，有時亦能產人物，他無論也。若夫以宗教學言，則橫盡虛空，竪盡來劫，取一切衆生而盡度之者，佛其至矣！佛其至矣！

凡迷信宗教者必至誠，而至誠不必盡出於迷信。宗教至誠之發，有誠於善者，亦有誠於惡者。但使既誠矣，則無論於善於惡，而其力量常過於尋常人數倍。至誠與發狂二者之界線，相去一杪黍耳。故其舉動之奇警也，猛烈也，堅忍也，銳入也，常有爲他人之所不能喻者，以爲

彼何苦如是？其至誠之惡焉者，如至誠於色，而爲情死；至誠於貨，而攫市金。其善焉者，如至誠於孝而割股；至誠於忠而漆身；至誠於國、至誠於道、而流血成仁。若此者，皆不誠之人所百思而不得其解者也。故天地間有一無二之人物，天地間可一不可再之事業，罔不出於至誠。知此義者，可以論宗教矣。

上大總統書

前奉溫諭，沖挹之憲，悱摯之愛，兩溢言表，私衷感激，不知所酬。即欲竭其愚誠，有所仰贊。既而復思，簡言之耶？不足以盡所懷；詳言之耶？則萬幾之躬，似不宜嘵瀆以勞清聽。且啓超所欲言者，事等於憂天而義存於補闕。誠恐不蒙亮察，或重咎尤；是用吮筆再三，欲陳輒止。會以省親南下，遠睽國門，瞻對之期，不能預計，緬懷平生知遇之感，重以方來世變之憂，公義私情，兩難恝默。故敢卒貢其狂愚，惟大總統垂察焉。

國體問題，已類騎虎，啓超良不欲更爲諫沮，益蹈愆嫌。惟靜觀大局，默察前途，愈思愈危，不寒而慄！友邦責言，黨人構難，雖云膠葛，猶可預防。所最痛憂者，我大總統四年來爲國盡瘁之本懷，將永無以自白於天下；天下之信仰自此墮落，而國本即自此動搖。傳不云乎：「與國人交，止於信。」信立於上，民自孚之。一度背信，而他日更欲有以自結於民，其難猶登天也。明誓數四，口血未乾，一旦而所行盡反於其所言，後此將何以號令天下？民將曰：「是以義始而以利終，率其趨利之心，何所不至？而吾儕更何所託命者？」夫我大總統本無利

天下之心，啓超或能信之，然何由以盡喻諸遜聽之小民？大總統高拱深宮，所接見者，惟左右近習將順意旨之人，方且飾爲全國一致擁戴之言，相與邀功取寵。而豈知事實乃適相反！即京朝士夫，燕居偶語，涉及茲事，類皆出之嘲諧輕詆；而北京以外之報紙，其出詞乃至不可聽聞；山陬海澨閭閻市廛之氓，則皆皇皇焉若大亂之即發於旦夕。夫使僅恃威力而可以祚國也，則秦始隋煬之胤，宜與天無極；若威力之外猶須恃人心以相爲維繫者，則我大總統今日豈可不矍然自省，而毅然自持也哉！

或謂既張皇於事前，忽疑沮於中路，將資姍笑，徒損尊嚴。不知就近狀論之，則此數月間之營營擾擾，大總統原未與聞。況以實錄證之，則大總統敝屣萬乘之本懷，既皦然屢矢於天日。今踐高潔之成言，謝非義之勸進，益章盛德，何嫌何疑？或又謂茲議之發，本自軍人，強拂其情，懼將解體。啓超竊以爲軍人服從元首之大義，久已共明，夫誰能以一己之虛榮，陷大總統於不義？但使我大總統開誠布公，導之軌物，義正詞嚴，誰敢方命？若今日以民國元首之望，而竟不能輟陳橋之謀；則將來唯以帝國元首之威，又豈能弭漁陽之變？倒阿授柄，爲患且滋。我大總統素所訓練蓄養之軍人，豈其有此！

昔人有言：「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今也水旱頻仍，殃災洊至。天心示警，亦已昭然。重以吏治未清，盜賊未息。刑罰失中，稅斂繁重。祁寒暑雨，民怨沸騰。內則敵黨蓄力待時，外則強鄰狡焉思啓。我大總統何苦以千金之軀，爲眾矢之鵠；舍磐石之

安，就虎尾之危；灰葵藿之心，長萑苻之志？啓超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願我大總統之榮譽與中國以俱長，不願中國之曆數隨我大總統而同斬。是用椎心泣血，進此最後之忠言。明知未必有當高深，然心所謂危而不聞，則其負大總統也滋甚，見知見罪，惟所命之。

抑啓超猶有數言欲忠告於我大總統者：立國於今世，自有今世所以生存之道。逆世界潮流以自封，其究必歸於淘汰。願大總統稍捐復古之念，力爲作新之謀。法者，上下所共信守，而後能相維於不敝者也。法令一故效力，則民無所措手足；而政府之威信亦隳。願大總統常以法自繩，毋導吏民以舞文之路。參政權與愛國心，關係至密切。國民不能容喙於政治，而欲其與國家同體休戚，其道無由。願大總統建設眞實之民意機關，涵養自由發抒之輿論。毋或矯誣遏抑，使民志不伸，翻成怨毒。中央、地方，猶枝與幹。枝條盡從彫悴，木幹豈能獨榮？願大總統一面顧念中央權威，一面仍留地方發展之餘地。「禮義廉恥，是謂四德；四德不張，國乃滅亡。」使舉國盡由妾婦之道，威逼利誘，靡然趨炎，則國將何以與立？願大總統提倡名節，獎勵廉隅；抑貪競之鄙夫，容骨鯁之善類。則國家元氣，不盡消磨；而緩急之際，猶或有恃矣。

以上諸節，本屬常談。以大總統之明，豈猶見不及此？顧猶拳拳致詞者，在啓超芹曝之獻，未忍遏其微誠；在大總統藥石之投，應不厭於常御。伏維採納，何幸如之？去闕日遠，趨覲無期。臨書愴惻，墨與淚俱！

少年中國說

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一則曰老大帝國，再則曰老大帝國。是語也，蓋襲譯歐西人之言也。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梁啓超曰：惡，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國在。

欲言國之老少，請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將來。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戀心；惟思將來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戀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進取。惟保守也，故永舊；惟進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經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將來也，事事皆其所未經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憂慮，少年人常好行樂。惟多憂也，故灰心；惟行樂也，故盛氣。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氣也，故豪壯。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壯也，故冒險。惟苟且也，故能滅世界；惟冒險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厭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厭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可爲者；惟喜事也，故常覺一切事無不可爲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

朝陽；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戲文；老年人如鴉片煙，少年人如潑蘭地酒；老年人如別行星之隕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島；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亞之鐵路；老年人如秋後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瀦爲澤，少年人如長江之初發源：此老年與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啓超曰：人固有之，國亦宜然。

梁啓超曰：傷哉，老大也！潯陽江頭琵琶婦，當明月繞船，楓葉瑟瑟，衾寒於鐵，似夢非夢之時，追想洛陽塵中春花秋月之佳趣；西宮南內，白髮宮娥，一燈如穗，三五對坐，談開元、天寶間遺事，譜「霓裳羽衣曲」；青門種瓜人，左對孺人，顧弄孺子，憶侯門似海珠履雜遝之盛事；拿破侖之流於厄蔑，阿剌飛之幽於錫蘭，與三兩監守吏或過訪之好事者，道當年短刀匹馬，馳騁中原，席捲歐洲，血戰海樓，一聲叱吒，萬國震恐之豐功偉烈，初而拍案，繼而撫髀，終而攬鏡。嗚呼！面皴齒盡，白髮盈把，頹然老矣。若是者捨幽郁之外無心事，捨悲慘之外無天地，捨頹唐之外無日月，捨歎息之外無音聲，捨待死之外無事業，美人豪傑且然，而況於尋常碌碌者耶？生平親友，皆在墟墓，起居飲食，待命於人，今日且過，遑知他日，今年且過，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氣之事，未有甚於老大者。於此人也，而欲望以拏雲之手段，回天之事功，挾山超海之意氣，能乎不能？

嗚呼！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疇昔，唐虞三代，若何之郅治；秦皇漢武，

若何之雄傑，漢唐來之文學，若何之隆盛；康乾間之武功，若何烜赫；歷史家所鋪敘，詞章家所謳歌，何一非我國民少年時代良辰美景賞心樂事之陳跡哉。而今頹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處處雀鼠盡，夜夜雞犬驚，十八省之土地財產，已爲人懷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已爲人注籍之奴，豈所謂「老大嫁作商人婦」者耶？嗚呼！憑君莫話當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對，岌岌顧影，人命危淺，朝不慮夕，國爲待死之國，一國之民爲待死之民，萬事付之奈何，一切憑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啓超曰：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問題也。如其老大也，則是中國爲過去之國，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國，而今漸漸滅，他日之命運殆將盡也；如其非老大也，則是中國爲未來之國，即地球上昔未現此國，而今漸發達，他日之前程且方長也。欲斷今日之中國爲老大耶？爲少年耶？則不可不先明「國」字之意義。夫「國」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

以居於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權，有服從，人人皆主權者，人人皆服從者。夫如是斯謂之完全成立之國。地球上有完全成立之國也，自百年以來也。完全成立者，壯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漸進於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斷之曰：歐洲列邦在今日爲壯年國，而我中國在今日爲少年國。

夫古昔之中國者，雖有國之名，而未成國之形也。或爲家族之國，或爲酋長之國，或爲諸

侯封建之國，或爲一王專制之國，雖種類不一，要之其於國家之體質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嬰兒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體之一二官肢，先行長成，此外則全體雖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爲胚胎時代，殷周之際爲乳哺時代，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爲童子時代，逐漸發達，而今乃始將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長成所以若是之遲者，則歷代之民賊有窒其生機者也。譬猶童年多病，轉類老態，或且疑其死期之將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過去之謂，而未來之謂也。

且我中國疇昔，豈嘗有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於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爲何名，則無有也。夫所謂唐、虞、夏、商、周、秦、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者，則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產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產也。朝有朝之老少，國有國之老少，朝與國既異物，則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爲國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周朝之少年時代也；幽、厲、桓、赧，則其老年時代也。高、文、景、武，漢朝之少年時代也；元、平、桓、靈，則其老年時代也。其餘歷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謂爲一朝廷之老也則可，謂爲一國之老也則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猶一人之老且死也，於吾所謂中國者何與焉？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尚未出現於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爾。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

瑪志尼者，意大利三傑之魁也。以國事被罪，逃竄異邦，乃創立一會，名曰「少年意大

利」。舉國志士，雲湧霧集以應之，卒乃光復舊物，使意大利爲歐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歐洲第一之老大國也，自羅馬亡後，土地隸於教皇，政權歸於奧國，殆所謂老而瀕於死者矣，而得一瑪志尼，且能舉全國而少年之，況我中國之實爲少年時代者耶？堂堂四百餘州之國土，凜凜四百餘兆之國民，豈遂無一瑪志尼其人者。

龔自珍氏之集有詩一章，題曰「能令公少年行」，吾嘗愛讀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國民而自謂其國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國民而自知其國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諺有之曰：「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然則國之老少，又無定形，而實隨國民之心力以爲消長者也。吾見乎瑪志尼之能令國少年也，吾又見乎我國之官吏士民能令國老大也，吾爲此懼！夫以如此壯麗濃郁翩翩絕世之少年中國，而使歐西、日本人謂我爲老大者何也？則以握國權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幾十年八股，非寫幾十年白摺，非當幾十年差，非捱幾十年俸，非遞幾十年手本，非唱幾十年諾，非磕幾十年頭，非請幾十年安，則必不能得一官，進一職。其內任卿貳以上，外任監司以上者，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備者，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則耳聾，非手顫，則足跛，否則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飲食步履視聽言語，尙且不能自了，須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於此而乃欲責之以國事，是何異立無數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輩者，自其少壯之時，既已不知亞細、歐羅爲何處地方，漢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猶嫌其頑鈍腐敗之未臻其極，又必搓磨之，陶冶之，待其腦髓已涸，血管已塞，氣息奄奄，與鬼爲鄰之

時，然後將我二萬里山河，四萬萬人命，一舉而畀於其手。嗚呼！老大帝國，誠哉其老大也。而彼輩者，積其數十年之八股、白摺、當差、捱俸、手本、唱諾、磕頭、請安，千辛萬苦，千苦萬辛，乃始得此紅頂花翎之服色，中堂大人之名號，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畢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兒，拾金一錠，雖轟雷盤旋其頂上，而兩手猶緊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顧也，非所知也，非所聞也。於此而告之以亡國也，瓜分也，彼烏從而聽之，烏從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兩年內，洋人不來，強盜不起，我已快活過了一世矣。

若不得已，則割三兩省之土地，奉申賀敬，以換我幾個衙門；賣三幾百萬之人民作僕爲奴，以贖我一條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難辦。嗚呼！今之所謂老后、老臣、老將、老吏者，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手段，皆具於是矣。「西風一夜催人老，凋盡朱顏白盡頭。」使走無常當醫生，攜催命符以祝壽，嗟呼痛哉！以此爲國，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歲而殤也。

梁啓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國者，則中國老朽之冤業也；製出將來之少年中國者，則中國少年之責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與此世界作別之日不遠矣，而我少年乃新來與而世界爲緣。如僦屋者然，彼明日將遷居地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處。將遷居者，不愛護其窗櫳，不潔治其庭廡，俗人恆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後顧茫茫，中國而爲牛、爲馬、爲

奴、為隸，則烹臠鞭箠之慘酷，惟我少年當之；中國如稱霸宇內，主盟地球，則指揮顧盼之尊榮，惟我少年享之，於彼氣息奄奄，與鬼為鄰者，何與焉？彼而漠然置之，猶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舉國之少年而果為少年也，則吾中國為未來之國，其進步未可量也；使舉國之少年而亦為老大也，則吾中國為過去之國，其澌亡可翹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責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則國智，少年富則國富，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少年進步則國進步，少年勝於歐洲則國勝於歐洲，少年雄於地球則國雄於地球。紅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潛龍騰淵，鱗爪飛揚；乳虎嘯谷，百獸震惶。鷹隼試翼，風塵吸張；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將發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蒼，地履其黃。縱有千古，橫有八荒。前途似海，來日方長。美哉我少年中國，與天不老；壯哉我中國少年，與國無疆！

「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此岳武穆〈滿江紅〉詞句也，作者自六歲時即口受記憶，至今喜誦之不衰。自今以往，棄「哀時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國之少年」。

作者附識

新民說

敘論

自世界初有人類以迄今日，國於環球上者，何啻千萬？問其巋然今存，能在五大洲地圖占一顏色者，幾何乎？曰：百十而已矣。此百十國中，其能屹然強立，有左右世界之力，將來可以戰勝於天演界者，幾何乎？曰：四五而已矣。夫同是日月，同是山川；同是方趾，同是圓顱。而若者以興，若者以亡；若者以弱，若者以強；則何以故？或曰：「是在地利」。然今之亞美利加，猶古之阿美利加，而盎格魯撒遜（英國人種之名也）民族，何以享其榮？古之羅馬，猶今之羅馬，而拉丁民族，何以墜其譽？或曰：「是在英雄」。然非無亞歷山大，而何以馬基頓今已成灰塵？非無成吉思汗，而何以蒙古以幾不保殘喘？嗚呼噫嘻！吾知其由！國也者，積

民而成。國之有民，猶身之有四肢、五臟、筋脈、血輪也。未有四肢已斷，五臟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故欲其身之長生久視，則攝生之術不可不明；欲其國之安富尊榮，則新民之道不可不講。

釋新民之義

新民云者，非欲吾民盡棄其舊以從人也。新之義有二：一曰淬礪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採補其所本無而新之。二者缺一，時乃無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篤，與變化氣質之兩途。斯即吾淬礪所固有，採補所本無之說也。一人如是，衆民亦然。

凡一國之能立於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後群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數千年立國於亞洲大陸，必其所具特質，有宏大高尚完美釐然異於群族者。吾人所當保存之而勿失墜也。雖然，保存之者，非任其自生自長，而漫曰：「我保之，我保之」云爾！譬諸木然，非歲歲有新芽之出，則其枯可立待。譬諸井然，非息息有新泉之湧，則其涸不移時。夫新芽、新泉，豈自外來者耶？舊也，而不得不謂之新。惟其日新，正所以全其舊也。濯之，拭之，發其光晶；鍛之，鍊之，成其體段；培之，濬之，厚其本源，繼長增高，日

征月邁；國民之精神，於是乎保存，於是乎發達。世或以「守舊」二字，爲一極可厭之名詞。其然豈其然哉？吾所患，不在守舊，而患無眞能守舊者。眞能守舊者何？即吾所謂淬礪其固有而已。

僅淬礪固有而遂足乎。曰：不然！今之世非昔之世，今之人非昔之人。昔者吾中國有部民而無國民，非不能爲國民也，勢使然也。吾國夙巍然屹立於大東，環列皆小蠻夷。與他方大國，未一交通，故我民常視其國爲天下。耳目所接觸，腦筋所濡染；聖哲所訓示，祖宗所遺傳；皆使之有可以爲一個人之資格；有可以爲一家人之資格，有可以爲一鄉一族人之資格；有可以爲天下人之資格。而獨無可以爲一國國民之資格。夫國民之資格，雖未必有以遠優於此數者，而以今日列國並立，弱肉強食，優勝劣敗之時代，苟缺此資格，則決無以自立於天壤。故今日不欲強吾國則已，欲強吾國，則不可不博考各國民族所以自立之道，彙擇其長者而取之，以補我之所未及。今論者於政治學術技藝之大原，不取於此而取於彼，棄其本而齊其末。是何異見他樹之蓊鬱，而欲移其枝以接我槁榦？見他井之汨湧，而欲汲其流以實我眢源也？故採補所本無，以新我民之道，不可不深長思也。

世界上萬事之現象，不外兩大主義：一曰保守；二曰進取。人之運用此兩主義者，或偏取甲，或偏取乙。或兩者並起而相衝突，或兩者並存而相調和。偏取其一，未有能立者也。有衝突則必有調和，衝突者調和之先驅也。善調和者，斯爲偉大國民，盎格魯撒遜人種是也。譬之

此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遂足以立於大地也。亦非如墨守故紙者流，謂僅抱西風者流，蔑棄吾數千年之道德、學術、風俗，以求伍於他人。必非如心醉躓步，以一足立，以一足行。譬之拾物，以一手握，以一手取。故吾所謂新民者，

論公德

我國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爲群，國家之所以爲國，賴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動物也（此西儒亞里士多德之言）。人而不群，禽獸奚擇？而非徒空言高論曰：「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貫注而聯絡之，然後群之實乃舉，若此者謂之「公德」。

道德之本體，一而已。但其發表於外，則公、私之名立焉。人人獨善其身者，謂之私德；人人相善其群者，謂之公德，二者皆人生所不可缺之具也。無私德則不能立，合無量數卑污、虛僞、殘忍、愚懦之人，無以爲國也。無公德則不能團，雖有無量數束身自好、廉謹、良愿之人，仍無以爲國也。吾中國道德之發達，不可謂不早。雖然，偏於私德，而公德殆闕如。試觀《論語》、《孟子》諸書，吾國民之木鐸，而道德所從出者。其中所教，私德居十之九，而公德不及其一焉。如〈皋陶謨〉之「九德」；〈洪範〉之「三德」；《論語》所謂「溫良恭儉

讓」、所謂「克己復禮」、所謂「忠信篤敬」、所謂「寡尤寡悔」、所謂「剛毅木訥」、所謂「知命知言」。《大學》所謂「知止慎獨」，「戒欺求慊」。《中庸》所謂「好學」、「力行」、「知恥」，所謂「戒慎恐懼」，所謂「致曲」。《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所謂「反身強恕」。凡此之類，關於私德者，發揮幾無餘蘊。於養成私人（私人者，對於公人而言，謂一個人不與他人交涉也）之資格，庶乎備矣。雖然僅有私人之資格，遂足爲完全人格乎？是固不能。今試以中國舊倫理，與泰西新倫理相比較，舊倫理之分類，曰君臣，曰父子，曰兄弟，曰夫婦，曰朋友。新倫理之分類，曰家族倫理，曰社會（即人群）倫理，曰國家倫理。舊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私人之事也（一私人之獨善其身，固屬於私德之範圍。即一私人與他私人交涉之道義，仍屬於私德之範圍也。此可以法律上公法、私法範圍以證明之）。新倫理所重者，則一私人對於一團體之事也（以新倫理之分類，歸納舊倫理，則關於家族倫理者三，父子也，兄弟也，夫婦也。關於社會倫理者一，朋友也。關於國家倫理者一，君臣也。然朋友一倫，決不足以盡社會倫理，君臣一倫，尤不足以盡國家倫理，何也？凡人對於社會之義務，決不徒在相知之朋友而已，即絕跡不與人相交者；仍於社會上有不可不盡之責任。至國家者，尤非君臣所能專有。若僅言君臣之義，即使以禮，事以忠，全屬兩個私人感恩效力之事耳，於大體無關也。將所謂逸民不事王侯者，豈不在此倫理範圍之外乎？夫人必備此三倫理之義務，然後人格乃成。若中國之五倫，則惟於家族倫理稍爲完整，至社會國家倫理不備滋多，此缺憾之必當補者也。皆由重私德、輕公德、所生之結果也）。夫一私人之所以自處，與一私人之對他私人，其間必貴有道德者存，此奚待言？雖然，此道德之一

部分，而非其全體也。全體者，合公私而兼善之者也。私德、公德，本並行不悖者。然提倡之者，既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若微生畝譏孔子以爲佞，公孫丑疑孟子以好辯，此外道淺學之徒其不知公德不待言矣。而大聖達哲，亦往往不免。吾今固不欲摭拾古人片言隻語，有爲而發者，擿之以相詬病。要之吾中國數千年來，束身寡過主義，實爲德育之中心點。範圍既日縮日小，其間有言論行事，出此範圍外，欲爲本群本國之公利公益有所盡力者。彼曲士、賤儒動輒援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等偏義，以非笑之，排擠之。謬種流傳，習非勝是，而國民益不復知公德爲何物。今夫人之生息於一群也，安享其本群之權利，即有當盡於其本群之義務。苟不爾者，則直爲群之蠹而已。彼持束身寡過主義者，以爲吾雖無益於群，亦無害於群。庸詎知無益之即爲害乎？何則？群有以益我，而我無以益群，是我逋群之負而不償也。夫一私人與他私人交涉，而逋其所應償之負，於私德必爲罪矣。謂其害之將及於他人也，而逋群負者乃反得冒善人之名，何也？使一群之人，皆相率而逋焉。彼一群之血本，能有幾何？而此無窮之債客，日夜蠹之，而瓜分之，有消耗，無增補，何可長也？然則其必群爲逋負者所拽倒，與私人之受累者同一結果；此勢理之所必然矣！今吾中國所以日即衰落者，豈有他哉？束身寡過之善士太多，享權利而不盡義務。人人視其所負於群者，如無有焉。人雖多，曾不能爲群之利，而反爲群之累，夫安得不日蹙也？

父母之於子也，生之育之，保之教之。故爲子者，有報父母恩之義務，人人盡此義務，則

子愈多者，父母愈順，家族愈昌。反是則爲家之累矣！故子而逋父母之負者，謂之不孝，此私德上第一大義，盡人能知者也。群之於人也，國家之於國民也，其恩與父母同。蓋無群無國，則吾性命財產無所託，智慧能力無所附，而此身將不可以一日立於天地。故報群報國之義務，有血氣者所同具也。苟放棄此責任者，無論其私德上爲善人爲惡人，而皆爲群與國之蟊賊！譬諸家有十子，或披剃出家，或博奕飲酒；雖一則求道，一則無賴，其善惡之性質迥殊，要之不顧父母之養，爲名教罪人，則一也。明乎此義，則凡獨善其身以自足者，實與不孝同科。案公德以審判之，雖謂其對於本群而犯大逆不道之罪，亦不爲過。

某說部寓言，有官吏死，而冥王案治其罪者，其魂曰：「吾無罪，吾作官甚廉。」冥王曰：「立木偶於庭，並水不飲，不更勝君乎？於廉之外，一無所聞，是即君之罪也。」遂炮烙之。欲以束身寡過，爲獨一無二之善德者，不自知其已陷於此事，而不容赦也。近世官箴，最膾炙人口者三字，曰「清、愼、勤」豈非私德之高尚者耶？雖然，彼官吏者，受一群之委託而治事者也。既有本身對於群之義務，復有對於委託者之義務，曾是「清、愼、勤」三字，遂足以塞此兩種責任乎？此皆由知有私德，不知有公德，故政治之不進，國華之日替，皆此之由。彼官吏之立於公人地位者且然，而民間一私人，更無論也。我國民中，無一人視國事如己事者，皆公德之大義，未有發明故也。

且論者亦知道德所由起乎？道德之所立，所以利群也。故因其群文野之差等，而其所適宜

之道德，亦往往不同。而要之以能固其群，善其群，進其群者爲歸。夫「英國憲法」以侵犯君主者爲大逆不道（各君主國皆然）；「法國憲法」以謀立君主者爲大逆不道；「美國憲法」，乃至以妄立貴爵名號者爲大逆不道（凡違憲者，皆大逆不道者也）。其道德之外形相反如此，至其精神則一也。一者何？曰爲一群之公益而已。乃至古代野蠻之人，或以婦女公有爲道德（一群中之婦女，爲一群中之男子所公有物，無婚姻之制也。古代之斯巴達尚不脫此風）；或以奴隸非人爲道德（視奴隸不以人類，古賢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皆不以爲非，南北美戰爭以前，歐、美人尚不以此事爲惡德也）。而今世哲學家，猶不能謂其非道德。蓋以彼當時之情狀，所以利群者，惟此爲宜也。然則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苟反於此精神，雖至善者，時或變爲至惡矣（如自由之制，在今日爲至美，然移之於野蠻未開之群，則爲至惡。專制之治，在古代爲至美，移之於文明開化之群，則爲至惡。是其例也）。是故公德者，諸德之源也。有益於群者爲善，無益於群者爲惡（無益而有害者爲大惡，無害亦無益者爲小惡）。此理放諸四海而準，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至其道德之外形，則隨其群之進步以爲比例差。群之文野不同，則其所以爲利益者不同，而其所以爲道德者亦自不同。德也者，非一成而不變者也（吾此言頗駭俗，但所言者，德之條理，非德之本原也。其本原固亙萬古而無變者也，讀者幸勿誤會。本原惟何？亦曰利群而已）。非數千年前之古人，所能立一定格式，以範圍天下萬世者也（私德之條目變遷較少，公德之條目變遷尤多）。然則吾輩生於此群、長於此群之今日，宜縱觀宇內之大勢，靜察吾族之所宜，而發明一種新道德，以求所以固吾群、善吾群、進吾群之

道。未可以前王先哲所罕言者，遂以自畫而不敢進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今世士大夫談維新者，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此由學界之奴性未去，愛群、愛國、愛眞理之心未誠也。蓋以爲道德者，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自無始以來，不增不減。先昔聖賢，盡揭其奧，以詔後人，安有所謂新焉舊焉者。殊不知道德之爲物，由於天然者半，由於人事者亦半。有發達，有進步，一循天演之大例。前哲不生於今日，安能制定悉合今日之道德？使孔、孟復起，其不能不有所損益也亦明矣。今日正當過渡時代，青黃不接。前哲深微之義，或湮沒而未彰。而流俗相傳簡單之道德，勢不足以範圍今後之人心。且將有厭其陳腐，而一切吐棄之者。吐棄陳腐，猶可言也。若並道德而吐棄，則橫流之禍曷其有極，今此禍已見端矣！老師宿儒或憂之，劬劬焉欲持宋、元之餘論，以遏其流。豈知優勝劣敗，固無可逃！捧杯土以塞孟津，沃杯水以救薪火，雖竭吾才，豈有當焉？苟不及今急急斟酌古今中外，發明一種新道德者而提倡之，吾恐今後智育愈勝則德愈衰，泰西物質文明，盡輸入中國，而四萬萬人且相率而爲禽獸也。嗚呼！道德革命之論，吾知必爲舉國之所詬病，顧吾特恨吾才之不逮耳！若夫與一世之流俗人挑戰決鬥吾所不懼，吾所不辭。世有以熱誠之心愛群、愛國、愛眞理者乎？吾願爲之執鞭，以研究此問題也）。公德之大目的，既在利群，而萬千條理，即由是生焉。本論以後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爲綱，以一貫之者也。故本節但論公德之急務，而實行此公德之方法，則別著於下方。

論自由

「不自由，毋寧死。」斯語也，實十八、九兩世紀中，歐美諸國民所以立國之本原也。自由之義，適用於今日之中國乎？曰，自由者，天下之公理，人生之要具，無往而不適用者也。雖然有眞自由，有僞自由。有全自由，有偏自由。有文明之自由，有野蠻之自由。今日自由云、自由云之語，已漸成青年輩之口頭禪矣。新民子曰：「我國民如欲永享完全文明眞自由之福也，不可不先知自由之爲物果何如矣。」請論自由！

自由者，奴隸之對待也。綜觀歐美自由發達史，其所爭者不出四端：一曰政治上之自由；二曰宗教上之自由；三曰民族上之自由；四曰生計上之自由（即日本所謂經濟上自由）。政治上之自由者，人民對於政府，而保其自由也。宗教上之自由者，教徒對於教會，而保其自由也。民族上之自由者，本國對於外國，而保其自由也。生計上之自由者，資本家與勞力者，相互而保其自由也。而政治上之自由，復分爲三：㈠曰，平民對於貴族，而保其自由；㈡曰，國民全體對於政府，而保其自由；㈢曰，殖民地對於母國，而保其自由是也。自由之徵諸實行者，不外是矣。

以此精神，其所造成之結果，厥有六端：㈠四民平等問題；凡一國之中，無論何人，不許

有特權（特別之權利與齊民異者）。是平民對於貴族所爭得之自由也。㈡參政權問題：凡生息於一國中者，苟及歲而即有公民之資格，可以參與一國政事。是國民全體對於政府所爭得之自由也。㈢屬地自治問題：凡人民自殖於他土者，得任意自建政府，與其在本國時所享之權利相等。是殖民地對於母國所爭得之自由也。㈣信仰問題：人民欲信何教，悉由自擇，政府不得以國教束縛干涉之。是教徒對於教會所爭得之自由也。㈤民族建國問題：一國之人，聚族而居，自立自治，不許他國或他族握其主權，並不許干涉其毫末之自治，侵奪其尺寸之土地。是本國人對於外國所爭得之自由也。㈥工群問題（日本謂之勞働問題，或社會問題）：凡勞力者，自食其力，地主與資本家，不得以奴隸畜之。是貧民對於素封者所爭得之自由也。試通覽近世三、四百年之史記，其智者敝口舌於朝堂，其勇者塗肝腦於原野，前者仆，後者興，屢敗而不悔，弗獲而不措者，其所爭豈不以此數端耶？其所得豈不在此數端耶？試一述其崖略。

昔在希臘羅馬之初政，凡百設施，謀及庶人。共和自治之制，發達蓋古。然希臘純然貴族政體，所謂公民者，不過國民中一小部分，而其餘農工商及奴隸，非能一視也。羅馬所謂公民，不過其都會中之拉丁民族，而其攻取所得之屬地非能一視也。故政治上之自由雖遠濫觴於希、羅，然貴族之對平民也，母國之對屬地也，本國人之對外國也，地主之對勞力者也；其種種侵奪自由之弊，亦自古然矣。及耶穌教興，羅馬帝國立，而宗教專制，政治專制，乃大起中世之始。蠻族披猖，文化蹂躪，不待言矣。及其末也，則羅馬皇帝與羅馬教皇分司全歐人民之

軀殼、靈魂兩界，生息於肘下而不能自拔。故中世史者，實泰西之黑暗時代也。及十四、五世紀以來，馬丁路得興，一抉舊教藩籬，思想自由之門開，而新天地始出現矣。爾後二、三百年中，列國或內爭，或外伐；原野饜肉，谿谷填血。天日慘淡，神鬼蒼黃！皆爲此一事而已。此爲爭宗教自由時代。及十七世紀，格林威爾起於英；十八世紀，華盛頓興於美；未幾而法國大革命起，狂風怒潮，震撼全歐。列國繼之，雲滃水湧，遂使地中海以西，亙於太平洋東岸，無一不爲立憲之國。加拿大、澳洲諸殖民地，無一不爲自治之政。直至今日而其機未止。此爲爭政治自由時代。自十六世紀，荷蘭人求脫西班牙之軛，奮戰四十餘年。其後諸國踵興，至十九世紀，而民族主義磅礡於大地。意大利、匈加利之於奧大利；愛爾蘭之於英倫；波蘭之於俄、普、奧三國；巴爾幹半島諸國之於土耳其；以至現今波、西之於英，菲律賓之於美，所以死亡相踵而不悔者，皆曰「非我種族，不得有我主權」而已。雖其所向之目的，或達或不達，而其精神一也。此爲爭民族自由時代（民族自由與否，大半源於政治，故此三者其界限常相混雜）。前世紀（十九）以來，美國佈禁奴之令，俄國廢農傭之制，生計界大受影響。而廿、卅年來，同盟罷工之事，所在紛起。工廠條例，陸續發佈。自今以往，此問題遂將爲全球地第一大案。此爲爭生計自由時代。凡此諸端，皆泰西四百年來改革進步之大端，而其所欲以去者，亦十之八九矣。噫嘻！是遵何道哉？皆「不自由毋寧死」之一語聳動之，鼓舞之，出諸壤而升諸霄，生其死而肉其骨也。於戲！璀璨哉！自由之花！於戲！莊嚴哉！自由之神。

數百年來，世界之大事，何一非以「自由」二字爲之原動力者耶？彼民之求此自由也，其時不同，其國不同，其所需之種類不同，故其所求者亦往往不同。要其用諸實事而非虛談，施諸公敵而非私利；一也。試以前所列之六大問題，覆按諸中國。其第一條，四民平等問題，中國無有也。以吾自戰國以來，即廢世卿之制，而階級陋習，早已消滅也。其第三條，屬地自治問題，中國無有也。以其無殖民地於境外也。其第四條，信仰問題，中國更無有也。以吾國非宗教國，數千年無教爭也。其第六條，工群問題，他日或有之，而今則尙無有也。以其生計界尙沉滯而競爭不劇烈也。然則今日吾中國所最急者，惟第二之參政問題，與第四之民族建國問題而已。此二者事本同源，苟得其乙，則甲不求而自來。苟得其甲，則乙雖弗獲，猶無害也。若是夫，吾儕之所謂自由，與其所以求自由之道，可以見矣。

自由之界說曰：「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爲界。」夫既不許侵人自由，則其不自由亦甚矣。而顧謂此爲自由之極則者何也？自由云者，團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野蠻時代，個人之自由勝，而團體之自由亡。文明時代，團體之自由強，而個人之自由滅。斯二者，蓋有一定之比例，而分毫不容忒者焉。使其以個人之自由爲自由也，則天下享自由之福者，宜莫今日之中國人若也？紳士武斷於鄉曲，受魚肉者莫能抗也。駔商逋債而不償，受欺騙者莫能責也。夫人人皆可以爲紳士，人人皆可以爲駔商，則人人之自由亦甚矣。不寧惟是？首善之區，而男婦以官道爲圊牏，何其自由也？市邑之間，而老稚以鴉片爲菽粟。何其自由也？若在

文明國，輕則罰鍰，重則輸城旦矣。諸類此者，若悉數之，則更十僕而不能盡。由是言之，中國人自由乎？他國人自由乎？顧識者揭櫫自由之國，不於此而於彼者何也？野蠻自由，正文明自由之蟊賊也。文明自由者，自由於法律之下。其一舉一動，如機器之節奏。其一進一退，如軍隊之步武。自野蠻人視之，則以為天下之不自由，莫此甚也！夫其所以必若是者何也！天下未有內不自整而能與外為競也。外界之競爭無已時，則內界之所以團其競爭之具者亦無已時。使濫用其自由，而侵他人之自由焉，而侵團體之自由焉！則其群固已不克自立，而將為他群之奴隸，夫復何自由之能幾也？故眞自由者，必能服從。服從者何？服法律也。法律者，我所制定之，以保護我自由，而亦以箝束我自由者也。彼英人是已！天下民族中，最富於服從性質者，莫如英人。其最享自由幸福者，亦莫如英人。夫安知乎服從之即為自由母也？嗟夫！今世少年，莫不囂囂言自由矣。其言之者，固自謂有文明思想矣。曾不審夫泰西之所謂自由者，在前此之諸大問題，無一役非為團體公益計，而決非一私人之放恣桀驁者，所可託以藏身也。今不用之向上以求憲法，不用之排外以伸國權；而徒耳食一二學說之半面，取便私圖，破壞公德，自返於野蠻之野蠻。有規語之者，猶敢靦然抗說曰：「吾自由！吾自由！」吾甚懼乎「自由」二字不徒為專制黨之口實，而實為中國前途之公敵也。

「愛」主義者，天下之良主義也。有人於此，汲汲務愛己，而曰我實行愛主義，可乎？「利」主義者，天下之良主義也。有人於此，孳孳務利己，而曰我實行利主義，可乎？「樂」

主義者，亦天下之良主義也。有人於此，媞媞務樂己，而曰我實行樂主義，可乎？故凡古賢今哲之標一宗旨以易天下者，皆非爲一私人計也。身與群較，群大身小。詘身伸群，人治之大經也。當其二者不兼之際，往往不愛己、不樂己、以達其愛群、利群、樂群之實者，有焉矣。佛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佛之說法，豈非欲使衆生脫離地獄者耶？而其下手，必自親入地獄始。若是乎有志之士，其必悴其形焉，因衡其心焉，終身自棲息於不自由之天地，然後能舉其所愛之群與國而自由之也，明矣！今世之言自由者，不務所以進其群其國於自由之道，而惟於薄物細故，日用飲食，齗齗然主張一己之自由。是何異簞豆見色，而曰我通功利派之哲學。飲博無賴而曰我循快樂派之倫理也。《戰國策》言：「有學儒三年，歸而名其母者。」吾見夫誤解自由之義，有類於是焉矣。

然則自由之義，竟不可行之個人乎？曰惡是何言？團體自由者，個人自由之積也。人不能離團體而自生存，團體不保其自由。則將有他團焉，自外而侵之、壓之、奪之、則個人之自由更何有也？譬之一身，任口之自由也，不擇物而食焉，大病浸起，而口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任手之自由也，持挺而殺人焉，大罰浸至，而手所固有之自由亦失矣。故夫一飲一食，一舉一動，而皆若節制之師者，正百體所以各永保其自由之道也。此猶其與他人他體相交涉者，吾請更言一身自由之事。

一身自由云者，我之自由也。雖然，人莫不有兩我焉：其一，與衆生對待之我，昂昂七

尺，立於人間者是也。其二，則與七尺對待之我，瑩瑩一點，存於靈臺者是也（孟子曰：「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物者，我之對待也。上物指眾生，下物指七尺（即耳目之官）。要之，皆物而非我也。我者何？心之官是已。先立乎其大者，則有小者，不能奪也。惟我爲大。而兩界之物皆小也。小不奪大，則自由之極軌爲矣）。是故人之奴隸我，不足畏也，而莫痛於自奴隸於人。自奴隸於人，猶不足畏也，而莫慘於我奴隸於我。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吾亦曰：「辱莫大於心奴，而身奴斯爲末矣。」夫人強迫我以爲奴隸者，吾不樂焉，可以一旦起而脫其絆也。十九世紀各國之民變是也。以身奴隸於大者，他人或觸於慈祥焉，惑迫於正義焉，猶可以出我水火而之蘇之也。美國之放黑奴是也。獨至心中之奴隸，其成立也，非由他力之所得知，其解脫也亦非由他力之所得助。如蠶在繭，著著自縛。如膏在釜，日日自煎。若有欲求眞自由者乎？其必自除心中之奴隸始。

吾請言心奴隸之種類，而次論所以除之之道。

一曰，勿爲古人之奴隸也：古聖賢也，古豪傑也，皆嘗有大功德於一群。我輩愛而敬之，宜也！雖然，古人自古人，我自我，彼古人之所以能爲聖賢，爲豪傑者，豈不以其能自有我乎哉？使不爾者，則有先聖無後聖，有一傑無再傑矣。譬諸孔子誦法堯舜，我輩誦法孔子，曾亦思孔子所以能爲孔子彼蓋有立於堯舜之外者也。使孔子而爲堯舜之奴隸，則百世後，必無復有孔子者存也。聞者駭吾言乎？盍思乎？世運者，進而愈上。人智者，濬而愈瑩。雖有大哲，亦

不過說法以匡一時之弊，規當世之利，而決不足以範圍千百萬年以後之人也。泰西之有景教也，其在中古，曷嘗不爲一世文明之中心點！逮夫末流，束縛馳驟，不勝其敝矣。非有路得、倍根、笛卡兒、康德、達爾文、彌勒、赫胥黎諸賢起而附益之，匡救之，夫彼中安得有今日也？中國不然，於古人之言論行事，非惟辨難之辭，不敢出於口！抑且懷疑之感，不敢萌於心。夫心，固我有也。聽一言，受一義，而曰我思之？我思之！若者我信之，若者我疑之。夫豈刑戮之在其後也？然而舉世之人莫敢出此。吾無以譬之，譬之義和團。義和團法師之披髮仗劍踽步，念念有詞也。聽者苟一用其思索焉，則其中自必有可疑者存。而信之者，竟遍數省，是必其有所慴焉，而不敢涉他想者矣。否則有所假焉，自欺欺人，以逞其狐威者矣，要之爲奴隸於義和團一也。吾爲此譬，非敢以古人比義和團也。要之《四書》、《六經》之義理，其非一一可以適於今日之用，則雖臨我以刀鋸鼎鑊，吾猶敢斷言而不憚也。而世之委身以嫁古人，爲之薦枕席而奉箕帚者，吾不知其與彼義和團之信徒果何擇也？我有耳目，我物我格；我有心思，我理我窮。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其於古人也，吾時而師之，時而友之，時而敵之，無容心焉。以公理爲衡而已，自由何如也？

二曰，勿爲世俗之奴隸也：甚矣！人性之弱也。「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袖，四方全幅帛！」古人夫既謠之矣！然曰鄉愚無知，猶可言也。至所謂士君子者，殆又甚焉！當晚明時，舉國言心學，全學界皆野狐矣。當乾嘉間舉國言考證，全學界皆蠹魚矣。然曰

歲月漸遷，猶可言也。至如近數年來，丁、戊之間，舉國慕西學若羶。己、庚之間，舉國避西學若厲，今則厲又爲羶矣。夫同一人也，同一學也，而數年間可以變異若此，無他，俯仰隨人，不自由耳。吾見有爲猴戲者，跳焉，則群猴跳；擲焉，則群猴擲；舞焉，則群猴舞；笑焉，則群猴笑；鬩焉，則群猴鬩。怒焉，則群猴罵。諺曰：「一犬吠影，百犬吠聲。」悲哉！人秉天地清淑之氣以生，所以異於群動者安在乎？胡自污衊以與猴、犬爲倫也。夫能鑄造新時代者：上也。即不能，而不爲舊時代所呑噬、所汨沉、抑其次也。狂瀾滔滔，一柱屹立；醉鄉夢夢，靈臺昭然；丈夫之事也。自由何如也？

三曰，勿爲境遇之奴隸也：人以一身立於物競界，凡境界之圍繞吾旁者，皆日夜與吾相爲鬭而未嘗息者也。故戰境遇而勝之者，則立；不戰而爲境遇所壓者則亡。若是者，亦名曰天行之奴隸。天行之虐，逞於一群者有然。逞於一人者亦有然。謀國者而安於境遇也，則美利堅可無獨立之戰，匈加利可無自治之師，日耳曼、意大利可以長此支離破碎，爲虎狼奧之附庸也。使謀身者而安於境遇也，則賤族之的士禮立（英前宰相，與格蘭斯頓齊名，本猶太人。在英視爲最賤之族）何敢望挫俄之偉勳？蜑兒之林肯（前美國大統領，漁人子也，少極貧）何敢企放奴隸之大業？而西鄉隆盛當以患難易節，瑪志尼當以竄謫灰心也。吾見今日所謂識時之彥者，開口輒曰：「陽九之厄，劫火之運，天亡中國無可如何？」其所以自處者，非貧賤而移，則富貴而淫。其最上者，遇威武而亦屈也。一事之挫跌，一時之潦倒；而能此權奇磊落不可一世之概，銷磨盡矣。

咄！此區區者，果何物？而顧使之操縱我心如轉蓬哉？善夫！《墨子・非命》之言也。曰：「執有命者，是覆天下之大義，而說百姓之誶也。」天下善言命者，莫中國人若，而一國之人奄奄待死矣。有力不庸，而惟命是從。然則人也者，亦天行之芻狗而已，自動之機器而已，曾無一毫自主之權，可以達己之所志。則人之生也奚爲哉？奚樂哉？英儒赫胥黎曰：「今者欲治道之有功，非與天爭勝焉不可也。固將沉毅用壯，見大丈夫之鋒穎，彊立不反，可爭可取而不可降。所遇善，固將寶而維之，所遇不善，亦無懼焉。」陸象山曰：「利害毀譽，稱譏苦樂，名曰『八風』。八風不動，入三摩地。」邵堯夫之詩曰：「卷舒一代興亡手，出入千重雲水身。」眇茲境遇，曾不足以捐豪傑之一腳指，而豈將入其笠也？自由何如也？

四曰，勿爲情慾之奴隸也：人之喪其心也，豈由他人哉？孟子曰：「嚮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用以已乎？」夫誠可以已，而能已之者，百無一焉。甚矣！情慾之毒人深也！古人有言：「心爲形役」，形而爲役，猶可瘉也。心而爲役，將奈之何？心役於他，猶可拔也。心役於形，將奈之何？形無一日而不與心爲緣，則將終其生趦趄，瑟縮於六根六塵之下，而自由權之萌蘗俱斷矣。吾常見有少年嶽嶽犖犖之士，志願才氣，皆可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乃閱數年而餒焉！更閱數年而益餒焉！無他，凡有過人之才者，必有過人之欲。有過人之才，有過人之欲；而無過人之道德心以自主之，則其才正爲其欲之奴隸。曾幾何時？而消磨盡矣。故夫泰西近數百年，其演出驚天動地之大事業者，往往

有宗教思想之人。夫迷信於宗教而爲之奴隸，固非足貴！然其藉此以克制情慾，使吾心不爲頑軀濁殼之所困，然後有以獨往獨來，其得力固不可誣也。日本維新之役，其倡之成之者，非有得於王學，即有得於禪宗。其在中國近世勳名赫赫在人耳目者，莫如曾文正，試一讀其全集，觀其困知勉行、厲志克己之功何如？天下固未有無所養而能定大艱，成大業者。不然，日日恣言曰：「吾自由，吾自由。」而實爲五賊（佛典亦以五賊名五官）所驅遣，勞苦奔走以藉之兵而齎其糧耳。吾不知所謂自由者，何在也？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己者，對於衆生稱爲己。亦即對於本心而稱爲物者也。所克者己，而克之者又一己。以己克己謂之自勝。自勝之謂強。自勝焉，強焉，其自由何如也？

吁！自由之義，泰西古今哲人，著書數十萬言剖析之，猶不能盡也。淺學如余，而欲以區區片言單語發明之，烏知其可？雖然精義大理，當世學者，既略有述焉，吾故就團體自由，個人自由兩義，刺取其淺近直捷者演之，以獻於我學界。世有愛自由者乎？其愼勿毒自由以毒天下也。

論自尊

日本大教育家福澤諭吉之訓學者也，標提「獨立自尊」一語，以爲德育最大綱領。夫自尊

何以謂之德？自也者，國民之一分子也。自尊所以尊國民。故自也者，人道之阿屯也，自尊所以尊人道。

西哲有言：「人各立於自所欲立之地。」吉田松陰曰：「士生今日，欲爲蒲柳，斯蒲柳矣。欲爲松柏，斯松柏矣。」吾以爲欲爲松柏者，果能爲松柏與否，吾不敢言。若夫欲爲蒲柳者，而能進於松柏，吾未之聞也。孟子曰：「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又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以與有爲也。」夫自賊、自暴、自棄之反面，則自尊是也！是以君子貴自尊。

悲哉！吾中國人無自尊性質也。簪纓何物？以一鉤金，塞其帽頂，則腳靴手版，磕頭請安，戢戢然矣。阿堵何物？以一貫銅，晃其腰纏，則色肆指動，圍繞奔走，喁喁然矣！夫沐冠而喜者，戲猴之態也。投骨而囓者，畜犬之情也。人之所以爲人者，其資格安在耶？顧乃自儕於猴犬，而恬不爲怪也。故夫自尊與不自尊，實天民奴隸之絕大關頭也。

且吾見夫今世所謂識時俊傑者矣。天下之危急，彼非無所聞也。國民之義務，彼非無所知也。顧口中有萬言之沸騰，肩上無半銖之負荷。叩其故？則曰：「天下大矣，賢者多矣，某自顧何人？其敢語於此！」推彼輩之意，以爲一國四百兆人，其三百九十九兆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其德慧術智，無一不優於我。其聰明才力，無一不強於我。我之一人，豈足輕重云耳？率斯道也以往，其必四百兆人，人人皆除出自己，而以國事望諸其餘之三百九十九兆九

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統計而互消之，則是四百兆人，卒至實無一人也。夫一二人之自賊、自暴、自棄，而不自尊，宜若與天下大局無與焉矣。然窮其弊，乃至若此。不寧惟是？爲國民者，而不自尊其一人之資格，則斷未有能自尊其一國之資格焉者也。一國不自尊，而國未有能立焉者也。吾聞英國人自尊之言曰：「太陽曾無不照我英國國旗之時。」（英人屬地遍於五大洲，此地日方沒，彼地日已出。故曰太陽常照英國旗也）曰：「無論何地，凡我英人有一個足跡踏於其土者，則其土必爲吾英之勢力範圍也。」吾聞俄國人自尊之言曰：「俄羅斯者東羅馬之相續人也。」（相續者繼襲之義）曰：「我俄人必成先帝彼得之志，爲東方之主人翁也。」吾聞法國人自尊之言曰：「法蘭西者，歐洲文明之中心點也。全世界進步之原動力者。」吾聞德國人自尊之言曰：「自由主義者，日耳曼森林中之產物也。日耳曼人者，條頓民族之宗子，歐洲中原之主帥也。」吾聞美國人自尊之言曰：「舊世界者，腐敗陳積之世界也。其有清新和淑之氣者，惟我新世界。」（舊世界指東半球，新世界指西半球）「今日之天下，由政治界之爭競，而移於生計界之爭競，他日戰勝於生計界者，舍我美人莫屬也。」吾聞日本人自尊之言曰：「日本者，東方之英國也。萬世一系，天下無雙也。亞洲之先進國也，東西兩文明之總匯流也。」其餘各國，苟其能自保一國之名譽於世界上者，則皆莫不各有所以自尊之具。苟不爾者，則其國必萎縮而無以自存也。其遠焉者，吾不能遍舉。請徵諸其近者，吾嘗見印度人輒曰：「英國之政治，高美完滿，盛德巍巍，勝於吾印往昔遠甚！」乃至英人之一顰一笑，一飲一啄，皆視爲

加己數十等也。吾嘗見朝鮮人輒曰：「吾韓今日，更無可望！惟望日本及世界文明各大國，扶而掖之也。」淺見者徒見夫英、俄、德、法、美、日之強盛也如彼，而以爲其所以敢於自尊者有由。徒見夫印度、朝鮮之積弱也如此，而以爲其所以自貶者出於不得已。此誤果爲因、誤因爲果之言也。而烏知夫自尊者，即彼六國致強之原；而自貶者，此乃二國取滅之道也。嗚呼！吾觀於此，而不能不重爲中國惆矣！疇昔尙有一二侈然自大之客氣，乃挫敗不數度，至今日而消磨盡矣。聞他人之議瓜分我也，則噭然以啼！聞他人之議保全我也，則囅然以笑。君相官吏伺外國人之顏色，先意承志，如孝子之事父母。士農工商仰外國人之鼻息，趨承奔走，如遊妓媚情人。政府之意曰：中國不足恃矣。吾但求結納一大邦之奧援，爲附庸下邑之陪臣，以保富貴，終餘年焉。民間之意曰。中國無可爲矣！吾但求託庇一強國之宇下，爲食毛踐土之蟻民，以逃喪亂，長子孫焉。即號稱有志之士者，亦曰今日之中國，非可以自力自救。庶幾有仁義和親之國，恤我憐我扶助我乎！嗟呼惆哉！我國家今日之資格其如斯而已乎。我國家將來之前途竟如斯而已乎。嗟呼惆哉！疇昔侈然自大之客氣，自居上國者，而藐人爲夷狄先覺之士，竊竊然憂之。以爲排外之謬想，不徒傷外交，而更阻文明輸入之途云耳。夫孰知數十年來，得延一線之殘喘者，尙賴有此若明若昧，無規則無意識之排外自尊思想，以維持之。並此而斲喪焉，而立國之具，乃眞絕矣。夫孰知夫以眞守舊誤國，而國尙有可爲；以僞維新誤國，而國乃無可救也。孟子曰：「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誰謂爲之，而至於此？

夫國家本非有體也，藉人民以成體。故欲求國之自尊，必先自國民人人自尊始。伊尹曰：「余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余覺之而誰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若此者，就尋常庸子視之，不以爲狂，必以爲泰矣！而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乃在於此。英將烏爾夫之將征加拿大也。於前一夜，拔劍擊案，闊步室內，自誇其大業必成。宰相鼇特見之語人曰：「余深慶此行爲國家得人！」奧相加富爾掌奧國政權者五十年。嘗喟然歎曰：「天爲國家生非常之才，雖然，其孕育之也百年，其休息之也又百年。吾每念及我百歲之後，不禁爲奧帝國之前途危慄也。」鼇特當一千七百五十七年，語侯爵某曰：「君侯！君侯予確信惟予能救此國。而舍予之外，無一人能當其任也。」加里波的曰：「余誓復我意大利，還我古羅馬。」加富爾失意躬耕之時，其友貽書弔之，乃戲答曰：「事未可知，天若假公以年，佇看他日加富爾爲全意大利宰相之時矣。」彼數子者，其所以高自位置，與夫世俗之多大言少成事者，皮相焉殆無以異。而不知其後此之建豐功，揚偉烈，留最高之名譽於歷史上，皆自不肯自賊、自暴、自棄之一念，驅遣而成就之也。嗟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歷覽古今中外之歷史，其所以能維繫國家於不敗之地者，何一非由人民之自尊而來？何一非由人民中之尤秀拔者，以自尊之大義，倡率一世而來？吾欲明自尊之義，請先言自尊之道。

凡自尊者必自愛，「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還，牽蘿補茆屋。插花不插髮，

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此杜老〈絕代佳人〉之詩也。不如此而謬託於絕代佳人，未有能稱者也。孔明之表後主也，一則曰「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再則曰：「臣於成都負郭有桑八百株，沒後子孫無憂飢寒！」夫孔明非必如硜硜自守之匹夫，故爲狷介以鳴高也。彼其所以自處者，固別有所以特拔於流俗，而以淡泊爲明志之媒介，以寧靜爲致遠之表記也。故夫浮華輕薄之士，謬託曠達而以不矜細行爲通才，犧牲名譽而以枉尺直尋爲手段者，其去豪傑遠矣！何也？先自菲薄，而所謂自尊者，更持何道也？故眞能自尊者，有皚皚冰雪之志節，然後能顯其落落雲鶴之精神。有謖謖松風之德操，然後能載其嶽嶽千仞之氣概。自尊者，實使其人進其品格之法門也。

凡自尊者，必自治，人何以尊於禽獸？人有法律，而禽獸無之也。文明人何以尊於野蠻？文明人能與法律相浹，而野蠻不能也。十人能自治，則此十人者，在其鄉市，爲一最固結之團體，而可以尊於一鄉市；百人能自治，則此百人者，在其省郡，爲一最固結之團體，而可以尊於一省郡；千人萬人能自治，則此千人萬人者，在其國中，爲一最固結之團體，而可以尊於一國；數十百千萬人能自治，則此數十百千萬人者在世界中，爲一最固結之團體。而可以尊於全世界。其在古代，斯巴達以不滿萬人之國，而獨尊於希臘。其在現世，英國人口不過中國十五分之一而尊於五洲何也？皆由其自治之力強，法律之觀念重耳。蓋人也者，必非能以一人而自尊者也。故必其群尊，然後群內之人與之俱尊。而彼此自治力不足，則群且不成，尊於何有？

我中國人格所以日趨於卑賤，其病源皆坐於是。

凡自尊必自立。莊子曰：「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夫大同太平之極，必無一人焉！能有人。亦無一人焉，見有於人。泰西之治，今猶未至也。而中國則更甚焉！其人非有人者，則見有於人者。故君有民，民見有於君。父有子，子見有於父。夫有婦，婦見有於夫。一室之中，主有僕，僕見有於主。一舖店之中，股東有伴傭，伴傭見有於股東。一黨派之中，黨魁有徒衆，徒衆見有於黨魁。通四百兆人而計之，大率有人者百之一，見有於人者百之九十九。而此所謂有人者，時又更他人焉從而有之（如婦見有於其夫，其夫或見有於其夫之父。其夫之父，或見有於其所屬之舖店之主人，衙署之長官，而彼等又見有於一二民賊之類。其若是者，級數無量，不可思議，雖恆河沙世界中一一蓮花，一一花中一一佛，一一佛身一一口，一一口中一一舌，說之，猶不能盡言也）。若是乎，吾國中雖有四百兆人，而其見有於人者，實三百九十九兆強也。凡見有於人者，則喪其人格（泰西慣例，婦人大率無選舉權，以其見有於男子也，餘倣此）。若是乎，則此四百兆人中，能保存人格者，復幾何哉？是安得不瞿然驚也。夫吾之爲此言，非謂欲使人盡去其所尊所親者，而倔強跋扈以爲高也！乃正所以爲合群計也。凡一群之中，必其人皆有可以自立之道。然後以愛情自貫聯之，以法律自部勒之。斯其群乃強有力，不然，則群雖衆，而所倚賴者不過一二人。則仍祇能謂之一二人，不能謂之群也。有兩家於此，甲家則父母妻子兄弟，皆能有所以業食力，餘粟餘布，各盡其材。乙家則仰事俯畜，皆責望於一人，則其家之孰榮孰悴，豈待問也，有兩軍

於此，甲軍則卒伍皆知兵，不待指揮，而各人之意見，既與主帥相針射，號令一下，與人人如其心中所欲發。乙軍則惟恃一二勇悍之首領，而他如木雞然。則其軍之孰贏孰負，豈待問也？夫家庭與軍伍，其制裁之當嚴整，殆視他種社會爲尤要矣。而其自立力之萬不可缺也猶如此。故凡有自尊思想，不欲玷辱彼蒼所以予我之人格者，必以先求自立爲第一要義。自立之具不一端，其最險要者，則生計上之自勞自活，與學問上之自修自進也。力能養人者上也！即不能，而不可不求足以自養。學能濟人者上也！即不能，而不可不求足以自濟。苟不爾者，欲不倚賴人，烏可得也！專倚賴之，而欲不見有於人，烏可得也？夫倚賴人，非必志士之所諱也。然我有所倚賴於他，他亦有所倚賴於我，互相倚而群之形乃固焉。若一則專爲倚賴者，一則專爲被倚賴者，其群未有能立，即立未有能久者也。英人常自誇曰：「他國之學校可以教成許多博士學士，我英之學校，則祇能教成人而已。」人者何？人格之謂也。而求英人教育之特色，所以能養成此人格者，則惟授之實業，而使之可以自治。授之常識，而使之可以自謀。而盎格魯撒遜人種，所以高掌遠蹠於全世界，能有人而不見有於人者，皆恃此焉矣。

凡自尊者必自牧。《易》曰：「謙謙君子，卑以自牧。」自牧與自尊，寧非反對之兩極端耶？雖然有說焉，自尊云者，非尊其區區七尺也，尊其爲國民之一分子，人類之一阿屯也。故凡爲國民一分子，人類一阿屯者，皆必如其所尊以尊之，故惟自尊者爲能尊人。臨深以爲高，加少以爲多。其爲高與多也亦僅矣！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其爲生與存也亦殆矣！故夫沾

沾一得，趾高氣揚者，其必器小易盈之細人也。甚或人之有技，娼嫉以惡者，其必濁卑下流之鄙夫，其出自尊之道，不亦遠乎？吾觀夫西人之所謂「Gentleman」（此字中國語無確譯，俾斯麥嘗謂此英語中最有意味之字也。若強譯之，則君子二字庶乎近焉）者，其接人也，皆有特別一種溫、良、恭、儉、讓之德。雖對婢僕其禮逾恭。有所命令，必曰「Please」（含懇請之意）。有所取求，必曰「Thank you」（謝也），蓋重人者，人恆重之；侮人者，人恆侮之。勢必然矣！況夫人也者，參天兩地，列爲三才。吾之能保存者高尚之資格也。不過適完其分際上應盡之義務，而何足以自炫耀也？是故「欲立立人」，先聖所以垂訓。「貢高我慢」，世尊所以設戒。

凡自尊者必自任。一群之人芸芸也。而於其中有獨爲群內之所崇拜者，此必非可以力爭而術取也。必其所負於本群之責獨重，而其任之也獨勞。則衆人之所以酬之者，自不期然而然，莫之致而至。其自任也，非欲人之尊我，而以此爲釣也，彼實自認其天職之不可以不盡，苟不爾者，則爲自貶，爲自污，爲自棄，爲道義上之自鬻，爲精神上之自戕。是故逾自尊者逾自任，逾自任者逾自尊。自尊之極，乃有如伊尹所謂「天民先覺！」如孟子所謂「舍我其誰。」如佛所謂「普度衆生，爲一大事出世。」豈抹殺衆人，以爲莫己若哉？蓋見夫己之責任，則己如是，而他人之能如是與否？且勿暇計也。抑吾嘗見夫老朽名士，與輕薄少年之自尊矣。摭拾區區口耳四寸之學問，吐出訑訑氣燄萬丈之言詞。目無餘子，而我躬亦不知何存？口有千秋，而雙肩則不能容物。吾昔曾爲〈呵旁觀者文〉內一條，寫其形狀曰：

「四曰笑罵派。（中略）既罵維新，亦罵守舊。既罵小人，亦罵君子。對老輩則罵其暮氣已深，對青年則罵其躁進喜事。事之成也，則曰『豎子成名』事之敗也，則曰『吾早料及』彼輩常自立於無可指摘之地，何也？不辦事故無可指摘，旁觀故無可指摘。己不辦事，而立於辦事之後，引繩批根，以嘲諷培擊。此最巧黠之術，而使勇者所以短氣，怯者所以灰心也。（中略）譬之孤舟遇風於大洋，彼輩罵雨、罵波、罵大洋、罵孤舟，乃至遍罵同舟之人。若問此船，當以何術可達彼岸乎？彼等瞠然無對也。何也？彼輩藉旁觀以行罵，失旁觀之地位，則無笑罵也。」

嗟夫！自尊者，本人道最不可缺之德。而在今日之中國，此二字幾成詬病之名詞者，皆此等僞自尊者之爲累也。諺曰：「濟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夫周公何人也？孔聖人何人也？顱同此員，趾同此方；官同此五，支同此四。而必曰此也者，彼之責任，非我之責任也。天下之不自愛，孰有過是也？而若之何彼僞自尊者，竟奉此語爲不二法門也。

朱子曰：「教學者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吾今者，爲我國家陳自尊之義，吾安保無誤讀之，以長其暴慢鄙倍之氣，增其驕盈予智之心，以爲公德累，爲合群蠹者。雖然，吾既略陳其界說，爲自尊二字下一定義。吾敢申言之，曰：「凡不自愛，不自治，不自立，不自

牧，不自任者，決非能自尊之人也。」五者缺一而猶施施然自尊者，則自尊主義之罪人也。嗟呼！因噎固不可以廢食，懲羹固不可以吹虀。吾深憂夫人人自尊之有流弊，吾尤憂乎人人不自尊，而此四百兆人者，且自以奴隸牛馬爲受生於天之分內事。而此種自屈辱以倚賴他人之劣根性，今日施諸甲，明日即可以施諸乙。今日施諸室內，明日即可以施諸路人，施諸仇敵。嗚呼！吾每接見夫客之自燕來者，問以吾國民近日對外之情狀，未嘗不淚涔涔下也！嗚呼！吾又安得已於言哉？

論合群

自地球初有生物以迄今日，其間孳乳蕃殖，蠕者、泳者、飛者、走者、有覺者、無覺者、有情者、無情者、有魂者、無魂者，其種類，其數量，何啻京垓億兆。問今存者幾何矣？自地球初有人類以迄今日，其間孳乳蕃殖。黃者、白者、黑者、椶者、有族者、無族者、有部者、無部者、有國者、無國者、其種類，其數量，何啻京垓億兆。問今存者幾何矣？等是軀殼也，等是血氣也，等是品彙結集也，而存焉者不過萬億中之餘。則皆萎然落，澌然滅矣。豈有他哉？自然淘汰之結果，劣者不得不敗，而讓優者以獨勝云爾。優劣之道不一端，而能群與不能群，實爲其總源。

合群之義，今舉國中稍有知識者，皆能言之矣。問有能舉合群之實者乎？無有也。非惟國民全體之大群不能，即一部分之小群亦不能也。非惟頑固愚陋者不能，即號稱賢達有志者亦不能也。嗚呼！苟此不群之惡性而終不可以變也，則此蠕蠕芸芸之四百兆人，遂不能逃劣敗之數，遂必與前爲之萎然落澌然滅者，同一命運。夫安得不痛？夫安得不懼？吾推原不群之故，有四因焉。

一曰公共觀念之缺乏：凡人之所以不得不群者，以一身之所需求，所欲望，非獨力所能給也。以一身之所苦痛，所念難，非獨力所能捍也。於是乎必相引相倚，然後可以自存。若此者，謂之公共觀念。公共觀念者，不學而知，不慮而能者也。而天演界之優劣，即視此觀念之強弱以爲差。夫既曰不學而知，不慮而能矣，然有間又有強弱者，何也？則以公共觀念與私己觀念，常不能無矛盾。而私益之小者近者，往往爲公益之大者遠者之蟊賊也。故眞有公共觀念者，常不惜犧牲其私益之一部分，以擁護公益。其甚者，或乃犧牲其現在私益之全部分，以擁護未來公益。非拂性也，蓋深知夫處此物競天擇界，欲以人治勝天行，舍此術未有也。昧者不察，反其道以行之。知私利之可歆，而不知公害之可懼。此楊朱哲學所以橫流於天壤，而邊沁之名理所以爲時詬病也，此爲不能合群之第一病。

二曰對外之界說不分明：凡群之成，必以對待。苟對於外而無競爭，則群之精神與形式皆無所著，此人類之常情，無所容諱者也。故群也者，實以爲我兼愛之兩異性，相和合而結構

之。有我見而自私焉，爾必群之害也。雖然，一人與一人之交涉，則內吾身而外他人，是之謂一身之我。此群與彼群交涉，則內吾群而外他群，是之謂一群之我。同是我也，而有大我小我之別焉。有我則必有我之友，與我之敵，既曰群矣，則群中皆吾友也。故善爲群者，既認有一群外之公敵，則必不認有一群內之私敵。昔希臘列邦，干戈相尋，一遇波斯之來襲，則忽釋甲而相與歃血焉，對外之我見使然也。昔英國保守、自由兩黨，傾軋衝突，曾無寧歲。及格里迷亞戰爭起，雖反對黨，亦以全力助政府焉。對外之我見使然也。昔日本自由、進步兩黨，政綱各異，角立對峙。遇藩閥內閣之解散議會，則忽相提攜，結爲一憲政黨以抗之，對外之我見使然也。故凡結集一群者，必當先明其對外之界說，即與吾群競爭之公敵何在？是也。今志士汲汲言合群者，非以愛國乎？非以利民乎？既以愛國也，則其環伺我而憑陵我者，國仇也，吾公敵也！舍是則無所爲敵也。既以利民也，則其箝壓我而朘削我者，民賊也，吾公敵也！舍是則無所爲敵也。苟其內相敵也，則其群未有不爲外敵所摧陷而夷滅者也。而志士顧昧此焉！往往舍公敵大敵於不問，而惟齗齗焉爭小意見於本團。無他，知小我而不知大我，用對外之手段以對內，所以鷸蚌相持，而使漁翁竊笑其後也。此爲不能合群之第二病。

三曰無規則：凡一群之立也，少至二三人，多至千百兆，莫不賴有法律以維持之。其法律或起於命令，或生於契約。以學理言，則由契約出者，謂之正，謂之善；由命令出者，謂之不正，謂之不善。以事勢言，則能有正且善之法律尙也。若其不能，則不正不善之法律，猶勝於

無法律。此群學家政學家所同認也。今志士之倡合群者，豈不以不正不善之法律之病民弱國，而思所以易之耶？乃夷考其實，或反自陷於無法律之域，幾何不爲彼輩所藉口以相鋤也！不寧惟是，而使本群中亦無所可恃以相團結，已集者望望然去，未來者裹足不前，旁觀者引爲大戒！則群力安得擴張？而目的何日能達也？吾觀文明國人之善爲群者，小而一地一事之法團，大而爲一國之議會，莫不行少數服從多數之律，而百事資以取決。乃今之爲群者，或以一二人之意見武斷焉，梗議焉！其無規則者一也。善爲群者，必委立一首長，使之代表全群，執行事務，授以全權，聽其指揮。乃今之爲群者，祇知有自由，不知有制裁。其無規則者二也。叩其故，則曰以少數服從於多數，是爲多數之奴隸也。以黨員服從於代表人，是爲代表人之奴隸也。嘻！是豈奴隸之云乎？人不可以奴隸於人，顧不可以不奴隸於群。不奴隸於本群，勢必至奴隸於他群。服從多數，服從職權（即代表人）。正所以保護其群而勿使墜也。而不然者，人人對抗，不肯相下；人人孤立，無所統一。其勢必相率爲野蠻之自由，與未爲群之前相等。雖無公敵，猶不足以自立，而況夫日有反對者之乘其後也。此爲不能合群之第三病。

四曰忌嫉：吾昔讀曾文正《戒子書》中〈忮求詩〉，而悚然焉！其言曰：「善莫大於恕，德莫凶於妒。妒者妾婦行，瑣瑣奚足數？己拙忌人能，己塞忌人遇。己若無事功，忌人得成務。己若無黨援，忌人得多助。勢位苟相敵，畏偪又相惡。已無好聞望，忌人文名著。己無賢子孫，忌人後嗣裕。爭名日夜奔，爭利東西騖。但期一身榮，不惜他人污。聞災或欣幸，聞禍

或悅豫。問渠何以然？不自知其故。」嗚呼！此雖曰老生常談乎！然今日之誤解邊沁學說者，實當頭一棒之言也。吾輩試夙夜一自省焉！其能悉免於如文正所訶乎？吾國中人此等惡質，積之數千年，受諸種性之遺傳，染諸社會之習慣，幾深入於人人之腦中，而不能自拔。以是而欲求合群，是何異磨甎以作鏡，蒸沙以求飯也。夫宗旨苟不同，則昌言以攻之可也。地位苟不同，則分功以赴之可也。乃若宗旨同，地位同，則戮力同心，以共大業，善莫大焉！夫所謂戮力同心者，非必強甲之事業，而使合於乙也。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目的既共指於一處。其成也，則後此終必有握手一堂之日。即不然，或甲敗而乙成，或乙敗而甲成；而吾之所志固已達矣。事苟有濟，成之何必在我？仁人君子之用心，不當如是耶？又就令見不及此，而求競勝於一時，專美於一己；則亦光明磊落，自出其聰明才力，以立於天演界中。苟其優也，雖千萬人與我競，亦何患不勝？苟其劣也，雖無一人與我競，亦何恃不敗？天下之事業多矣，豈必推倒他人，而始容卿一席耶？嗚呼！思之！思之！外有國難，內有民賊，同胞半在酣夢之中，前途已入泥犁之境。吾力而能及也，則自拯之。獨力不能也，則協力拯之。吾力而無濟也，則望他人拯之，其尚忍摧萌拉蘗，爲一國之仇讎效死力耶？愚不肖者吾無望焉，無責焉！顧安得不爲號稱賢智者正告也。此爲不能合群之第四病。

此其大略也。若詳語之，則如傲慢，如執拗；如放蕩，如迂愚；如嗜利，如寡情。皆足爲合群之大蠹。有一於此，群終不成。吾聞孟德斯鳩之論政也，曰：「專制之國，其元氣在威

力；立憲之國，其元氣在名譽；共和之國，其元氣在道德。」夫道德者，無所往而可以弁髮者也。然在前此之中國，一人爲剛，萬夫爲柔，其所以爲群者，在強制而不在公意。則雖稍腐敗，稍渙散，而猶足無存其鞹，以迄今日。若今之君子，既明知此等現象，不足以戰勝於天擇，而別思所以易之；則非有完全之道德，其奚可哉？其奚可哉？吾聞彼頑固者流，既聒有辭矣，曰：「今日之中國，必不可以言共和，必不可以言議院，必不可以言自治。以是畀之，徒使混雜紛擾，傾軋殘殺，以猶太我中華。不如因仍數千年專制之治，長此束縛焉，馳驟焉，猶可以免滔天之禍。」吾惡其言！雖然吾且悲其言！吾且慚其言！嗚呼！吾黨其猶不自省，不自戒乎？彼輩不幸言中，猶小焉者也。而坐是之故，以致自由、平等、權利、獨立、進取等，最美善高尚之主義，將永爲天下萬世所詬病。天下萬世相以談虎色變曰，當二十世紀之初，中國所謂有新思想、新知識、新學術之人，如是如是。亡中國之罪，皆在彼輩焉！嗚呼！嗚呼！則吾儕雖萬死，其何能贖也！

論毅力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聖哉斯言，聖哉斯言！欲學爲人，苟非於此義，篤信守死，身體而力行之，雖有高志，

雖有奇氣雖有異才，終無所成。人治者，常與天行相搏，爲不斷之競爭者也。天行之爲物，往往爲人類所期望相背。故其反抗力，至大且劇。而人類向上進步之美性，又必非可以現在之地位而自安也。於是乎人之一生，如以數十年行舟於逆水中，無一旦而可以息。又不徒一人爲然也，大而至於一民族，更大而至於全世界，皆循茲軌道而日孜孜者也。其希望愈遠，其志事愈大者，其所遭拂戾之境遇必愈衆。譬猶泛澗沚者，與行江河者，與航洋海者之比例。其艱難之程度，恆與其所歷境界之廣狹相應，事理固然，無足怪者。

天下古今成敗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也。要其何以成？何以敗？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敗。蓋人生歷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順境亦居十三四。而順逆兩境，又常相間以迭乘。無論事之大小，而必有數次乃至十數次之阻力。其阻力雖或大或小，而要之必無可逃避者也。其在志力薄弱之士，始固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其意以爲天下事固易易也。及驟嘗焉，而阻力猝來，頹然喪矣。其次弱者，乘一時之客氣，透過此第一關，遇再挫而退。稍強者，遇三四挫而退。更稍強者，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難。非至強之人，未有能善於其終者也。夫苟其挫而不退矣，則小逆之後必有小順，大逆之後必有大順。盤根錯節之既破，而遂有應刃而解之一日。旁觀者徒豔羨其功之成，以爲是殆幸運兒，而天有以寵彼也。又以爲我蹇於遭逢，故所就不彼若也。庸詎知所謂蹇焉幸焉者，彼皆與我之所同，而其能征服此蹇焉、利用此幸焉與否，即彼成我敗所由判也。更譬諸操舟，如以兼旬之期行千里之地者，

其間風潮之或順或逆，常相參伍。彼以堅苦忍耐之力，冒其逆而突過之，而後得從容以度其順；我則或一日而反焉，或二三日而返焉，或五六日而返焉；故彼岸終不可得達也。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為者譬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成敗之數，視此而已。

人不可無希望，然希望常與失望相倚。至於失望，而心蓋死矣。養其希望勿使失者，厥惟毅力。若志不足恃，氣不足恃，才不足恃，惟毅力為足恃。昔摩西，古代之第一偉人也，彼憫猶太人受軛於埃及也，是其志之過人也。然其攜之以出埃及也，始焉猶太人不欲。經十餘年，乃能動焉。既動矣，而埃及人尼之截之，經十餘戰乃能出焉。既出矣，而所欲至之目的不得達，徬徨沙漠中者，又四十年焉。使摩西毅力稍不足，或於其初也，見猶太人之頑固難動，而灰其心焉；於其中也，見埃及人之強悍難敵，而灰其心焉；於其終也，見迦南樂土之艱險不易達，而灰其心焉；苟有一者，則摩西必為失敗之人，無可疑也。昔哥侖布，新世界之開闢者也，彼信海西之必有大陸，是其識之過人也。然其早年，喪其愛妻，喪其愛子，喪其資財，窮餓無聊，行乞於市。既而遊說於豪貴，豪貴笑之。建白於葡萄牙政府，政府斥之。及其承西班牙王之命，初航海也，舟西指六十餘日，不見寸土。同行之人，失望思歸。從而尼之撓之者，不下十數次，乃至共謀殺其身，飲其血。使哥侖布毅力稍不足，則初焉以窮困而沮，繼焉以不遇知己而沮，繼焉以艱難而沮，終焉以險禍而沮。苟有一者，則哥侖布必為失敗之人，無可疑

也。昔巴律西，法蘭西著名之美術家也。嘗憫法國磁器之粗拙，欲改良之，築竈以試驗者數年，家資盡罄。再築竈而益以薪，又復失敗。已無復三度築竈之資，猶復集土器三百餘，附窯以試驗之，歷一日夜不交睫，曾無尺寸功。如是者殆十年，卒爲第四度最後之大試驗，乃作竈於家，磚石築造，皆躬自任，閱七、八月竈始成。乃摶土製品，塗藥入竈。火熱一晝夜間，坐其旁以待旦，其妻持朝食供之，終不忍離。至第二日，質終未融。日沉西又不去，待之。於是蓬首垢面，顚頷無人形，如是者越三日、四日、五日、六日，相續至七日，未一假寐，而功遂不就。自茲以往，調新質而擣煉之，坐守十餘日、二十日以爲常，最後一度，質既備，火既焚，熱既熾，功將成矣，薪忽告竭，而火又不能滅也，巴律西爽然自失，傷其功之將墮，乃拔園籬之木以代之，猶不足，碎其桌及椅，投諸火。猶不足，碎其架，猶不足，碎其榻，猶不足，碎其門。妻子以爲狂，號於室而奔告於其鄰。未幾所燒之質遂融，色光澤，儼然良器矣。於是巴律西送其至困極苦之生涯於此器者，已十八年。使巴律西毅力稍不足者，則必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昔維爾德，創設海底電線之人也。彼其擁巨萬之貲，傾心以創此業。欲自美至英，超海以通電信。請助於英政府，幾經哀求，始見許。而美國議院，爲激烈之反對，其贊助僅以一票之多數得通過，亦既困難極矣。及其始敷設也，第一次至五百里而失敗；第二次至二百里，以電流不通而失敗，第三次將告成矣，而所乘之軍艦，又以傾射不能轉運，線交中斷；第四次以兩軍艦，一向愛爾蘭，一向尼科德蘭，相距三里，線仍斷；第五次再試，

則兩艦距離八十里，電流始通，又突失敗。監督諸員皆絕望；資本家亦有悔志；第六次，至海上七百里，地名利鞠者，電信始通，謂已成矣，既而電流忽突然停止，又復失敗；第七次更別購良線，建設至距尼科德蘭六百里處，將近結果，線又斷，此大業遂閱一年有奇，而維爾德之家資已耗盡矣。猶復嘵音瘏口，勞魂瘁形，遊說英、美之有力者，別設一新公司，而功乃始就，至今全地球食其利。使維爾德毅力稍不足者，則雖歷一次、二次、乃至三、四、五、六、七、八次，其終為失敗之人，無可疑也。此其最著者也。乃若的士黎禮，四度爭議員選舉不第，而卒為英名相；加里波的五度起革命軍不成，而卒建新意大利；士提反孫之作行動機器也，十五年始成；瓦德之作蒸氣機器也，三十年始成；孟德斯鳩之《萬法精理》二十五年始成；斯密亞丹之《原富》十年始成；達爾文之《種原論》十六年始成；吉朋之《羅馬衰亡史》二十年始成；倭斯達之《大辭典》三十六年始成；馬達加斯加之傳教師，十年始得一信徒；吉德林之傳教於緬甸，拿利林之傳教於中國，一則五年，一則七年，乃得一信徒。由此觀之，世無論古今，業無論大小，其卓然能成就以顯於世而傳於後者，豈有一不自堅忍沉毅而來哉？又不徒西國為然也。請徵諸我先民。勾踐之在會稽也，田單之在即墨也，漢高之在滎陽、成皋也，皆其敗也，即其所以成也。使三子怕，毅力稍不足，則為失敗之人也。張騫之使西域也，瀕於死者屢，往往不食數日，乃至十數日，前後歷十三年，而卒宣漢威於域外。使騫毅力稍不足，則為失敗之人也。劉備初用徐州而蹶，次用豫州而又蹶，次用荊州而又蹶。年將垂暮，始

得益州以定大業。使備毅力稍不足，則爲失敗之人也。玄奘以唐國師之尊，橫葱嶺，適印度。猛獸困之，瘴癘困之，飢渴困之，言語之不通困之，卒經十七年，盡學其正法外道，歸而弘布於祖國。使玄奘毅力稍不足，則爲失敗之人也。且勿徵諸遠，即最近數十年來，威德巍巍，照耀寰宇，若曾文正其人者，其初起時之困心衡慮，寧復可思議。餉需則羅掘不足（〈與李小泉書〉云：「僕在衡極力勸捐，總無起色。所入皆錢，尚不滿萬。各邑紳士來衡，般般相助。奈鄉間自乏此物，莫可如何！欲放手一辦，輒復以此阻敗，祇惱人耳！」又〈覆駱中丞書〉云：「捐輸一事，所託之友，所發之書，蓋已不少。據稱待至歲暮，某處一千，某處五百，俱可按籍而索。事雖同乎水中之月，猶冀得乎十分之五。一經搖動，則全局皆空。」云云。蓋當時以鄉紳辦團，只恃捐輸，不仰帑藏故也），兵勇則調和兩難（文正在衡初辦團時，標兵疾之，至鬨入公所與之爲難。文正僅以身免，其文集中書札卷二〈與王璞山書〉、〈上吳甄甫制軍書〉各篇，苦情如訴，詞多不錄），將裨則駕馭匪易（〈覆駱中丞書〉云：「王璞山本侍所器倚之人。今年於各處表暴其賢，蓋交口疲於贊揚，手倦於書寫。而璞山不諒我心，頗生猜嫌。侍所與之札，飭言撤勇事者，概不回答。既無公牘，又無私書。曾未同涉風波之險，已有不受節制之意。同舟而樹敵國，肝膽而變楚越」云云。當時用人之難，可見一斑矣。類此者猶夥），衡州水師，經營積年，甫出即敗於靖港。憤欲自沉，復思乃止。直至咸豐十年，任江督，駐祁門，而蘇、常新陷，徽州繼之，圜左右八百里皆賊地。或勸移營江西以保餉源；或勸遷麾江干以通糧路。文正乃曰：「吾去此寸步無死所！」及同治元年，合圍金陵之際，疾疫忽行，上自蕪湖，下迄上海，無營不病。楊（岳斌）、曾（國荃）、鮑（超）諸

統將，皆呻吟床蓐。堞無守望之兵，廚無炊爨之卒。而苦守力戰，閱四十六日，乃得拔。事後自言，此數月中，心膽俱碎。觀其〈與邵位西書〉云：「軍事非權不威，非勢不行。弟處無權無勢之位，常冒爭權爭位之嫌。年年依人，頑鈍寡效。」〈與劉霞仙書〉云：「虹貫荊卿之心，而見者以爲淫氛；碧化萇弘之血，而覽者以爲頑石：古今同慨，我豈伊殊？屈纍所以一沉而萬世不復者，良有以也。」又〈覆郭筠仙書〉云：「國藩昔在湖南、江西，幾於通國不能相容。六、七年間，浩然不欲復聞世事。然造端過大，以不顧生死自命，寧當更問毀譽。以拙進而以巧退，以忠義勸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猶有餘羞。」蓋當時所處之困難，如此其甚也！功成業定之後，論者以爲乘時際會，天獨厚之。而豈知其停辛貯苦，銖積寸累，百折不回，而始有今日也。使曾文正毅力稍不足者，則其爲失敗之人，無可疑也。嗚呼！綜觀此中西十數君子，則我輩所以自立於天地間者，可以思矣，可以興矣。拿破侖曰：「兵家勝敗，在最後之十五分鐘而已。蓋我困之時，人亦困之時也；我疲之時，人亦疲之時也。際人之困疲，而我一鼓勇氣以繼之，則勝利固不得不在我。」此言乎成功之術之非難也。古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乎成功之道之非易也。難耶易耶？惟志士自擇之！

抑成敗云者，又非可以庸耳俗目而論定者也。凡人所志所事愈大，則其結果愈大，而成就愈遲。如彼志救一國者，而一國之進步，往往數十百年乃始得達。志救天下者，而天下之進步，往往數百千年乃始得遠。而此眇眇七尺之軀殼，雖豪傑，雖聖賢，曾不能保留之使踰數十

寒暑以外。然則事事而欲親覩其成，寧復有大事之可任耶！是故當知馬丁路得固成也，而拉的馬、列多黎、格蘭瑪（三人皆爲宗教革命而死者，格蘭瑪且縛於柱而焚殺）亦不可謂不成。哥侖布固成也，而伋頓曲（伋頓曲在夏威夷爲土人所殺）亦不可謂不成。狄渥固成也，而噶蘇士亦不可謂不成。加爾富固成也，而瑪志尼亦不可謂不成。大久保、木戶固成也，而吉田松陰、藤田東湖亦不可謂不成。曾國藩固成也，而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亦不可謂不成。成敗云者，惟其精神，不惟其形式也。不然，若孔子干七十二君無所用，伐樹削跡，老於道路；若耶穌受磔十字架，其亦可謂之敗耶？其亦可謂之敗耶？故眞有毅力者，惟懷久遠之希望，而不計目前之成敗。非不求成，知其成非在旦夕，故不求也。成且不求，而寧復有可敗之道乎？淺見者流，覩其軀殼之或竄或錮或殺，而妄擬議之曰，是實敗焉。而豈知天下事，固往往敗於今而成於後，敗於我而成於人。有既造之因，必有終結之果。天下惟不辦事者，立於全敗之地，而眞辦事者固必立於不敗之地也。故吾嘗謂毅力有二種：一曰競惕於成敗，而竭全力以赴之，鼓餘勇以繼之者，剛毅之謂也。二曰解脫於成敗，而盡天職以任之，獻生命以殉之者，沉毅之謂也。

若是者，豈惟一私人爲然？既一民族亦有然。偉大之民族，其舉動常有一遠大之目的，汲汲焉向之以進行，歷數十年、數百年如一日。不觀英國乎？自格林威爾以來，以通商殖民爲國事，爾後數百年不一退轉，馴至世界大地圖中，五大洋深綠色裡，斑斑作硃點者，皆北端渺渺三島之附從奴僕也。十字角之旗，翩翩五大陸萬島嶼之上，乃至不與日同出入，而至今猶歉然若不足。

殖民大臣漫遊全世界，汲汲更講漲進之法。不見俄國乎？自彼得大帝以來，以東向侵略爲國是。爾後數百年不退轉。其於近東也，歐、亞諸國，合力沮之。其於遠東也，乃至歐、亞、美諸國全力沮之，而銳氣不少挫。近且確然益樹實力於滿洲，而達達尼爾事件（此最近之國際問題。俄國蔑視〈柏林條約〉以兵船渡土耳其之達達尼爾海峽，以出黑海也）；又見告矣。計全球數十國中，其有朝氣方鼎盛者，不過十數。揆厥所由，未有不自彼國民之有毅力來者也。豈無一二仗客氣，趁風潮，隨雄國以學邯鄲步者？然曇花一瞥，頹落依然。今南美洲諸國，是其前車也。孟子曰：「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天之降鑒下民，豈有所私耶？嗚呼！國民國民，可以鑑矣！

吾觀我祖國民性之缺點，不下十百，其最可痛者，則未有若無毅力焉者也。其老輩者，有權力者，衆目之曰守舊。夫守舊則何害，英國保守黨之名譽歷史，豈不赫赫在人耳目耶（現內閣亦保守黨）？然守則守矣，既守之，則當以身殉之。顧何以戊戌新政一頒，而舉國無守舊黨者，竟三閱月也。義和團之起也，吾黨雖憐其愚，而猶驚其勇，以爲排外義憤，有足多焉。而何以數月之力，不能下一區區使館也？而何以聯軍一至，其在下者，惟有順民旗，不復有一義和團；其在上者，惟有二毛子，不復有一義和團也！各省鬧教之案，固野蠻之行也。雖然，吾聞日本三十年前，固嘗有民間暴動，濫戕外人之事。及交涉起，其首事者，則自戕於外國官吏之前，不以義憤貽君父憂。而吾國民之爲此者，何以一呼而蜂蟻集，一鬨而鳥獸散，不顧大局，而徒以累國家也。若夫所謂新進者，稍知外事者，翹然揭櫫一維新之徽章於額角。夫維新

則豈非善事？然既新矣，則亦當以身殉之！顧何以見聲色而新者去其十之三四；語金錢而新者去其十之五六；覩宦達而新者且去其十之八九也。或曰，此蓋其心術敗壞使然，彼其初固未嘗確有見於舊之宜守，確有見於新之不可以已也。不過伺朝廷之眼波、以爲顯宦計；博時髦之虛名，以爲噉飯地耳。吾謂此等人固自不少，而吾終不敢以此陰險黠詐之惡名，盡概天下士也。要之，其志力薄弱，知及而仁不能守，有初而鮮克有終者，比比然爾！彼守舊者不足道矣。至如號稱維新者流，論者或謂但有此輩，亦慰情勝無。嗚呼！吾竊以爲誤矣。天下事不知焉者尚有可望；知而不行者則無可望。知而不行尚有可望；行而不能力不能終者，最無可望。故得聰明而軟弱者億萬，不如得樸誠而沉毅者一二。今天下志士亦紛紛矣，其大多數者，果屬於此，抑屬於彼？吾每一念及，不能不爲我國前途疑且懼也。嗟乎！一國中朝野上下，人人皆有假日媮樂之心，有遑恤我後之想。翩翩年少，弱不禁風；皤皤老成，尸居餘氣。無三年能持續之國的無百人能固結之法團。嗚呼，有國如此，不亡何待哉，不亡何待哉！

守舊者吾無責焉，僞維新者吾無責焉！吾請正告吾黨之眞有志於天下事者曰：公等勿恃客氣也！勿徒悚動於一時之高論，以爲吾知此，吾言此，而吾事畢也。西哲有恆言：「知責任者大丈夫之始，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吾儕不認此責任則已耳，苟既認之，則當如婦人之於所天，終身不二，矢死靡他，吾儕初知責任之日，即此身初嫁與國民之日也。自頂至踵，夫豈復我所得私？於此而欲不亹亹焉，夫亦安得避也？然天下事，順逆之常相倚也，又如彼。吾黨

乎，吾黨乎！當知古今天下，無有無阻力之事。苟其畏阻力也，則勿如勿辦，竟放棄其責任，以與齊民。而不然者，則種種煩惱，皆爲我練心之助；種種危險，皆爲我練膽之助；種種艱苦，皆爲我練智練力之助。隨處皆我之學校也，我何畏焉？我何怨焉？我何餒焉？我願無盡，我學無盡，我知無盡，我行無盡。孔子曰：「望其壙，睪如也，鬲如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毅之至也，聖之至也。

論私德

吾自去年著《新民說》，其胸中所懷抱欲發表者，條目不下數十，而以〈公德篇〉託始焉。論德而別舉其公焉者，非謂私德之可以已；謂夫私德者，當久已爲盡人所能解悟，能踐履。抑且先聖先賢，言之既已圓滿纖悉，而無待末學小子之嘵嘵詞費也。乃近今以來，舉國囂囂靡靡，所謂利國進群之事業，一二未覩，而末流所趨，反貽頑鈍者以口實。而日新理想之賊人子而毒天下，噫！予又何以無言乎，作論私德！

一、私德與公德之關係

私德與公德，非對待之名詞，而相屬之名詞也。斯賓塞之言曰：「凡群者皆一之積也，所

以爲群之德，自其一之德而已定。群者謂之拓都，一者謂之么匿。拓都之性情形制，么匿爲之；么匿之所本無者，不能從拓都而成。有么匿之所同具者，不能以拓都而忽亡（按以上見侯官嚴氏所譯《群學肄言》其云拓都者，東譯所稱團體也。云么匿者，東譯所稱個人也）。諒哉言乎！夫所謂公德云者，就其本體言之，爲一團體中人公共之德性也，就其構成此本體之作用言之，謂個人對於本團體，公共觀念所發之德性也。夫聚群盲不能成一離婁。聚群聾不能成一師曠，聚群怯，不能成一烏獲。故一私人，而無所私有之德性，則群此百千萬億之私人，而必不能成公有之德性，其理至易明也。盲者不能以視於衆而忽明，聾者不能以德於衆而忽聰，怯者不能以戰於衆而忽勇。故我對於我而不信，而欲其信於待人；一私人對於一私人之交涉而不忠，而欲其忠於團體，無有是處！此其理又至易明也。若是乎今之學者，日言公德，而公德之效弗覩者，亦曰國民之私德有大缺點云爾！是故欲鑄國民，必以培養個人之私德爲第一義。欲從事於鑄國民者，必以自培養其個人之私德爲第一義。

且公德與私德，豈嘗有一界線焉？區劃之爲異物哉？德之所由起，起於人與人之交涉（使如《魯敏遜漂流記》所稱，以孑身獨立於荒島則無所謂德，亦無所謂不德）。而對於少數之交涉，與對於多數之交涉，對於私人之交涉，與對於公人之交涉，其客體雖異，其主體則同。故無論泰東、泰西之所謂道德，皆謂其有贊於公安公益者云爾！其所謂不德，皆謂其有戕於公安公益者云爾！公云、私云，不過假立之一名詞，以爲體驗踐履之法門。就汎義言之，則德一而已，無所

謂公私。就析義言之，則容有私德醇美，而公德尚多未完者。斷無私德濁下，而公德可以襲取者！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公德者，私德之推也。知私德而不知公德，所缺者只在一推。蔑私德而謬託公德，則並所以推之具而不存也。故養成私德，而德育之事，思過半焉矣。

二、私德墮落之原因

私德之墮落，至今日之中國而極！其所以致此之原因甚複雜，不得悉數，當推論其大者得五端：

一、由於專制政體之陶鑄也：孟德斯鳩曰：「凡專制之國，間或有賢明之主，而臣民之有德者則甚希。試徵諸歷史，乃君主之國。其號稱大臣近臣者，大率皆庸劣卑屈，嫉妒陰險之人！此古今東西之所同也。不寧惟是？苟在上者多行不義，而居下者守正不阿；貴族專尚詐虞，而平民獨崇廉恥，則下民將益爲官長所欺詐，所魚肉矣。故專制之國，無論上下貴賤，一皆以變詐傾巧相遇。蓋有迫之使不得不然者矣！若是乎專制政體之下，固無所用其德義，昭昭明甚也。」夫物競天擇之公例，惟適者乃能生存。吾民族數千年，生息於專制政體之下，苟欲進取，必以詐僞；苟欲自全，必以卑屈。其最富於此兩種性質之人，即其在社會上占最優勝之位置者也。而其稍缺乏者，則以劣敗而澌滅；不復能傳其種於來裔者也。是故先天之遺傳，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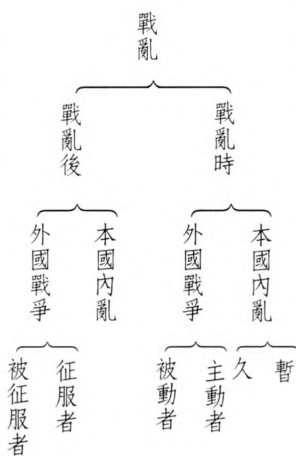
踞於社會中，而爲其公共性，種子相薰，日盛一日。雖有豪傑，幾難自拔，蓋此之由！不寧惟是，彼跼蹐於專制之下，而全軀希寵以自滿足者，不必道。即有一二達識熱誠之士，苟欲攘臂爲生民請命，則時或不得不用詭祕之道，時或不得不爲偏激之行。夫其人而果至誠也，猶可以不因此而磷緇也。然習用之，則德性之漓，固已多矣。若根性稍薄弱者，幾何不隨流而汩也？夫所謂達識熱誠，欲爲生民請命者，豈非一國中不可多得之彥哉？使其在自由國，則大政治家，大教育家，大慈善家，以純全之德性，溫和之手段，以利其群者也。而今乃迫之使不得不出於此途，而因是墮落者，十八九焉。嘻！是殆不足盡以斯人咎也。

二、由於近代霸者之摧鋤也：夫其所受於數千年之遺傳者，既如此矣！而此數千年間，亦時有小小之污隆昇降，則帝者主持而左右之最有力焉？西哲之言曰：「專制之國，君主萬能。」非虛言也。顧亭林之論世風，謂：「東漢最美，炎宋次之，而歸功於光武、明、章、藝祖、眞、仁。」（《日知錄》卷十三云：「漢自孝武表章六經之後，師儒雖盛，而大義未明，故新莽居攝，頌德獻符者遍天下。光武有鑑於此，乃尊崇師義。敦厲名實，所舉用者莫非經明行修之士，而風俗爲之一變。至其末造朝政昏濁，國事日非，而黨錮之流，獨行之輩，依仁蹈義，舍命不渝。『風雨如晦，雞鳴不已，』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又云：「宋史言『士大夫忠義之氣，至於五季，變化殆盡。藝祖首褒韓通，次表衛融，以表意嚮。眞仁之世，田錫，王禹稱、范仲淹、歐陽脩諸賢，以直言讜論倡於朝，於是中外薦紳知以名節爲高，廉恥相同，盡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變，士投袂起而勤王，臨難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節相望）。且從

而論之曰：「觀哀、平之可以變而爲東京，五代之可以變而爲宋，則知天下無不可變之風俗。」此其言，雖於民德汚隆之總因，或有所未盡乎？然不得不謂爲重要關係之一端矣。嘗次考三千年來風俗之差異，三代以前，邈矣弗可深考。春秋時，猶有先王遺民。自戰國涉秦，以逮西漢，而懿俗頓改者，集權專制之趨勢。時主所以芻狗其民者，別有術也。戰國雖混濁，而猶有任俠尙氣之風。及漢初而摧抑豪強，朱家、郭解之流，漸爲時俗所姍笑。故新莽之世，獻符閹媚者遍天下，則高、惠、文、景之播其種也。至東漢而一進，則亭林所論深明其故矣。及魏武既有冀州，崇獎跅弛之士，於是權詐迭進，姦僞萌生（建安廿二年八月下令，求負汚辱之名，見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光武、明、章之澤，掃地殆盡。每下愈況，至五季而極！千年間民俗之靡靡，亦由君主之淫亂，有以揚其波也。及宋乃一進。藝祖以檢點作天子，頗用專制，力挫民節以自固（君臣坐而論道之制，至宋始廢。蓋范質輩與藝祖同仕周，位在藝祖上，及入宋爲宰相，而迭嫌自下也）。而眞、仁守文，頗知大體，提倡士氣。宋俗之美，其大原因固不在君主，而君主亦與有力焉。胡元整纂，衣冠塗炭，純以遊牧水草之性，馳驟吾民。故九十年間，暗無天日。及明而一進。明之進也，則非君主之力也。明太祖以刻鷙之性，摧鋤民氣，戮辱臣僚，其定律至律不爲君用之條，令士民毋得以名節自保。以此等專制力所挫抑，宜其惡果更烈於西漢。而東林、復社，舍命不渝。鼎革以後，忠義相屬者，則其原因別有在也（詳下節）。下逮本朝，順、康間，首開博學鴻詞，以縶遺逸，乃爲貳臣傳以辱之！晚明士氣，斲喪漸盡，及夫

雍、乾主權者以悍鷙陰險之奇才，行操縱馴擾之妙術。摭拾文字小故，以興冤獄。廷辱大臣耆宿，以蔑廉恥（乾隆六十年中，大學士尚侍供奉諸大員，無一人不曾遭黜辱者）。又大爲《四庫提要》、《通鑑輯覽》等書，排斥道學，貶絕節義。自魏武以後，未有敢明目張膽，變亂黑白，如斯其甚者也。然彼猶直師商韓六蝨之教，而人人皆得喻其非。此乃陰託儒術芻狗之言，而一代從而迷其信。嗚呼！何意百鍊鋼，化爲繞指柔？百餘年前所播之惡果，今正榮滋稔熟，而我民族方刈之，其穢德之夐千古而絕五洲，豈偶然哉？豈偶然哉？

三、由於屢次戰敗之挫敗也：國家之戰亂，與民族之品性，最有關係。而因其戰亂之性質異，則其結果亦異。今先示其類別如下：



內亂者最不祥物也。凡內亂頻仍之國，必無優美純潔之民。當內亂時，其民必生六種惡

性：一曰僥倖性，才智之徒，不務利群，而惟思用險鷙之心術，攫機會以自快一時也。二曰殘忍性，草薙禽獮之既久，司空見慣，而曾不足以動其心也。三曰傾軋性，彼此相閱，各欲得而甘心。杯酒戈矛，頃刻倚伏也。此三者，桀黠之民所成有性也。四曰狡僞性，朝避猛虎；夕避長蛇。非營三窟，不能自全也。五曰涼薄性，一身不自保，何況戀妻子？於至親者尚不暇愛，而遑能愛人？故仁質斲喪澌滅以至於盡也。六曰苟且性，知我如此，不如無生，暮不保朝，假日媮樂，人人自危，無復遠計。馴至與野蠻人之不知將來者，無以異也！此三者，柔弱之民所含有性也。當內亂後，其民亦生兩種惡性：一曰恐怖性，痛定思痛，夢魂猶噩；膽汁已破，勇氣全銷也。二曰浮動性，久失其業，無所依歸；秩序全破，難復故常也，故夫內亂者，最不祥物也。以法國大革命，爲有史以來，驚天動地之一大事業，而其結果，乃至使全國之民，互相剸刃於其腹。其影響乃使數十年後之國民。失其常度。史家波留，謂法國至今，不能成完全之民政，實由革命之役，斲喪元氣太過，殆非虛言也！內亂之影響，則不論成敗何也？勝敗皆在本族也。故恢復平和之後，無論爲新政府、舊政府，其亂後民德之差異，惟視其所以勞來還定補救陶冶者何如？而暫亂偶亂者，影響希而補救易，久亂頻亂者，影響大而補救難！此其大較也。若夫對外之戰爭則異是！其爲主動以伐人者，則運用全在軍隊，而境內安堵焉。惟發揚其尚武之魂，鼓舞其自專之念；故西哲曰：「戰爭者國民教育之一條件也。」是可喜而非可悲者也。其爲被動而伐於人者，斯影響雖與內亂絕相類，而可以變僥倖性爲功名心，變殘忍性爲敵

愱心，變傾軋性而爲自覺心，乃至變狡僞性而爲謀敵心，變涼薄性而爲敢死心，變苟且性而爲自保心，何也？內亂則已無所逃於國中，而惟冀亂後之還定。外爭則決生死於一髮，而怵於後時之無可復回也。故有利用敵國外患，以爲國家之福者，雖可悲而非其至也。外爭而自爲征服者，則多戰一次，民德可高一級。德人經奧大利之役，而愛國心有加焉。經法蘭西之役，而愛國心益有加焉。日本人於朝鮮之役、中國之役亦然，皆其例也。若夫戰敗而爲被征服者，則其國民固有之性，可以驟變忽落，而無復痕跡。夫以斯巴達強武之精神，照耀史乘，而何以屈服於波斯之後，竟永爲他族藩屬，而所謂軍國民之紀念，竟可不復覩也？波蘭當十八世紀前，泱泱幾霸全歐，何以一經瓜分後，而無復種民固有之特性也？燕、趙古稱多慷慨悲歌之士，今則過於其市，順民旗飄颭焉。問昔時屠狗者，闃如也，何也？自五胡、北魏、安史、契丹、女眞、蒙古、滿洲，以曾經數百年六、七度之征服，而本能湮沒盡矣。夫在專制政體之下，既已以卑屈詐僞兩者，爲保身進取之不二法門矣。而況乎專制者之復非我族類也？故夫內亂與被征服二者，有一於此，其國民之人格，皆可以日趨卑下。而中國乃積數千年內亂之慣局，以膿血充塞歷史，日伐於人，而未嘗一伐人。屢被征服，而不克一自征服。此累變累下，種種遺傳之惡性，既已瀰漫於社會。而今日者，又覺適承洪、楊十餘年驚天動地大內亂之後。而自歐勢東漸以來，彼征服者，又自有其征服者。且匪一而五六焉，日驎眈於我前，國民之失其人性，殆有由矣。

四、由於生計憔悴之逼迫也：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孟子曰：「民無恆產，斯無恆心，既無恆心，放僻邪侈，救死不贍，奚暇禮義。」嗚呼！豈不然哉？豈不然哉？並世之中，其人格最完美之國民，首推英、美，次則日耳曼之三國者，皆在全球生計界中，占最高之位置者也。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在數百年前，深有強武活潑、沉毅嚴整之氣度。今則一一相反，皆由生計之日蹙為之也。其最劣下者，若泰東之朝鮮人、安南人，則生計最窮迫不堪之民也。俄羅斯政府，以鷹瞵虎視之勢，震慴五陸，而其人民稱罪惡之府，黑闇無復天日（日本人有「露西亞亡國論」，窮形盡相）。亦生計沉窘之影響也。彼虛無黨以積年遊說煽動之力，而不能得多數之同情，乃不得已而出於孤注兇險之手段，亦為此問題所困也。日本政術，幾匹歐美。而社會道德，百不逮一，亦由其富力之進步，與政治之進步，不相應也。夫世無論何代？地無論何國？固莫不有其少數畸異絕俗之士，既非專制魔力所能束縛，亦非恆產困乏所能銷磨。雖然，不可以律衆人也！多數之人民，必其於仰事俯畜之外，而稍有所餘裕，乃能自重而惜名譽，汎愛而好慈善，其腦筋有餘力，以從事於學問，以養其稍高尚之理想。其日力有餘暇，以計及於身外，以發其顧團體之精神。而不然者，朝饔甫畢，而憂夕飧；秋風未來，而泣無褐。雖有仁質，豈能自凍餒以念衆生？雖有遠慮，豈能舍現在以謀將來？西人群學家言：謂「文明人與野蠻人之別，在公思想之有無，與未來觀念之豐缺。」而此兩者，所以差異之由。則生計之舒蹙，其尤著者也。故貪鄙之性、褊狹之性、涼薄之性、虛僞之性、諂阿之性、

暴棄之性、偷苟之性，強半皆由生計憔悴造之。生計之關係於民德，如是其切密也，我國民數千年來，困於徭役，困於災癘，困於兵燹。其得安其居，樂其業者，既已間代不一覯。所謂虛僞、褊狹、貪鄙、涼薄、諂阿、暴棄、偷苟之惡德，既已經數十世紀，受之於祖若宗。社會之教育，降及現世，國之母財，歲不增殖。而宮廷土木之費，官吏苞苴之費，恆數倍於政府之歲入。國民富力之統計，每人平均額，不過七角一分有奇（據日本橫山雅男氏之統計調查，日幣七十錢有奇）。而外債所負，已將十萬萬兩（利息在外）。以致有限之物力，而率變爲不可復之母財，若之何民之可以聊其生也？而況乎世界生計競爭之風潮，席捲而來，而今始發軔也？民德之腐敗墮落，每下愈況。嗚呼！吾未知其所終極也！

五、由於學術匡救之無力也：彼四端者，養成國民大多數惡德之源泉也。然自古移風易俗之事，其目的雖在多數人，其主動恆在少數人。苟缺於彼而有以補於此，則雖敝而猶未知其極也。東漢節義之盛，光武、明、章之功，雖十之三，而儒學之效，實十之七也。唐之與宋，其專制之能力相若，其君主之賢否，亦不甚相遠。而士俗判若天淵者，唐儒以詞章浮薄相尙，宋儒以道學廉節爲坊也。魏晉六朝之腐敗原因，雖甚複雜，而老莊清談宗派半尸其咎也。明祖刻薄寡恩，挫抑廉隅，達於極點。而晚明士氣，冠絕前古者，王學之功，不在禹下也。然則近今二百年來，民德污下之大原，從可覩矣！康熙博學鴻詞諸賢，率以耆宿爲海內宗仰，而皆自污貶。茲役以後，百年來支配人心之王學，掃蕩靡存。船山、梨洲、夏峰、二曲之徒，抱絕學，

老巖穴，統遂斬矣。而李光地、湯斌，乃以朱學聞。以李之忘親背交，職爲姦諛（李紿、鄭成功以覆明祀，前人無譏，全謝山始訶之），湯之柔媚取容，欺罔流俗（湯斌雖貴而食不御炙雞，帷帳不過枲絅，嘗奏對出語人曰：「生平未嘗作如此欺人語。」後爲聖主所覺，蓋公孫弘之流也）。而以爲一代開國之大儒，配食素王，末流所鼓鑄，豈待問矣！後此則陸隴其、陸世儀、張履祥、方苞、徐乾學輩，以媕婀夸毗之學術，文致其奸。其人格殆猶在元．許衡、吳澄之下。所謂《國朝宋學淵源記》者，殆盡於是矣。而乾嘉以降，閻、王、段、戴之流，乃標所謂漢學者，以相夸尚，排斥宋明，不遺餘力。夫宋明之學，曷嘗無缺點之可指摘，顧吾獨不許鹵莽滅裂之漢學家容其喙也。彼漢學則何所謂學？昔乾隆間內廷演劇，劇曲之大部分，則誨亂也，誨淫也，皆以觸忌諱，被訶譴，不敢進。乃專演神怪幽靈、牛鬼蛇神之事，既藉消遣，亦無愆尤。吾見夫本朝二百年來，學者之所學，皆牛鬼蛇神類耳，而其用心亦正與彼相等。蓋王學之激揚蹈厲，時主所最惡也，乃改而就朱學。朱學之嚴正忠實，猶非時主之所甚喜也，乃更改而就漢學。夫漢學者，則立於人間社會以外，而與二千年前地下之僵石爲伍。雖著述累百卷，而決無一傷時之語；雖辯論千萬言，而皆非出本心之談。藏身之固，莫此爲妙？才智之士，既得此以爲阿世盜名之一祕鑰，於是名節閑檢，蕩然無所復顧。故宋學之敝，猶有僞學者流；漢學之敝，則並其僞者而亦無之。何也？彼見夫盛名鼎鼎之先輩，明目張膽，以爲鄉黨自好者，所不爲之事，而其社會之崇拜，享學界之尸祝自若也。則更何必自苦，以強爲禹行舜趨之容也。昔王鳴盛（著

《尚書後案》、《十七史商榷》等，漢學家之鉅子也）嘗語人曰：「吾貪贓之惡名，不過五十年。吾著書之盛名，可以五百年。」此二語者，直代表全部漢學家之用心矣！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漢學家者，率天下而心死者也）。此等謬種，與八股同毒，盤踞於二百餘年學界之中心，直至甲午、乙未以後，而其氣燄始衰。而此不痛不癢之世界，既已造成，而今正食其報，耗矣哀哉！

五年以來，海外之新思想，隨列強侵略之勢力，以入中國。始焉一二人倡之，繼焉千百人和之。彼其倡之者，固非必蔑盡舊學也。以舊學之簡單，而不適應於時勢也。而思所以補助之，且廣陳衆義，促思想自由之發達，以求學者之自擇。而不意此久經腐敗之社會，遂非文明學說所遽能移植。於是自由之說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秩序；平等之說入，不以之荷義務，而以之蔑制裁；競爭之說入，不以之敵外界，而以之散內團；權利之說入，不以之圖公益而以之文私見；破壞之說入，不以之箴膏肓，而以之滅國粹。斯賓塞有言：「衰世雖有更張，弊泯於此者，必發於彼，害消於甲者，將長於乙。合通郡而覈之，弊政害端，常自若也。是故民質不良，禍害可以易端而無由禁絕。」嗚呼！吾觀近年來新學說之影響之於我青年界者，吾不得不服斯氏實際經驗之言，而益為我國民增無窮之沉痛也！夫豈不拔十得一，能食新思想者之利者？而所以償其弊殆僅矣！記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與學禮。」又曰：「橘在江南為橘，過江則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進俗之學說，一入中國，遂被

其偉大之同化力，汩沒而去也。要而論之，魏、晉間之清談，乾、嘉間之考據，與夫現今學子口頭之自由、平等、權利、破壞，其挾持絕異，其性質則同。而今之受痼愈深者，則以最新最有力之學理，緣附其所近受遠受之惡性惡習，擁護而灌溉之故。有清二百年間，民德之變遷，在朱學時代，有僞善者，猶知行惡之爲可恥也。在漢學時代，並僞焉者而無之，則以行惡爲無可恥也。及今不救，恐後此歐學時代，必將有以行惡爲榮者。今已萌芽於一小部分之青年矣！夫至以行惡爲榮，則洪水猛獸，足喻斯慘耶？君子念此，膚栗股栗矣。

三、私德之必要

私德者，人人之糧，而不可須臾離者也。雖然，吾之論者，以語諸大多數不讀書、不識字之人，莫予喻也。即以語諸少數讀舊書、識舊字之人亦莫予聞也。於是吾忠告之所能及，不得不限於少數國民中之最少數者，顧吾信夫此最少數者，其將來勢力所磅礴，足以左右彼大多數者而有餘也。吾爲此喜，吾爲此懼，吾不能已於言。

今日踸踔俊發，有骨鯁，有血性之士，其所最目眩而心醉者，非破壞主義耶？破壞之必能行於今之中國與否？爲別問題，姑勿且論！而今之走於極端者，一若惟建設爲需道德而破壞則無需道德。鄙人竊以爲誤矣。古今建設之偉業，固莫不含有破壞之性質。古今破壞之偉人，亦靡不饒有建設之精神。實則破壞與建設，相倚而不可離，而其所需之能力，二者亦正相等。苟

有所缺，則靡特建設不可得期，即破壞亦不可得望也。今之言破壞者，動引生計學十分勞之例，謂吾以眇眇之躬，終不能取天下事而悉任之。吾毋寧應於時勢，而專任破壞焉！既破壞以後，則建設之責，以俟君子，無待吾過慮也。此其心豈不廓然而大公也耶？顧吾以爲不惟於破壞後，當有建設，即破壞前，亦當有建設。苟不爾者，則雖曰言破壞，而破壞之目的，終不得達，何也？群學公例，必內固者，乃能外競。一社會之與他社會競也，一國民之與他國民競也，苟其本社會本國之機體未立、之營衛未完，則一與敵遇而必敗，或未與敵遇而先自敗。而破壞主義之性質，則以本社會本國新造力薄之少數者，而悍然與彼久據力厚之多數者爲難也。故不患敵之強，而惟患我之弱。我之所恃以克敵者何在？在能團結一堅固有力之機體而已。然在一社會一國家，承累平積世之遺傳習慣，其機體由天然發達，故成之尚易。在一黨派則反是，前者無所憑藉，並世無所利用，其機體全由人爲發達，故成之最難。所謂破壞前之建設者，建設此而已！苟欲得之，舍道德奚以哉？

今之言破壞者，動曰一切破壞，此讆言也。吾輩曷爲言破壞？曰：「去其病吾社會者」云爾。如曰一切破壞也，是將並社會而亦破壞之也。譬諸身然，沈疴在躬，固不得不施藥石。若無論其受病不受病之部位，而一切鍼灸之，攻洩之，則直自殺而已！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壞者，其目的非在破壞社會，而不知「一切破壞」之言，既習於口而印於腦，則道德之制裁，已無可復施，而社會必至於滅亡。吾亦深知夫仁人志士之言破壞者，實鑒於今日之全社

會，幾無一部分而無病態也。憤慨之極！必欲翻根柢而改造之，斯固然也。然療病者，無論下若何猛劑，必須恃有所謂「元神眞火」者，以為驅病之原。苟不爾者，則一病未去，他病復來，而後病必更難治？於前病故一切破壞之言，流弊千百，而收效卒不得一也。何也？苟有破壞者，有不破壞者，則其應破壞之部分，尙可食破壞之利。苟一切破壞，不惟將來宜成立者不能成立，即目前宜破壞者，亦卒不得破壞。此吾所敢斷言也。吾疇昔以為中國之舊德，恐不足以範圍今後之人心也，而渴望發明一新道德以補助之。由今以思，此直理想之言，而決非今日可以見諸實際。夫言群治者，必曰德、曰智、曰力，然智與力之成就甚易，惟德最難。今欲以一新道德易國民，必非徒以區區泰西之學說，所能為力也。即盡讀梭格拉底、柏拉圖、康德、黑智兒之書，謂其有「新道德學」也則可謂其有，「新道德」也則不可。何也？道德者，行也，而非言也。苟欲言道德也，則其本原出於良心之自由。無古無今，無中無外，無不同一。是無有新舊之可云也！苟欲行道德也，可因於社會性質之不同，曰各有所受。其先哲之微言，祖宗之芳躅，隨此冥然之軀殼，以遺傳於我躬，斯乃一社會之所以為養也。一旦突然欲以他社會之所養者養我，談何容易耶？竊嘗舉泰西道德之原質而析分之，則見其得自宗教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法律之制裁者若干焉？得自社會名譽之制裁者若干焉？而此三者，在今日之中國能有之乎？吾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不能而猶云欲以新道德易國民是所謂磨甎作鏡，炊沙求飯也。吾固知言德育者，終不可不求泰西新道德以相輔助。雖然，此必俟諸國民教育大興之後，而斷

非一朝一夕所能獲。而在今日青黃不接之頃，則雖日日聞人說食，而已終不能飽也。況今者，無所挾持以爲過渡，則國民教育一語，亦不過託諸空言。而實行之日，終不可期。是新道德之輸入，因此遂絕望也。然則今日所恃以維持吾社會於一線者何在乎？亦曰吾祖宗遺傳固有之舊道德而已（道德與倫理異，道德可以包倫理，倫理不可以盡道德。倫理者，或因於時勢而稍變其解釋，道德則放諸四海而皆準，俟諸百世而不惑者也。如要君之爲有罪，多妻之非不德，此倫理之不宜於今者也。若夫忠之德，愛之德，則通古今中西而爲一者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故謂中國言倫理有缺點則可，謂中國言道德有缺點則不可）。而「一切破壞」之論興，勢必將並取舊道德而亦摧棄之！嗚呼！作始也簡，將畢也鉅。見披髮於伊川，知百年而爲戎。毋曰吾姑言之，以快一時云爾！汝之言而無力耶，則多言奚爲？汝之言而有力耶，遂將以毒天下。吾願有言責者，一深長思也！

讀者其毋曰，今日救國之不暇，而嘵嘵然談性說理，何爲也？諸君而非自認救國之責任也？則四萬萬人之腐敗，固已久矣！而豈爭區區少數之諸君？惟中國前途，懸於諸君，故諸君之重視道德，與蔑視道德，乃國之存亡所由繫也。成即以破壞事業論，諸君亦知二百年前，英國革命之豪傑爲何如人乎？彼格林威爾，實最純潔之清教徒也。亦知百年前，美國革命之豪傑爲何如人乎？彼華盛頓所率者，皆最質直善良之市民也。亦知三十年前，日本革命之豪傑爲何如人乎？彼吉田松陰、西鄉南洲輩，皆朱學、王學之大儒也。故非有大不忍人之心者，不可以言破壞。非有高尚純潔之性者，不可以言破壞。雖然，若此者，言之甚易，行之實難矣！吾知

其難而日孜孜焉！兢業之以自持。困勉之自勗。以忠信相見，而責善於友朋，庶幾有濟。若乃並其所挾持以爲破壞之具者，而亦破壞之。吾不能爲破壞之前途賀也。吾見世之論者，以革命熱心太甚，乃至神聖洪秀全，而英雄張獻忠者，有焉矣！吾亦知其爲有爲而發之言也。然此等孽因，可多造乎？造其因時甚痛快，茹其果時，有不勝其苦辛者矣！夫張獻忠更不足道矣！即如洪秀全，或以其所標旗幟，有合於民族主義也，而相與頌揚之。究竟洪秀全果爲民族主義而動否？雖論者亦不敢爲作保證人也。王莽何嘗不稱伊周，曹丕何嘗不法舜禹，亦視其人何如耳。大抵論人者，必於其心術之微。其人而小人也，不能以其與吾宗旨偶同也，而謂之君子。如韓侂冑之主伐金論，我輩所最贊者。然贊其論，不能贊其人也。其人而君子也，不能以其與我宗旨偶悟也，而竟斥爲小人。王猛之輔苻秦，我輩所最鄙者。然鄙其事，不能抹煞其人也。尙論者如略心術而以爲無關重輕也。夫亦誰能尼之？但使其言而見重於社會也，吾不知社會全體之心術所影響何如耳？不寧惟是而已，夫鼓吹革命，非欲以救國耶？人之欲救國，誰不如我？而國終非以此「瞎鬧派」之革命，所可得救，非惟不救，而又以速其亡。此不可不平心靜氣而深察也。論者之意，必又將曰：「非有『瞎鬧派』開其先，則『實力派』不能收其成。」此論之是否，屬於別問題，茲不深辯！今但問論者之意，欲自爲瞎鬧派，且使聽受吾言者，悉爲瞎鬧派乎？恐君雖欲自貶損，而君之地位，固有所不能也。即使能焉，而舉國中能瞎鬧之人正多。現在未來瞎鬧之舉動，亦自不少。而豈待君之入其間而添一蛇足也？而更何待君之從旁

勸駕也。況君之言，皆與彼無瞎鬧之資格者語，而其有瞎鬧之資格，又非君之筆墨勢力範圍所能及也。然則吾儕今日，亦務為眞救國之事業，且養成可以眞救國之人才而已。誠如是也，則吾以為此等快心利口之言，可以已矣！昔曹操下教，求不仁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彼其意，豈不亦曰吾以救一時云爾？而不知流風所播，遂使典午以降，廉恥道喪，五胡迭侵，元魏憑陵，黃帝子孫勢力之墜地，即自茲始。此中消息，殆如銅山西崩，洛鐘東應。感召之機，銖黍靡忒！嗚呼！可不深懼耶？可不深懼耶？其父攫金，其子必將殺人。城中高髻，四方必高一尺。今以一國最少數之先覺，號稱為得風氣之先者，後進英豪，具爾瞻焉？苟所以為提倡者，一誤其途，吾恐功之萬不足以償其罪也。古哲不云乎？「兩軍相對，哀者勝矣！」今日稍有知識，稍有血氣之士，對於政府，而有一重大敵，對於列強，而復有一重大敵，其所以兢兢業業，蓄養勢力者宜何如？實力安在。吾以為學識之開通，運動之預備，皆其餘事，而惟道德為之師。無道德觀念以相處，則兩人且不能為群，而更何事之可圖也？自起樓而自摧燒之日，自蒔種而自踐踏之，以云能破壞？則誠有矣，獨惜其所破壞者，終在我而不在敵也。曾文正者，近日排滿家所最唾罵者也！而吾則愈更事而愈崇拜其人，吾以為使曾文正生今日而猶壯年，則中國必由其手而獲救矣。彼惟以天性之極純厚也！故雖行破壞焉可也。惟以修行之極嚴謹也！故雖用權變焉可也，故其言曰：「扎硬寨，打死仗。」曰：「多條理，少大言。」曰：「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彼其事業之成，有所以自養者在也。彼其能率厲群

賢，以共圖事業之成，有所以孚於人，且善導人者在也。吾黨不欲澄清天下則已，苟有此志，則吾謂《曾文正集》，不可不日三復也。夫以英、美、日本之豪傑證之則如彼，以吾祖國之豪傑證之則如此，認救國之責任者，其可以得師矣。

吾謂破壞家所破壞者，往往在我而不在敵，聞者或不慊然！蓋倡破壞者，自其始斷未有立意欲自破壞焉者也。然其勢之所趨多若是，此不徒在異黨派有然也，即同黨派亦然。此其故何歟？竊嘗論之！共學之與共事，其道每相反，此有志合群者，所不可不兢兢也！當其共學也，境遇同，志趣同，思想同，言論同，耦俱無猜，謂相將攜手以易天下。及一旦出而共事，則各人有各人之性質，各人有各人之地位。一到實際交涉，則意見必不能盡同，手段必不能盡同。始而相規，繼而相爭，繼而相怨，終而相仇者，往往然矣。此實中西歷史上所常見，而豪傑所不免也。諺亦有之，「相見好，同住難！」在家庭父子兄弟夫婦之間，尚且有然！而朋友又其尤甚者也。於斯時也，惟彼此道德之感情深者，可以有責善而無分離。觀曾文正與王璞山、李次青二人交涉之歷史，可以知其故矣。讀者猶疑吾言乎！請懸之以待足下實際任事之日，必有不勝其感慨者！夫今之志士，必非可以個個分離孤立，而能救此瀕危之國，明也！其必協同運動，組成一分業精密，團結鞏固之機體，庶幾有濟。吾思之！吾重思之！此機體之所以成立，舍道德之感情將奚以哉！將奚以哉？

且任事者，最爲漓汩人之德性，而破壞之事，尤其甚焉者也。當今日人心腐敗，達於極點

之時，機變之巧，迭出相嘗。太行、孟門，豈云巉絕？曾文正與其弟書云：「吾自信亦篤實人。祇爲閱歷世途，飽更世變，略參些機權作用，倒把自家學壞了。」以文正之賢，猶且不免，而他更何論也？故在學堂裡講道德尚易，在世途上講道德最難。若夫持破壞主義者，則更時時有大敵臨於其前！一舉手，一投足，動須以軍略出之。而所謂軍略者，又非如兩國之交綏云也！在敵則挾其無窮之威力以相臨，在我則偷期密約，此遷彼就，非極機巧，勢不能不歸於劣敗之數，故破壞家之地位、之性質，嘗與道德最不能相容者也。是以躬親其役者，在初時，或本爲一極樸實、極光明之人。而因其所處之地位，所習之性質，不知不覺而漸與之俱化。不一二年，而變詐一刻對寡恩，機械百出之人者有焉矣！此實最可畏之試驗場也。然語其究竟，則凡走入刻薄機詐一路者，固又斷未有能成一事者也。此非吾摭拾宋、元學案上理窟之究談，實則於事故上，證以所見者、所歷者，而信其結果之必如是也。夫任事者，修道德之難艱若彼，而任事者，必須道德之急又若此。然則當茲衝者，可不慄慄耶？可不孳孳耶？詩曰：「毋教揉升木，如塗塗附。」息息自克，猶懼未能挽救於萬一；稍一自放，稍一自文，有一落千丈而已。

問者曰：「今日國中種種老朽社會，其道德上之黑闇不可思議。今子之所論，反乃偏責備於新學之青年。新學青年，雖或間有不德，不猶愈於彼等乎？」答之曰：「不然！彼等者無可望、無可責者也，且又非吾筆墨之勢力範圍所能及也。中國已亡於彼等之手，而惟冀新學之青

年，致之死而生之。若青年稍不慎而至與彼等同科焉，則中國遂不可救也。此則吾嘵音瘏口之微意也！記曰：『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率斯義也，則以執德不宏，信道不篤，尤悔積躬，忮求成習，如鄙人者，舍自責之外，更何敢靦然與天下之士說道義。雖然，西方之教亦有言：『已先自度，回向度他』，是爲佛行。未能自度而先度人，是爲菩薩發心。以吾之自審，道力薄弱，而渴思得良友善言以相夾輔，而爲吾樂也。則人之欲此，誰不知我？上附攻錯輔仁之義，下惟書紳自助之訓，吾言雖慚，烏可以已？」

竊嘗親近今新學界中，其斷斷然提挈德育論者，未始無人，然效卒不覩者，無他焉，彼所謂德育，蓋始終不離乎智育之範圍也。夫其獺祭遍於汗牛充棟之宋、元、明儒學案，耳食飫乎入主出奴之英、法、德倫理學史，博則博矣，而於德何與也？若者爲理？若者爲氣？若者爲太極無極？若者爲已發未發？若者爲直覺主義？若者爲快樂主義？若者爲進化主義？若者爲功利主義？若者爲自由主義？涉其藩焉，抵其奧焉，辨則辨矣，而於德又何與也？夫吾固非謂此等學說之不必研究也，顧吾學之也，只當視之爲一科學，如學理化，學工程，學法律，學生計，以是爲增益吾智之一端而已。若曰德育而在是也，則所謂聞人談食，終不能飽。所謂貧子說金，無有是處。率斯道也以往，豈惟今日。吾恐更閱數十年百年，而效之不可覩如故也。嗚呼！泰西之民，其智與德之進步，爲正比例，泰東之民，其智與德之進步，爲反比例。今日中國之現象，其月暈礎潤之幾既動矣，若是乎，則智育將爲德育之蠹；而名德育而實智育者，益

且爲德育之障也。以智育蠹德育，而天下將病智育，以「智育的德育」障德育，而天下將並病德育。此寧細故耶？有志救世者，於德育之界說，不可不深長思矣。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斯語至矣！今吾儕於日益者，尚或孳孳焉。而於日損者莫或厝意。嗚呼！此道之所以日喪也。吾以爲學者，無求道之心，則亦已耳！苟其有之，則誠無取乎多言。但使擇古人一二語之足以針砭我，而夾輔我者，則終身由之不能盡。而安身立命之大原在是矣！黃梨洲曰：「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眞。」又曰：「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禮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此誠示學者以求道不二法門哉！夫既曰各人自用得著，則亦聽各人之自爲擇，而吾寧容曉曉焉？雖然，吾既欲以言責自效於國民，則以吾願學焉而未能至者，與同志一商榷之，可乎？

一曰正本：吾黨誦王子之《拔本塞源論》矣？曰：「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智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飾其辯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爲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以若是之積染，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以爲贅疣枘鑿。……」（下略）嗚呼！其何一字一句，

皆凜然若爲今日吾輩說法耶？夫功利主義，在今日蔚成大國，昌之爲一學說，學者非惟不羞稱，且以爲名高矣。陽明之學，在當時猶曰贅疣枘鑿，其在今日聞之，而不卻走、不唾棄者幾何？雖然，吾今標一鵠於此，同一事也，有所爲而爲之，與無所爲而爲之，其外形雖同，而其性質及其結果乃大異。試以愛國一義論之。愛國者，絕對者也，純潔者也。若稱名借號於愛國，以濟其私而滿其欲，則誠不如不知愛國，不談愛國者之爲猶愈矣。王子所謂功利與非功利之辨，即在於是？吾輩試於清夜平旦，返觀內照，其能免於王子之所訶與否？此則非他人所能窺也！大抵吾輩當發心伊始，刺激於時局之事變，感受乎時賢之言論；其最初一念之愛國心，無不爲絕對的，純潔的，此盡人所同也。及浸假而或有分之者，浸假而或有奪之者。既已奪之，則謂猶有愛國心之存，不可得矣。而猶貪其名之微，而足以炫人也，乃姑假焉！久假不歸，則亦烏知自其非有矣。夫其自始固眞誠也，而後乃不免於虛僞。然則非性惡也，而學有未至也。亦於所謂「拔本塞源」者，未嘗一下刻苦工夫焉耳。王子又言：「殺人須在咽喉處下刀，爲學須從心髓入微處用力。」我輩而甘自暴棄也，則亦已耳！苟不爾者，則於心髓入微處，痛下自治力，其實不容已也。頃見某報，而排斥鄙人舊道德之論者，謂：「今日祇當求愛國忘身之英雄，不當求束身寡過之迂士。既爲英雄矣，即稍有缺點，吾輩當恕其小節，而敬其熱心。」又曰：「欲驅發揚蹈厲，龍拏虎擲之血性男子，而一一循規蹈矩，粹面盎背以入於奄奄無氣之途。吾不知亡國之慘禍，既在目前，安用此等腐敗迂闊之人格爲也？」吾以爲此言，

又與於自文之甚者也。夫果爲不拘小節之英雄，猶可言也！特恐英雄百不得一，而不拘小節者九十九焉。我躬之在此一人之內耶？抑在彼九十九人之內耶？則惟我乃能知之。如曰，無須如王子所謂「拔本塞源」者，而亦可以爲英雄也。則不誠無物，吾未見有能成就者也。如曰，吾之本原，本已純美，而無所用其拔與塞之習也。則君雖或能之，而非所可望於我輩。習染深重，根器淺薄之人，夫安得不於此兢兢也？況吾之所謂舊道德者，又非徒束身寡過，循規蹈矩之云也。以束身寡過，循規蹈矩，爲道德之極則，此又吾王子所謂「斷潢絕港，行焉而不能至」者也。苟不以心髓入微處，自爲課程，則束身寡過之虛僞，與愛國忘身之虛僞；循規蹈矩之虛僞，與龍拏虎擲之虛僞；正相等耳！何也？以其於本原之地，絲毫無與也。以愛國一義論之既有然，其他之諸德，亦例是而已。

二曰愼獨：《拔本塞源論》者，學道之第一著也。苟無此志，苟無此勇，則是自暴自棄，其他更無可復言矣。然志既立，勇既鼓，而吾所受於數千年來社會之薰染，與夫吾未志道以前，所自造之結習，猶盤伏於吾腦識中，而時時竊發。非持一簡易之法，以節制之，涵養之，不能保其無中變也。若是者，其惟愼獨乎？愼獨之義，吾儕自束髮受《大學》、《中庸》，誰不飫聞？顧受用者萬不得一，固由志之未立，亦所以講求者有未瑩也。吾又聞諸王子曰：「謹獨即是致良知。」（〈與黃勉之書〉）然則王子良知之教，亦愼獨盡之矣。學者或問王子：「近來工夫稍知頭腦，然難尋固穩當處。」子曰：「只是致知。」曰：「如何教？」子曰：「一點良

知，是爾自家的準則。爾意念著處，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著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何等穩當？」此眞一針見血之言哉（實則《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二語已直捷指點無餘蘊矣）！其門下錢緒山引申之曰：「識得良知是一個頭腦，雖在千百人中，工夫只在一念微處。雖獨居危坐，工夫亦只在一念微處。故以良知爲本體，以愼獨爲致之之功」。此在泰東之姚江，泰西之康德，前後百餘年間，桴鼓相應，若合符節。斯所謂東海、西海有聖人，此心同，此理同，而求道之方，片言居要。徹上徹下，眞我輩所終身由之而不能盡者也。顧我輩於此一義，猶往往欲從之而未由者，何也？王子又言：「以道之變動，不拘縱橫顚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文飾之，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以是誑己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者，莫能得其受病之原，而發其神奸所攸伏也。」又言：「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其間者有年。賴天之靈，偶悟良知。乃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孽時生。」夫以王子之學，高尙純美，優入聖域，而自敘得力，猶曰：「包藏禍機，作僞於外。」猶曰：「病根深痼，萌孽時生。」然則我輩之未嘗問道，未嘗志道，未嘗學道者，其神奸之所由伏，寧有底極耶？此《拔本塞源論》，所以必當先有事也。王子既沒，微言漸湮，浙中一派，提挈本體過重。迨於晚明，不勝其敝，而劉蕺山乃復單標愼獨，以救王學末流。實則不過以眞王學矯僞王學，其拳拳服膺者，

始終仍此一義，更無他也。今日學界之受毒，其原因與晚明不同，而猖狂且十倍。其在晚明，滿街皆是聖人，而酒色財氣，不礙菩提路。其在今日，滿街皆是志士，而酒色財氣之外，加以陰險反覆，奸黠涼薄，而視爲英雄所當然。晚明之所以猖狂者，以竊王子直捷簡易之訓，以爲護符也。今日所以猖狂者，則竊通行「愛國忘身」、「自由平等」諸口頭禪，以爲護符也。故有恥爲君子者，無恥爲小人者，明目張膽以作小人。然且天下莫得而非之，且相率以互相崇拜，以爲天所賦與我之權，當如是也。夫寧知吾之所侈然自恣者，乃正爲攸伏之神奸效死力耳！嗚呼！吾人而欲求爲人，以立於天地間也，則亦誰能助我？誰能規我？舍息息愼獨之外，更何恃哉？更何恃哉？昔吾常謂景教爲泰西德育之源泉，其作用何在？曰在祈禱。祈禱者，非希福之謂也！晨起而祈焉，晝飧而祈焉，夕寢而祈焉，來復乃合稠衆而祈焉。其祈焉則必收視返聽，清其心以對越於神明，又必舉其本日中所行之事，所發之念，而一一紬繹之。其在平時，容或厭然，揜黃不善而著其善。其在祈禱之頃，則以爲全知全能之上帝，無所售其欺也。故正直純潔之思想，不期而自來。於涵養、省察、克治，三者之功，皆最有助力。此則普通之愼獨法也。日日如是，則個人之德漸進；人人如是，則社會之德漸進。所謂泰西文明之精神者，在此而已。《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又曰：「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東西之教，寧有異耶？要之千聖萬哲之所以度人者，語上語下，雖有差別；頓法漸法，雖有異同。若夫本原之地，一以貫之，舍愼獨外，無他法門矣。此寧得曰某也欲爲英雄，某也欲爲迂

士，而趨舍因之異路耶？諺曰：「英雄欺人。」欺人之英雄，容或有之？自欺之英雄，則吾未之前聞也。抑王子又曰：「去山中賊易，去心中賊難。」吾儕自命志士者，而皆有神奸伏於胸中，而不能自克；則一國之神奸，永伏於國中，而末由相克，其亦宜矣！

三曰謹小：「大德不踰閑，小德可出入。」此固先聖之遺訓哉！雖於，以我輩之根器本薄弱，而自治力常不足以自衛也，故常隨所薰習以爲遷流。小德出入既多，而大德之踰閑，遂將繼之矣。所謂「涓涓不塞，將成江河。綿綿不絕，將尋斧柯」也。錢緒山云：「學者工夫，不得伶俐直截，祇爲一『虞』字作祟。良知是非從違，何嘗不明？但不能一時決斷。如自虞度曰，此或無害於理否？㈠或可苟同於俗否？㈡或可欺人於不知否？㈢或可因循一時以圖遷改否？㈣只此一虞，便是致吝之端。」又曰：「平時一種姑容因循之念，常自以爲不足害道。由今觀之，一塵可以瞇目，一指可以蔽天，良可懼也！」嗚呼！此又不啻一字一句，皆爲吾徒棒喝也！以鄙人之自驗，生平德業所以不進者，皆此四種虞法梗乎其間。蓋道心與人心交戰之頃，彼人心者，常能自聘請種種之辯護士，設無量巧說以爲之辭。昔嘗有詩曰：「聞道亦不遲，其奈志不立！優柔既養奸，便佞更縱敵！謂茲小節耳，操之何太急？謂是戒將來，今且月攘一。」此實區區志行薄弱之徵驗，不敢自諱。而吾黨中之與吾同病者，當亦不乏人，斯乃不可不共勉也！曩見曾文正自述戒煙、早起、日記三事，其實行之難也如彼，初蓋疑焉！及一自試驗，然從知戔戔者之果不易也。而吾輩將來道行功業之不能及文正者，即可於此焉卜之？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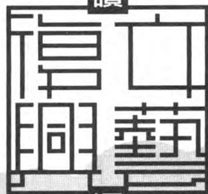
謂此戔戔者，足爲道行功業之源泉也。文正自治力之強過於吾輩，即小可以喻大也。蕺山先生曰：「吾輩習俗既深，平日所爲，皆惡也，非過也。學者只有去惡可言，改過工夫，卻用不著。」又曰：「爲不善，卻自恕爲無害，不知宇宙儘寬，萬物可容，容我一人不得。」又曰：「吾輩偶呈一過，人以爲無傷。不知從此過而勘之，先尙有幾十層；從此過而究之，後尙有幾十層。故過而不已必惡，謂其出有源，其流無窮也。」此等語，眞所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欲覺晨鐘，稍有腦筋者讀之，皆宜發深省焉矣！夫使吾之所謂小過者，果獨立焉，而無其因果，則區區一節，誠或不足以爲病。而無如有前乎此者數十層，有後乎此者數十層，以相與爲緣，若是乎則亦何小之非大也？譬諸治國，一偏區之飢寒盜賊，其事甚小也。而推其何以致此之由？則必其政府施政之有失也；社會進步之不調也。極其流弊，一偏區如此，他偏區如此，其禍亂遂將蔓及全國也。譬諸治身，一二日之風寒疥癬，其事甚小也。而推其何以致此之由？則必其氣血稍虧之感召也；衛生不協之釀成也。極其流弊，一日如此，他日如此，其痼疾或乃入於膏肓也。今吾輩之以「不矜細行自恕」者其用心果何居乎？細行之所以屢屢失檢，必其習氣之甚深者也，乞其自治之脆薄而無力者也！其自恕之一念，即不啻曰，吾身不能居仁由義，是並康德所謂「良心之自由」而放棄之也。必合此數原因，然後以不矜細行自安焉，是烏得更以小論也？而況乎以接爲搆，而日與相移純粹之德性，勢不能敵旦旦之伐也。孟子曰：「能充無欲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以反比例觀之，則知充纖毫涼薄之心，可以弒父，

充纖毫險黠之心，可以賣國也。所惡者，不在其已發之跡象，而在其所從發之根原也。以不拘小節之英雄自命者，其亦可以思矣！

以上三者，述鄙人所欲自策厲之言也。天下之義理無窮，僅舉三義者，遵梨洲之教，以守約爲貴也。多述前賢訓言者，末學譾陋，所發明不能如前賢也。專述王子與其門下之言者，所願學在是。他雖有精論，未嘗能受也。抑古之講學者，必其心得也甚深；而身體力行也甚篤。雖無言焉，已足以式化天下，而言論不過其附庸耳。不知道如鄙人寧當有言，顧吾固云未能自度而先度人，竊自附於菩薩之發心矣。若問鄙人於此三者，能自得力與否？固踧然無以爲對也。願讀者毋曰：彼固不能實行之。而遂吐棄之。苟其言有一二可採者，則雖無似如鄙人，猶勿以人廢言，則鄙人以此言貢獻於社會之微意也。

至如某報謂鄙人責人無已時，則吾知罪矣！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吾以言論友天下士，自附斯義！毋亦可乎？讀者亦毋吝相責，常夾輔我，挾持我，使自愧自厲，而冀一二成就於將來，則所以恩我者，無量也夫！無量也夫！

正中書局



經典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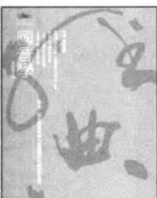
一個台灣奇蹟的年代，一位最受懷念的領袖，
一本質樸感人的文集！
是「作家蔣經國」最深層、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風雨中的寧靜

1978 初版 / 累積銷售 1,105,000 冊

■蔣經國著　■定價 300 元　特價 199 元

經典 4



史上第一部「國音完全攻略本」，一部決定「國語」要怎麼說的書，
說國語者必讀，教國語者必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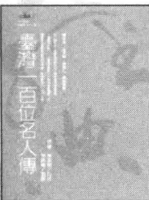
國音學

1982 初版 / 累積銷售 201,000 冊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音教材編輯委員會

■定價 400 元

經典 5



「臺灣史蹟教父」林衡道先生最暢銷力作！
從人物讀臺灣史！閱讀臺灣最權威經典的入門書！

臺灣一百位名人傳

1984 初版 / 累積銷售 205,000 冊

■林衡道口述 / 洪錦福整理　■定價 300 元

經典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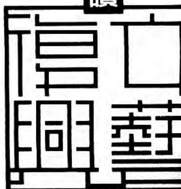


小太陽童書作者，甫榮獲金鼎獎終身成就獎的林良
專為兒童成長量身訂做的『快樂寶盒』。
書裡有許多關於獲得「快樂」的小故事。

快樂少年

1985 初版 / 累積銷售 252,000 冊

■林良著　■定價 160 元



經典 7



台灣出版史上第一本名人勵志書。蒐錄當時社會上甚有影響力的名人成長勵志小品：看王永慶、朱銘、許倬雲、杏林子、宋楚瑜、紀政、翁岳生等年輕歲月的困境、挑戰與輝煌。

叫太陽起床的人

1986 初版 / 累積銷售 703,000 冊

■王永慶等著　■定價 160 元

經典 8



沒看過的書就是新書！在21世紀重讀當年的經典，你會有不同的體會；追求成功與學習典範，是不變的成長動力。且看林懷民、施振榮、阮大年等怎麼走出自己的路。名人的成功故事，以第一人稱敘述，告訴讀者自身的成長經歷。

走出自己的路

1987 初版 / 累積銷售 217,000 冊

■李遠哲等著　■定價 160 元

經典 9



一個人間導師的歷程，一段佛法淬煉的人生；
閱讀宗教大師的成長，探尋偉大心靈的祕方。

聖嚴法師學思歷程

1993 初版 / 累積銷售 228,000 冊

■釋聖嚴著　■定價 180 元

經典 10-12







史無前例的書寫大解放，讓演義體文學史比小說有趣；像讀三國演義般，輕輕鬆鬆國文能力大躍進。目前高中增進國文能力指名率最高的課外讀物之一。

中國文學史演義〈1〉〈2〉〈3〉

■錢念孫著　■定價 190 元 / 250 元 / 220 元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飲冰室文集精選／梁啓超著. -- 臺初版. --
臺北縣新店市：正中, 2003〔民92〕
面；　公分

ISBN 957-09-1611-7（平裝）

848.4　　　　92014228

飲冰室文集精選

作　　者◎梁啓超
主　　編◎陳一銘
封面設計◎自由落體設計

總 編 輯◎胡芳芳
發 行 人◎黃東烈
出版發行◎正中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縣(231)新店市復興路43號4樓
電　　話◎(02)86676565
傳　　眞◎(02)22185172
郵政劃撥◎0009914-5
網　　址◎http://www.ccbc.com.tw
E-mail:service@ccbc.com.tw
門 市 部◎台北市(100)衡陽路20號3樓
電　　話◎(02)23821153・23821394
傳　　眞◎(02)23892523
香港分公司◎集成圖書有限公司一香港九龍油麻地北海街7號
TEL：(852)23886172-3・FAX：(852)23886174
泰國分公司◎集成圖書公司一曼谷耀華力路233號
TEL：2226573・FAX：2235483
歐洲分公司◎英華圖書公司一14, Gerrard Street, London, W1V 7LJ, U.K.
TEL：(0207)4398825・FAX：(0207)4391183
美國辦事處◎中華書局一135-29 Roosevelt Ave. Flushing, NY 11354 U.S.A.
TEL：(718)3533580・FAX：(718)3533489
日本總經銷◎光儒堂一東京都千代田區神田神保町一丁目五六番地
TEL：(03)32914344・FAX：(03)32914345

總 經 銷◎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TEL：(02)27953656・FAX：(02)27954100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0199號（10339）
分類號碼◎848.00.004（世新）
出版日期◎西元2003年8月臺初版

ISBN 957-09-1611-7
定價／230元

正中經典系列

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是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由上海廣智書局印行的，編者何擎一，為梁啟超之學生，他名天柱，香山（今廣東省中山市）人。

這套文集所收，乃是梁自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至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年）十一月間所公開發表之文字。合十八卷所收詩文，計約一百數十萬字。此後，梁氏文集的多種版本均冠以「飲冰室」之名，重要者如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上海廣智書局版《（分類精校）飲冰室文集》，民國五年上海中華書局版《飲冰室文集》，同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版《飲冰室叢著》，民國十五年上海中華書局版《（乙丑重編）飲冰室文集》，民國二十五年中華書局版的《飲冰室全集》。

本書即是由這些梁氏的文集中精選出最具代表性、最膾炙人口的作品，重新整編而成，俾能使這位在中國「有井水飲處，殆無不通其文」的「飲冰室主人」，最能撼動人心的傑作，在百年後重現其光芒萬丈的神采。

ISBN 957-09-1611-7 (848)



